

天天人世间（2021）·2

向杰

心书·出品

心书

LET THE MEMORY BURN BRIGHTER

To: 2021.12

From: 2021.07

心书在版编目数据

天天人世间（2021）·2 / 向杰 著. — 杭州心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2.3

XSBN-WXBOOK-F542141

Ⅰ. 天…　Ⅱ. 向…　Ⅲ. 文学随笔—微信书—中国—现代　Ⅳ. A5.2

心书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 (2022) 第 542141 号

天天人世间（2021）·2

作　　者	向杰
责任编辑	心书小编
装帧设计	心书设计
出版发行	杭州心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　　址	weixinshu.com
电　　话	400-881-9593
开　　本	148mm × 210mm
版　　次	2022年3月第1版
编　　号	XSBN-WXBOOK-F542141
定　　价	无价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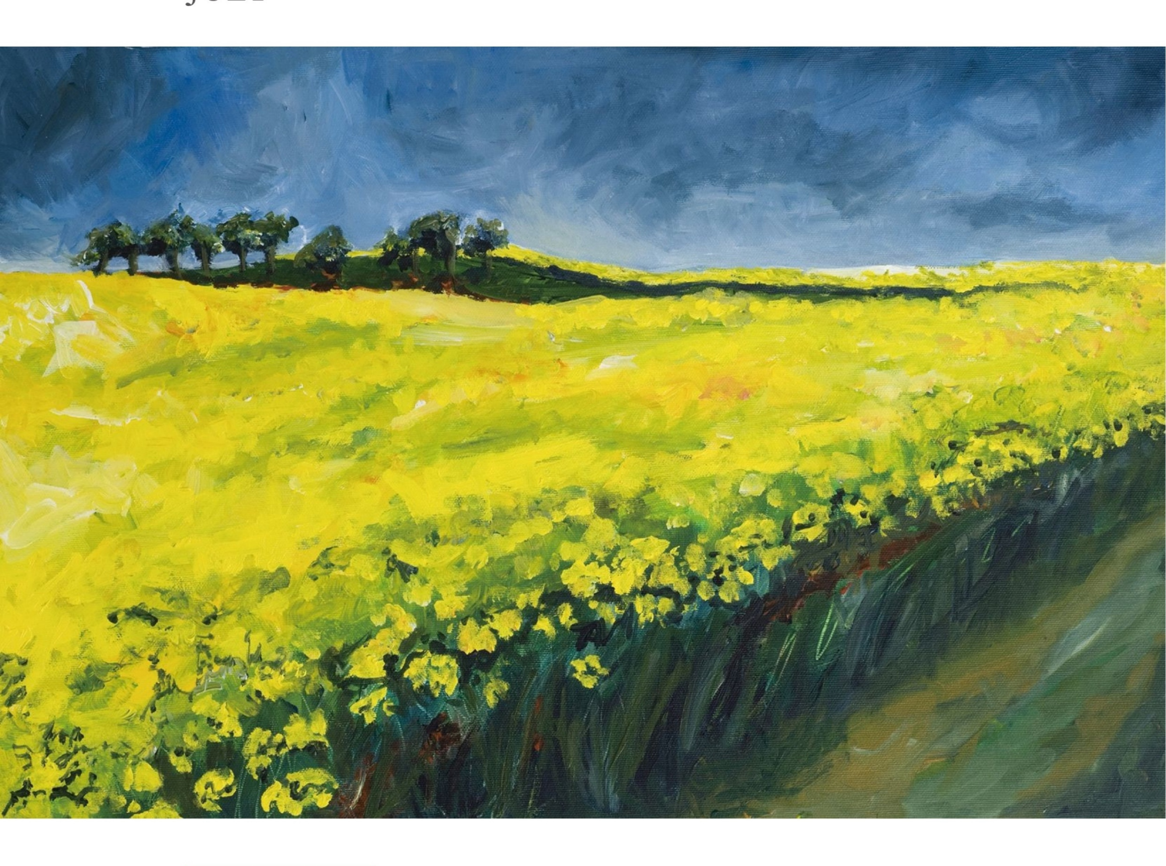
2021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年，继续闹新冠疫情，全世界都没有消停过。10月份的时候，本来说到南京大学参加潘知常教授组织的美学学习会议，结果因为疫情取消了。这一年稍有成就感的是主编完成了《宣汉向氏宗谱》和《宣汉向氏睿元公支谱》两部谱书。还把去年没有完成的音乐剧《嬉水仙子》完成了。这部剧的特色是把我喜欢的钢琴音乐穿插进去了。

不少的亲戚朋友反对我写朋友圈，因为他们是胆小鬼：与其说是关心我的安危，不如说是害怕受到牵连。其实，他们错了：没有人比我更爱国。爱家乡、爱故土、爱祖国，这几乎是一个人的本性。正因为“爱之深”，才会希望它变得更好，适合所有人的意愿。他们担心我的批评会惹恼当局，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第一，当局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狭隘，没有宽容之心或听不进批评之声；第二，现在是法治社会，当局一直提倡“依法治国”，不会“因言获罪”；第三，我批评的都是“现象”，不是批评的“当局”，这种区分能力，正常人都该有。我胆小，我和我家人都要生存，所有言论事前都已经自我审查了，不会有不良影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不会轻易受到别人影响。

向杰

07

JULY



2021

01 周四 08:33

古罗马人征服了古希腊人，于是希腊化时代开始了；日尔曼人征服了古罗马，于是罗马化也开始了。希腊化把希腊人的理性精神传播开，罗马化把罗马人的法治精神传播开。欧洲和亚洲中西部的文化获得了质的改变。

我以前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事物有自己之所是的本性，为保持自己还是自己，任何事物都不会主动改变自己的本性。但要发展，要适应新的环境又必须改变某些本性（属性）。所以，传统哲学讲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虽有道理（在保持本性的时候），却不能解释变革。也就是说：内因倾向于保持本性不变，这就阻碍了变革。这时，外因才是革命的因素，只有外因才能造成动荡，才有机会改变事物的本性，从而改善事物本身，使之更好。不要指望内因，外因才是强有力的变革推手。

01 周四 19:46

刚刚在车上，突然想到：中国人为啥容易信佛教，而不太容易信基督教？排除其它敏感因素不说，单说中国人的心态也好理解。中国人有太多太多的不甘和放不下，他们渴望有人来说服他们放下。关键是"说服"二字，就是说你得看起来真有道理，真说服了他。不是因为他太孱弱，只能认怂，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很容易被"道理"说服的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了我希望你说的，那我们改正的更快。佛教恰好就是这样一种宗教，它提供了一个"道理"，教你"放下一切"。说出了你内心渴望听到的话，你被它说服了。你最终"放下了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你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也不是因为你硬不起来，没有男儿血性，而是因为它说的"道理"。——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一句话，佛教满足了暗无天日中的中国人的"虚荣心"。

基督教就不同了。基督教从来不教人看空一切，放下一切。相反，它教人要扛起十字架，扛起权力，扛起责任，扛起一切。这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了：皇权、族权和父权的三重围剿（现在是后两者让渡给前者了），中国人已经扒下站不起来了，还要他扛起

一切?

😁😁😁😁😁哦——哈哈哈!

01 周四 21:22

杨春时对生命美学的评述

杨春时 ,男,1948年11月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曾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海南师范学院教授,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兼任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杨春时是生存-超越论美学或称为主体间性美学的创始人,成就卓著,影响巨大。当年正是他向实践美学发起猛烈进攻,号召开创后实践美学。他的主体间性美学、潘知常的生命美学、王一川的体验美学、张弘的存在论美学被学界统称为后实践美学。

杨春时忙于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暂时还无暇顾及到生命美学。所以他直接评述生命美学的文字不多。只在研究中国当代美学史时进行概括评述。

在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中,作者认为"潘知常是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生命美学'在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中独树一帜。"(P312)作者认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虽然有19世纪欧洲生命美学的影响,但更多的思想来源于现代美学思想以及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借鉴。

生命美学是在中西美学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潘知常将中西比较美学分成了两个层面:其一是以中西方的美学文献为内容,以中西方的传统美学为对象,以中西方美学的历史历程为线索的层面;其二是以中西方的美学文本为内容,以中西方的美学传统为对象,以中西方美学的理论内涵为线索的层面。前者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层面,后者可以称之为智慧的层面。潘知常关注的是智慧的层面,在潘知常看来,中西对话是重建中国美学的唯一途径,对话可以促使美学智慧的觉醒,对话的敞开需要充

分了解20世纪西方美学的新观念,“最为重要的是抓住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美学这一桥梁”。

杨春时抓住潘知常三本生命美学论著《生命美学》、《诗与思的对话》和《生命美学论稿》对生命美学的进行评述。他认为《生命美学》一书是生命美学思想最初的系统表达,就体系来说,《生命美学》架构完整,结构清晰,中心也非常明确。《生命美学》的缺陷主要是它的方法论,即以“感悟”提出问题,而问题的提出与证明缺乏客观性。在《诗与思的对话》中,潘知常认识到应该将理论与现实、历史合而为一,但其在具体论述上仍然存在割裂的现象。作者认为《诗与思的对话》,作为生命美学的第二稿,与《生命美学》一脉相承。这本书也将审美活动看作是使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不过在结构上做了适当调整,在问题论证与论据选择上更是下了很大功夫。他要解决的第1个问题是审美活动为什么;第2个问题是审美活动是什么;第3个问题是审美活动怎么样;第4个问题是审美活动如何是。这四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审美活动何以能够成为人类生存的最高方式,何以禀赋本体论的内涵?潘知常的答案是审美活动在时间、逻辑上先于对象性思维的活动方式。第二个层次是说审美活动如何实现人类生存的最高方式,如何体现本体论的内涵,潘知常又将此问题分成了意象层面,指向层面,评价层面三个层面并加以考察分析。在《生命美学论稿》中,潘知常强调,真正使人超越动物的是对理想的追寻,理想是人类本性中最为核心的存在。然而现实社会又是有局限的,人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只能通过审美活动实现。倘若真有理想社会,那么审美活动就可以在理想社会的现实活动中实现。

作者认为生命美学的最大特色是“感悟”。生命美学,起于感悟,终于感悟,感悟是潘知常最常使用也是最为根本的方法论。首先,基于自己的生命感悟,潘知常介入美学研究,提出了生命美学。当感悟到应该为生命美学添加“信仰与爱”的维度之后,生命美学在理论上就终结了。其次,通过感悟,潘知常提出了生命美学的核心观点。最后,生命美学观点的证明

甚至也使用了感悟式的、拒绝理性化的研究方法。后来，潘知常通过对中西美学比较的研究，对“妙悟”这一范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就是他重视“感悟”的明证。

作者认为生命美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积极意义，它针对实践美学把主体定位于物质生产者、遮蔽了主体的生命本质的缺陷，强调了主体作为鲜活的生命所具有的丰富性和超越性，从而揭示了审美与生命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潘知常的生命美学也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生命”概念的内涵和根据尚有不明晰之处，对生命美学基本观念的论证也有所不足，逻辑线索还不够清晰，理论体系建构也具有杂糅性，并且生命美学虽然与实践美学有所区别，但仍然属于一种主体性的人学美学，因此没有克服主体性美学的通病。

01 / 周四 21:45

什么时候我不办生日了，也不强迫孩子们来跟我办生日或庆贺我的生日，那就算真为孩子们着想了。我风光一回，只不过提醒孩子们：知道不？我至今还是你们的父亲。其实，我知道，只要我平等待人，仁爱慈祥，不找事，不惹事，不折腾，孩子们是不会忘记我是他们父亲的。你说是不是？从明年开始，我再不办生日了，都在孩子们家过。

02 / 周五 11:44

“集中营”这个词，我是不喜欢的。它容易让人联想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而且还以为被关的那些人都是无辜的正常人。我比较喜欢的词是“猪圈”。这个词比较中性，不会想到希特勒。而且，它意味着，其实是“猪”与“养猪人”合谋，才心甘情愿由“养猪人”把自己关进“猪圈”的。

02 / 周五 18:12

刘悦笛对生命美学的评述

刘悦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国际美学学会会员，大《美学》杂志主编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1993年保送本科中文系就读，199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7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美

学专业，2000年获得美学硕士学位。2000年保送继续攻读博士，2003年于南开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借调到中国文联《美术》杂志工作。2003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工作。主要著作有：《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绵延"的美学之思》（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生活美学与艺术经验——审美即生活，艺术即经验》（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视觉美学史——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夜半歌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生活中的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有主编、合著并翻译著作多部。

在刘悦笛、李修建二人合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有对生命美学相对简单的评述。但该书暂时不在我手边，无法叙述，等以后补出。

刘悦笛写了两篇与生命美学有关的文章，都收进了潘知常和赵影两人主编的《生命美学——崛起的美学新学派》一书。一篇是《实践与生命的张力——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着眼》，另一篇是《存在主义东渐与中国生命论美学建构》。前者着眼于从审美主义角度讲实践与生命二者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对生命美学的影响。

刘悦笛认为，美学一开始虽然是以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建构起来的，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审美主义（aestheticism）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其他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是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具体而言，生发于西方的审美主义包含着三个基本诉求：1、诉求于生命艺术化，亦即日常生活的诗意化，以"感性本体论"或"此岸生存论"来取代超感性曾霸踞的本体位置；2、在功能论层面，将宗教式解救转移为艺术的基本责任；3、用"泛审美"的目光来观照世界。归根结底，"生命的艺术化"是审美主义的核

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而中国审美主义具有自身的形成机制和变异形态，它的系统化提出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我国第一部美学原理，吕澂的《美学浅说》(1923)就坦言艺术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是今日研究美学所应预先弄明白的。刘悦笛认为中国生命论美学的系统化提出是在二三十年代，审美与生命在朱光潜、宗白华那里，以"生命艺术化"的方式彼此连通起来，这种审美主义思潮分为三种路向出场。

一是"移情"论的"生命的移入"；二是"日神"式的"情趣化人生"；三是"同情"化的"流动的生命"。综上所述，透过审美主义的多元共生时代，可以梳理出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对生命的理解来看，吕澂等人强调审美是一种生命的认知活动；朱光潜的审美主义却将生命视为"静观者"，以生命的静观求解脱；宗白华更倾向于审美中"飞跃的生命"。这表明中国的审美主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得以渐次成熟，日臻完善。

刘悦笛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间，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其实是有浓厚的生命底蕴并对生命论美学有巨大的影响的。中国审美主义的发展有两次高潮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主义和八九十年代"生命美学"的兴起，总体而言，前者的审美主义为后者提供了生命论的现代性基石，后者则对前者实现了"本体论切换"——直接提出美学的生命论本体的问题。

这种切换是如何实现的呢?刘悦笛认为，暗伏着审美主义底蕴的实践美学，更多的可以看成是导向90年代生命美学的先驱。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践美学为90年代美学发展提供了本体论的参照立场，而"生命美学"的主旨正在于以"生命"取代"实践"的本体基础。二是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文化-心理结构"、"个体心理性质"、"自由的形式"的强调，为内在的、个体的、超越之"生命"的提出，铺平了道路。三是实践美学作为建构"生命美学"(后实践美学)的对立面，其整体上强调的理性主义、物质性和社会性、非个体非本己性、主客的两分等等，成为后者"反向"建

构其体系的靶子。

随着市场经济转轨，以都市为根基的大众审美文化，自下而上侵蚀蔓延，实践美学因此失去言说新生文化的功能，这样他就退到学术场，而与政治和社会相对疏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生命美学由边缘逐渐向中心移动，并在90年代中后期成为令人瞩目的思潮。成功的完成了本体论的转换。【承前】

02 周五 18:12

【接后】刘悦笛认为生命美学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但是他们对"实践"的反动所依傍的思想源泉却都是西方的。这样就凸显出一个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审美主义，对90年代生命美学的意义何在？作者认为，一方面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审美主义建构的基本范式，另一方面，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近代生命论的基础。通过对两个时代审美主义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20世纪二三十年的审美主义的学理特质和缺失，第一，它尚未将生命提升到"美学本体论"高度，第二，它依然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审美主义，第三，它对生命的理解还是近代意义上的，并未达到现代存在论的高度。而90年代的生命美学的审美主义，也的确存在着诸多局限，在对实践美学的批判过程中，他倾向于学术建构。同时他对实践美学所暗伏的审美主义视而不见，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者片面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悦笛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生命美学"并不单指潘知常的生命美学，而是与"后实践美学"相同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是面对后实践美学而言的。他批评生命美学的学术建构，实际上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因为它高悬于理想世界之中，没有与现实世界相勾连。更具体的说它没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在另一篇文章《存在主义东渐与中国生命论美学建构》一文中，作者认为，百年来中西美学的交流历程，贯穿始终的外来美学思潮非"存在主义"莫属。

首先是叔本华尼采与王国维的初遇。作为百年美学起始的王国维，是最早触摸存在主义美学的先行者。

然后是朱光潜的“靠形象得解脱”，明显受到尼采“酒神和日神精神”的影响。80年代的“萨特热”，显然影响了实践美学，由萨特的“自由”提出了“主体性”概念。再后来，就是从海德格尔的“此在”论，发展到生命美学的本体论。正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启发下，生命美学将生命设置为美学的基石，并把生命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如此存在主义与生命论美学就融会贯通了。

这样，20世纪中国美学对存在主义的接受，就经历了“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的顺序，其发展的核心问题也经历着“艺术与解脱”——“艺术与自由”——“艺术与存在”的三个阶段，从而步步融会进中国生命论美学的建设。具体而言，是融会进了前半世纪“启蒙美学人生”，论80年代“实践美学主体性”和90年代“生命美学本体论”的建构，分别解决了“人生的审美化解脱”、“文化主体的自由本质”和“生命美学的存在论基石”的问题。

作者最后说：“总而言之，存在主义与中国生命论美学有诸多的相通处。但是，它们毕竟是发生并发展在异质的文化体系内，仍有许多本然性的差异。不过，这中西两种美学形态的契合点，已成为它们融会贯通的基础，这种融通势必会成为新的美学生长点。

02 周五 19:34

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为什么会有一个世界，这并不令人神秘。而是竟然有这个世界，这才令人感到神秘。莱布尼茨也曾经感叹：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世界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还不算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世界竟然存在，它已经存在了，这才叫人感到神秘，感到不可思议。相对而言莱布尼茨的问题更好理解。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呢？很明显，那是因为我们，也就是莱布尼茨的存在。是他有能力发问，问为什么有这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他为什么会有发问的能力呢？是因为他有意识。他有意识有感觉，他感觉到外部有那么一个世界，时时刻刻都给他刺激，让他体验到自己身体内的变化。这个变化显

然是由外界的刺激引起的，所以他意识到在自己身体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体验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才能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没有一个世界。倘若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那么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不会感觉任何刺激，更重要的是也不可能有他的身体。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莱布尼茨，也没有他的意识。他因此根本就体会不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变化和由外界引起这种变化的刺激，因此他不会感觉到有外部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也包括莱布尼茨本人，因此莱布尼茨也不存在。

总结一下，维特根斯坦的感慨和莱布尼斯的感慨，归结于一点都是因为人有“意识”，正是因为有意识活动，人才会体验、认识到外在世界的存在。

04 周日 10:10

昨晚梦见李世民。

我：皇上，近来我心情不好，吾欲无言。

李世民（以下简称“李”）：好哇。子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我：非也。吾不得开口也。开口即错。所以，我不能讲话了。

李：佛教有云：一落言诠，即不是第一义了。开口即错。不过，朕对佛教没什么好感。

我：那皇上的意思是……

李：朕的意思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与不对，不说为佳。

我：世有不平，不平则鸣。鸣即有错，徒呼奈何。

李：哈哈哈。你想过没有，这一切全是语言的错。

我：有道理。语义是固定不变的，而人心则变动不居。言其一，则思其二。“一”与“二”不一，则“一”错矣。

李：朕懂你的意思。有一次，朕说了一句：武媚娘不错。结果皇后理解为：如果武媚娘不错，那肯定是我错

了。于是怨恨之心渐生，终至不可收拾。

我：哈，这就是我不想说话的原因。我说了一句“张三不错”，他们就理解为李四错了。有个搞逻辑的甚至说，肯定就是否定。

李：这话有道理。

我：这话没道理。

李：这话在他们那里有道理，在你这里没道理。在他们那里，万事万物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你肯定了某一部份，那就是否定了剩下的部份。所有人都是相互联系的，编织成一张网，不可分割。因此，你不能对其中的某个人有褒贬，否则，你就是肯定/ 否定一个，否定/ 肯定一片。

我：对呀。这么说，中国人的这种“说A，B受伤”的心态原来与“有机整体观”有关。难怪，批评刘燕，就成了“反华”了。说不得，说不得，一说即错。

李：这千余年来，朕也在反思，不说还真不行。万马齐喑，那叫人类社会吗？那叫马类社会呀，何况马类社会也需要嘶鸣啊。

我：是啊，都像孔子说的那样，那还要语言干什么？

李：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做到“说A即说A，与其它B、C、D……万事万物无关。”

我：我研究西方的言说方式，似乎只要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到。

李：什么方法？

我：分割并孤立——，把A从有机整体中分割出来并割断它与有机整体的一切联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也是破坏有机整体的方法。



05 周一 0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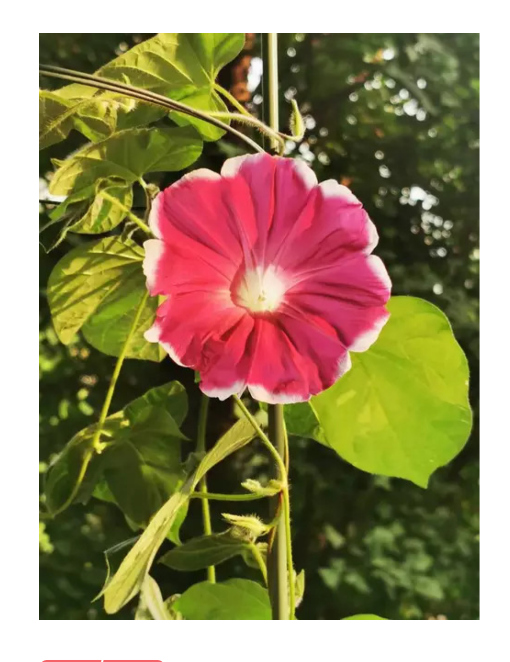
午后花开

你永远无法表达
一张图片唤醒的体验

那个午后
篱笆墙的甬道
缀满了金黄色的丝瓜花
我看见阳光
镀在篱笆墙上
伏在丝瓜花上
刻在我少年的心上

淡淡的花香
和着阳光
飘在甬道间
溢出篱笆墙
向墙外的水塘
还有水塘边的青蒿
飘去

哦 那种突然涌现的感动
无法言说
只有我
刻骨铭心的知道



07 周三 19:46

如何走向一元论?

我很奇怪,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也不知道从何人开始,(也许是尼采?)二元论成为一种“原罪”。“唯心”、“唯物”是二元论;“主观”、“客观”是二元论;“本质”、“现象”也是二元论。凡二元论都成为一种罪,可以被指责、批判。他们提倡或要求一种“一元论”。但究竟什么是一元论,如何走向一元论,似乎又无人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有人认为，把世界归结为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就是一元论，即物质一元论。按这样的思路，贝莱克认为世界完全是主观的，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也是一种一元论，即精神一元论。把这两种一元论，放在一起，是不是有点眼熟?——它们不就是二元论么?😁😁😁😁

既然是一元论，那就应该是人类的共识。不然，你提出物质第一性，我针锋相对提出精神第一性，这两个第一性不正好是二元论吗?

如何走向一元论?

这是上个世纪的世纪问题，但最终并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被带进二十一世纪了。

二十一世纪，如何走向一元论?



07 周三 20:4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

一、首先要认清形势，辨识方向。

西方为什么从近代以来突然就超越了天朝帝国?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吗?我们要还要跟上西方的发展步伐?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资源是按最优特长的原则进行配置。按说，西方那一套已取得辉煌成就，要想直接超越，那非常难。要不我们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在另一个方面开创一个广阔天地?这种想法很好，问题是它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外，去想像一个比西方更好的杂西，想像出一个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广阔天地"。牯倒整出来的东西——比如共产主义——被证明纯属幻想：它合理性，却不合人性。它是人凭空杜撰出来的，而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有人会说儒家文化是个好东西，又是我

们的文化主调。西方又没有。发扬我们的儒家文化不仅可以区别于西方文化，还可以开创出我们自己的“广阔天地”。

这种幼稚看法，我只能“呵呵”了。原因在于：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反对传统的、反对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而发生根本性的扭转。我得强调一下上述观点。许多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学者，也包括不满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学者，他们只看到了海面上汹涌起伏的波涛，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现象学、存在论、语言分析、生命哲学、对新人类的召唤等等等等，却完全忽视了以理性主义为根基的科学的发展。在海面以下，一股稳定世界的巨大暗流在稳妥而坚定地前进。它几乎不受海面上波涛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不管人类所谓的“人文科学”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它只不过是科学发展的软化剂——科学的发展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决定力量，但它棱角分明，会伤到人类；人文科学只不过软化一下它僵硬的棱角而已，就像用橡皮条包边一样。



二十世纪的真相是：一方面现代主义进化为后现代主义，这意味着反传统、反理性主义，感性、激情、欲望等人性中非理性的东西获得了承认，人被还原为有血有血有尊严有个性的至上存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在科学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活跃，取得了更加伟大的科学成就。这一发展趋势不会改变，不可阻挡。人类终将超越地球中心主义，依靠科技的力量，在宇量非中心化的生存，散居在宇宙岛上。

这就是我所谓的“认清形势，辨识方向”。认不清形势，就会夜郎自大，还真认为自己代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那样不仅仅是辨错方向，还会严重危害我中华民族的命运。

08 周四 16:39

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既是一个无趣的人，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甚至是一个可憎的人。这样的人，他若内心强大，就会是一个孤独的修行者；他若内心软弱，就会是一个顾影自怜的悲伤人。

要有兴趣爱好。比起没有什么兴趣，跳广场也值得，哪怕所有人翻白眼。

08 周四 23:08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二、其次要深刻反省，找准差距。

前一节说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理性主义，把极端理性主义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驱逐出去，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绝迹。理性主义却在自然科学领域大放异彩。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临西方这样的一场大变化，应该如何因应?还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又学习他们的什么东西?

这就需要认清我们几千年文化的基本特质。找到其优缺点，再针对性地做出正确选择。

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质，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讲，相信许多人都会说是"生命"。我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中国人认为世界是"生生不息"的?是有生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有机整体"观。就是说在"我"的眼里，与"我"相对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可分割。如果它不可分割，那"我"如何把握它呢?我只能"整体地"把握它。"我"把头上的整体称为"天"；把脚下的整体称为"地"。"天"与"地"中间的整体就是"我"。而"我"也可以称为"人"。"天"、"地"和"人"其实是那个有机整体"混沌"分割出来的，所以要回归于"混沌"。

简单地说，"有机整体"观，限制了中国人对事物的进一步分割，也就同时限制了中国人对事物的孤立的、静止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有事物"物性"的认识。因此，我们不可能有对这个客观世界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我们有的，只是直观感性的经验。

那么这种经验从何而来?是从生产、生活中直接总结出来的。它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前人的经验。因为带有私人、感性的性质，只是师徒相传；另一种就是自己的体验与摸索、

总结。

归根到底，不管是前人的经验，还是自己的经验，都是从具体的生产、生活活动中体验得来的，不是认识得来的。

重点来了：西方的知识，是认识的结果；而中国人的经验，是体验的结果。

有人可能会说，西方用他们的知识，我们用我们的经验，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其实不然。

人类一开始都是依靠经验生存。因为经验是直接从感性而来。只是在大约三千年之前，苏美尔人才开始"认识"神。我这里用的是"认识"一词，意思就是说：苏美尔人开始对立地研究、分析"神"。这种对待"神"的态度传到地中海周边，到荷马时代，他的两部史诗用感性的语言表达了对"神"的理性认识。那个时代，人们先认识了"神性"。直到苏格拉底，他引发了第一次"认浜革命"：他把对"神性"的认识引导到对"人性"的认识。到亚里士多德，他引发了第二次"认识革命"：他再次改变了认识对象，开始认识地上的物。亚里士多德开始认识事物的"物性"。

因此，西方的认识对象从大的方面说，有神、人和物。到十九世纪末，人们甚至乐观地估计，对"物"的认识可以告一段落了。正是因为如此，二十世纪又转入对"人"的研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物"的研究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因为科技手段的进步，又有了完新的认识（在一个更深更广的层面上）。

反观我们中国，这几千年一路走下来，我们都只是在体验"人性"。一直在社会领域中人际关系和道德心性上下功夫。我们不是在"认识人性"，而是在"体验人性"。前者是要弄清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绝对的本质规定性，追求的是关于人的知识。而后者则是体验内心的变化、波动以及它的过程和前因后果，目的在于总结出控制内心变化的方法。它追求的是自我修养的经验。

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与西方在对待

身外世界时，有两点显著区别：

1、方法（态度）不同。西方是二元对立的认识方法；我们则是二元融合的体验方法。

2、对象不同。西方认识的对象是包括自身在内的全部世界。具体说，是神、人和物。而我们既不关注神，也不关注物，只关注人。

这就是我说的"深刻反省，找准差距"。结合前述第一节的观点，就不难知道，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了。

😁😁😁😁😁😁😁

09 周五 12:53

什么叫内心强大？

1、坚守自己的原则，矢志不渝；

2、视别人的意见、意志和命令为无物，拒绝别人的影响；

3、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和行为；

4、意识到自己真错了，能从善如流，立即改正，绝不委过，绝不饰非。

09 周五 16:06

李泽厚曾说，我们上世纪的启蒙任务被救亡打断，这个任务至今未完成，并说还得继续"深度启蒙"。

我完全赞同李先生的这一看法。可惜，有一帮人拒绝启蒙，更不用说"深度启蒙"了。"公知"本意是公共知识分子，即独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启蒙的重任。而他们被污名化，其实并不是针对的他们，而是通过污名化公知，达到污名化启蒙的目的。有三类人极力拒绝启蒙：一类是企图复兴传统文化者；一类是左派和极左派；还有一类是底层盲众。前二类是精明装糊涂，后一类则纯属糊涂却自以为精明，他们以无知、愚昧被洗脑而拒绝启蒙。

10 周六 00:15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三、再次要弄明白何谓哲学，哲学何

为。

毕达哥拉斯给他的研究活动命了名,称之为“哲学”。意即“爱智慧”,追求真理。真理一词在毕达哥拉斯那里仅有原始的含义,即事物内在的真实的原理。事物之为事物的那种本质规定性。

事物的本质就是“数”,按照不同的数量关系构成的。这个“数”是构成宇宙的同一的东西。在毕达哥拉斯之前,米利都加泰勒斯认为宇宙的本源的水,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尼认为是气,另一位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认为是“无限定”。不管他们的具体看法如何,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都试图以整体/总体上把握世界。

这种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努力一直延续到现在。只不过其具体的观点以古希腊到当代有了很大的变化。

导致这种变化的是人的意识水平的提高。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有两个部门:一是自然哲学,一是形而上学。前者是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分析、归纳和定义,并以此定义为标准,去判别、认识第一次见到的事物。它有点类似自然科学。但仍有区别。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去辨别它们,认识特定的现象。而自然科学主要是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控制事物的目的(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起作用的巫术)。事实上,自从哥白尼、伽利略以来,到牛顿,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已经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牛顿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的自然哲学就是物理学)。到笛卡尔,把物质与意识完全二分,自然科学就成了研究物质世界的不二法门,从那以后,人们再不把自然科学称之为自然哲学了,而是简称为科学。

可见哲学与科学有极深的渊源。后面我们再回头说。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也在发展、变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继承了米利都学派的传统,当然还有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勤和德莫克利特等人的影响,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本源。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是世界的

本质。这种观点到普诺提若那里变成了以太，到基督教产生，变成了神。阿奎那证明说：神是唯一最高的存在，世界是神创造的。这种证明（且不管它合不合理）处处体现了理性的精神。后来，在理性主义，尤其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神的观念土崩瓦解。牛顿虽然还给上帝保留了席位，但其重要性大大削弱。这个时候，科学研究中追求事物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努力传递给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意识到：世界的同一性和普遍性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

总结一下，西方古代哲学的两个部门，自然哲学已经变质成为（自然）科学，随后又有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类。形而上学演变为一种追求同一性、普遍性的“科学”。换言之，在我看来，形而上学成为真正的哲学。

另外，前面已经提哲学与科学的深刻渊源。除了在内容方面有上述的转变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完全一致的。打从一开始，不论是米利都学派，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就是把自己当主体，把研究对象当客体进行对象化的观察、测量、实验、分析、综合的。也就是说，在泰勒斯或其它哲学家眼里，研究的对象不是有机整体，而是可以分割的“物”。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是哲学与科学共有的研究方法。

必须承认，西方哲学到二十世纪初发生了巨变。这在西方是必然的。可是在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同。

一直有人问中国有没有哲学？按西方哲学的定义，我认为没有。因为上面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我们文化或观念中都没有。有人说，为什么一说到哲学就拿西房的标尺来衡量？这是西方话语霸权！他们有他们的哲学，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可你一开口说“哲学”二字，就落入了西方陷阱。你可以根据中国思想观念特点，取一个自己的名字，比如叫心性学。你可以把“心性学”称之为哲学。可这样一来，还有必要把“心性学”称为“哲学”吗？这时的“哲学”，中西含义毫无共通点，能使用吗？能交流吗？

中国既无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联系到

前两节的观点，认清世界发展趋势，找准自己的差距，再结合什么是哲学，“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就更容易回答了。

11 周日 10:12

陶中初九一级一班组织的盛大而又热烈的聚会。





12 周一 08:11

某台正愤怒声讨美国当年办印第安人学校的“黑历史”，意在指出美国人的“人权”屁股上也有屎，没资格指责别人的“人权”记录。

拿别人过去历史上的污点为自己现在的污点辩护，这正是许多人过去/现在不分的混沌思维方式的表现。

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奇怪的。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记忆。它不是“现在”。有人会说“现在”是“过去”的延续。这没错，但“延续”不是“相等”。“过去”有过去的特殊性，“现在”有现在的特殊性。“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只能表现在两个方面：1、延续作用；2、借鉴作用。前者既成事实，其实也没多少说的。后者是历史学家看重的重要功能。值得指出的是“借鉴”是为了避免重蹈复辙，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它不是“模仿”，不是别人曾经干过，我也可以这么干。这正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只有理性才能把“过去”和“现在”区别开，也只有理性才能把“借鉴”与“模仿”区别开。

13 周二 23:43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四

最后，我们需要断然选择，不再犹

疑。

上一节我们说哲学本就是西方的特产。它从一开始就是二元对立的,是主体(思维者)对象化地把握客体(事物整体)的结果。思维是理性的,它追求普遍性和同一性(的知识)。

哲学的功能当然是十分强大的。第一、哲学对世界具有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功能。这种解释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正确性,但在科学研究推动之下,这种解释就会发生质变。于是哲学也就进化为新的哲学。第二,哲学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图示,它直接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唯物论者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唯心论者告诉我们世界是精神的;现象学说世界就是现象;而存在论者说世界就是存在。这些都是把无限丰富的细节忽略之后最简略的答案。它让我们先有一个总体认识,总体框架,同时也规定了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以及心理期待的趋势方向。第三,所谓的"整体"不仅是指"世界整体",也指许许多多的"事物整体"。科学需要解剖整体,分割成无数的局部或部份。一只苍蝇也是一个"整体",但科学研究会关注它的头、眼、双翅、身、腹、腿,等等。许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的把它的腿扯下来观察,但只要需要,那也是可以的。所有这些分散的、局部的观察、测量/试/验、分析所取得的认识(知识)都是零散的、琐碎的,需要从知识(本质)的角度重新综合,回归到一个"整体"的苍蝇。这就是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科学的母亲。哲学生养了科学,科学又回归到哲学。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鉴于科学和技术在人类未来发展、进化历史中更加重要的作用,鉴于哲学的本质与功能;鉴于中国文化显著缺乏哲学的精神,我们理当全力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

这种哲学当然不是"我们中国的哲学",而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对世界整体的科学认识。

这就意味着,这种哲学首先必须把认识者即主体独立出来,他必须进化为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个体,他将象泰勒斯或毕达哥拉斯那样观察对

象。

我想到了王阳明的“格物”。王阳明想弄清楚《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的“格物”，就坐在一丛竹子前“看”了七天(也有说一个月)。结果除了劳身伤神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看”的是那一丛竹子，那是一个整体。他除了体会/体验到竹子的某种精神气质之外，对竹子的物理属性，他不会有任何想法。因为这需要“解剖”，即他必须一一地观察竹节、竹根、竹枝、竹叶等等，再记下他所观察到的。——这就是西方的科学研究了。在此基础上，再回归到那一丛“整体”的竹子，提出自己对那一丛竹子的看法，这就是哲学了。可惜王阳明受限于竹子的“有机整体”，不能进行分割。顺便一说，中国人讲的“格物”之“格”，据葛兆光分析，其实是一种巫术方法:就是通过精神作用达到控制、操控特定事物的方法。我赞同这样的观点。由此可见，西方和我们中国在认识外物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依靠理性的力量，而中国人则依靠神秘(精神)力量。

把人分离出来，还没完，还要把与人相对的那个“有机整体”一一分割，直到切分完毕，把“有机整体”当成“无机整体”，“一堆无生命的僵死物”。只有这样，哲学才能为科学开劈道路，开劈新的战场。

科学与哲学既相对立，又相扶持。科学一边分割，哲学一边复原，当科学把世界分割完毕，哲学也把世界复原完毕。人依然生活在同一环境中，但对该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质变。人也更加自信了，其创造能力大幅度提升，甚至超越了上帝。

果断的选择，就是选择二元对立的哲学。我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与观点，但二元对立的认识方法则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我的结论。

这个结论与世界(西方)哲学思潮是不一致的。他们正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但我要提醒学者们:看似热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是海面上的喧嚣，且对他们是完全合理的;而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商贸活动、金融、科技、国防等领域，仍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没有一篇国

防智库的分析报告是用后现代主义的浪漫笔调写成的。

14 周三 00:09

在陶中初九一级一班聚会上，感觉我不是我了。模样儿有些变化。😁😁







14 周三 20:10

我终始不明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不是人民自己的奋斗目标呢?

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来为人民奋斗呢?

认真分析起来，只有一种情况才需要"我们"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奋斗"。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人民都是弱智，他们没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样才需要"我们"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奋斗"，他们的幸福生活就成了"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视人民为弱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最聪明"的人民是不需要别人代为"奋斗"幸福生活的。

再说，后现代主义的一大功绩就是它瓦解了板结在一起的集体主义的"大词"，比如"人民"一词不再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的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集合概念。人民中，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独特

的需求，对何谓“幸福生活”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如果“我们”替代他们去“奋斗”，“我们”如何满足这千差万别的需求？如何实现各不相同的“幸福生活”？对“我们”来说，这叫费力不讨好；对人民而言，这叫多管闲事。他需要什么，他认为什么才是“幸福生活”，没有一个人比他自己更清楚的了。

道理这么清楚明白，那为什么“我们”硬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呢？显然，并不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何谓也？资源也。



14 周三 21:46

你们要保护你们的身体、生命和灵魂。当你们的身体象玫瑰花儿一样枯萎之后，你们的生命也将殆亡。那时，你们的灵魂居无定所，必会离去。灵魂一旦离去，生命毫无意义，身体化为尘土。你们来过，却什么也没有留下，又走了，就像从来不曾来过一样，这样的生命就是虚无，就是无意义。

你们要爱护自己的财富，因为财富是你身体的一部份。它与你血肉相连。失去了财富，也就失去了你一部份身体，失去了一部份生命，你的灵魂也不再是完整的了。要像保护身体、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财富。财富不仅是你们的身体，不仅是你们的生命，它还是你们的自由，你们的权利。

你们要保护自己的尊严。因为只有人才会有尊严，动物是不会有尊严的，你们是人，不是畜生，你们有权要求任何人把你们当人看，不能允许任何人把你们当牲畜看待。

你们要使自己的心刚硬起来，凡是保卫自己权力的人，他的心因此而刚硬，那都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野花遍地开，它们装点了大地。你们是比野花更美的花，是宇宙之花，你们装点了宇宙。为了自由、为了权力、为了幸福、为了人的尊严，你们要把心刚硬起来，坚强起来。雄起！

15 / 周四 22:40

有人问我四大文明古国，为何只剩中国？

我说：这还不明白吗？他们都长大了，成就了，衰老了，死亡了，新生了。而我们一直处在儿童时代，永远长不大。弗洛伊德说的心理停止了进化。😁😁😁😁

17 / 周六 07:49

旧诗一首

操琴为谁鼓，
煮酒与君听。
日暮苍山远，
当心月自明。

17 / 周六 19:42

大自然的启示既平凡又深刻，可惜世人总是理解不了，或假装理解不了。



17 / 周六 19:53

这种事在小粉红眼里永远只是个案。一百万例类似的事仍然只是一百万例“个案”。凡“个案”都不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更不是社会的本质。

他们最喜欢的辩证法在这里失效了。根据辩证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个案”都是某种社会本质的反映。小粉红试图把“个案”与“社会”割裂开，然后再以“个案”不是“主流”，把无数“个案”给抹杀了，仿佛不存在。于是，岁月依然“静好”。😁





巴黎恋人09520
20-11-23 10:11 来自iPhone客户端
+关注

以前群里有个妹子说我要被现实的铁锤锤醒才会清醒过来，现在被铁锤锤醒了😂好疼😭以前有个在美国的人在微博夸美国医院好，说中国医院不好，我跟他吵了好久，还把我们这里的私人医院照片贴出来打他脸😭😂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女人说中国医院的环境不好，我也跟她争了好久，骂了一顿，她说我们这里最好的医院环境不好，还把医院里被褥拍了照片，很脏，还说她去年回来在我们这里最好的公立医院照顾她的亲人，亲眼看见两个没有钱治病只有回家等死的人。那个时候的我不信，我还骂了她，我真后悔，我想对她说声对不起，她说的都是事实。现在我相信了，现实的铁拳打过来，真疼。我以前真傻，那么维护我的国家。中国的医疗各方面可能跟发达国家差很远，得了病没有钱真的只有等死，好现实，我亲耳听到护士还是医生对病人说，我们这里是交一样钱才给药的，意思是你没有钱你就只有滚了。旁边病床的阿姨颈椎问题开刀花了小几十万了，她说她买的农村医保在这个医院只能报销百分之三十，剩下的小几十万只有她自己出，如果她家没有钱怎么办？一人生重病，全家破产，这在中国就是事实，就是现实，多少人为此丢了性命？多少人为了钱明明还有救，却只有选择放弃治疗，等死！控制的是很严，每个人，病人包括病人家属，都要核算检测，费用自理，自己给，每个人一百多块。可怕的铁拳，锤醒了梦中人😂😂

17 / 周六　　21:57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像保罗那样强调、宣传和践行爱。他说："我若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物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爱是恒久忍耐，又是仁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存不息的。"保罗的爱是无缘无故的爱，是同等的爱。爱的对象有三，一是神，一是己，一是人。保罗从不主张像佛教那样泛爱万物，从不主张舍身饲虎。

这是因为，人，尤其是个体的人，在保罗那里获得了全新的人。这种意义从古希腊哲学思想中来。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人，虽然是以个体的自由身存在，但他们只能存在于一个"城邦"集体之中，离开了"城邦"，你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这种个体存在是依附于"城邦"的。但是，在保罗那里，他借助于耶稣的死亡与复活，把所有人置于耶稣之中，与神成为一体(one)。如此，个体的社会角色就湮灭了，消亡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了。这种平等，既是人格平等，也是道德平等。"城邦"的统辖作用，凝聚作用消亡了。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不再有外在的制约条件。

如此，在人人都独立、自主又平等的状态下，又如何防犯因极端的利己主义而造成社会大混乱？自然地，"爱"

就被保罗提出来了。

爱，是为个体独立自主准备的保护伞；也是为个体独立自主提供的粘合剂。

个体的能力、知识、信息有限，在独立自主之后，个体的局限性和有限性就更是暴露无遗。从前在“城邦”集体之中，人们感受不到自己的局限，只看到英雄般或愚夫般的解决或制造问题。现在，个体独立之后，一切全靠自己，有限性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但人又有无限性，你欠缺的，别人不欠缺；而别人欠缺的，你不欠缺。于是，人们发现通过合作可以实现各人利益的最大化。

合作，就需要爱。生活中，时时处处都需要合作，那么，生活中，时时处处都需要爱。保罗就是这样把爱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但这还不够。爱必然有一个坚如盘石的基础，它必须超越于功利主义的范畴，不能被现实条件所束缚。于是，爱是神的属性，也是神分有给每一个个体人的。合作要有爱，既便不合作，也要有爱。

如此，爱就成为人的本质，成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人际关系中，爱是抹不掉的底色。通过爱，大家回归到神，与神合一。

总之，只有个体独立，才会有爱的要求，才会有真正的爱。爱是为个体独立准备的，是对个体独立的最高奖赏。

吾丧我，因为失去了爱！

吾是我，因为学会了爱！

19 周一 08:59

人类的虚伪让我觉得可憎。一边追求财富，一边说“富贵于我如浮云”；一边追求名位，一边又说“淡泊功名”；一边追求美女，一边又说“红颜祸水”……😁😁😁😁。必须为“欲望”正名。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原动力。原动力自然十分强大而且危险，但也没有正人君子们想的那么可怖，只需给它划出清晰的边界就可以了。

20 周二 08:26

总结一下，我这个人，是道家的性格，儒家的良心，自己的思想。

21 周三 08:31

郑州啊，郑州！
在国有体制下，
国有资产被放在第一位，
生命算老几？

21 周三 11:48

老鹰抓到一条蛇。山雀嘲笑道：你的视力太差了，只能抓蛇一样的东西。我能抓到的比蛇小多了。毛虫，毛虫你能看见吗？你能吃到毛虫吗？

24 周六 21:57

雨

千里之外的“烟花”
惦记着河南
惦记着河南的郑州
还有新乡
化成一阵狂暴的温柔
吻遍了河南的大地

于是，地铁司机锁了门
走了，留下乘客
在稀薄的空气中相互鼓励
等待一个希望

于是，那条智能隧道充满了“烟花”
无数的车和车里的生命
被汹涌的“烟花”送去了另一世界

还是新乡，皮划艇、冲锋舟
成了他们最稀缺的意志
哦
我看见无数的人在哭、在呼喊
在道别，在拥抱，在叮嘱
我看见生命化成一条褐色的烟花
“嗖”的一下，不见了

哦，河南，郑州，新乡
哦，我的中国
你注定要与“烟花”相遇吗
你注定要经过“气候武器”这一劫吗

25 周日 07:47

评论区太有趣了，这么多人骂金灿荣，说明这民族一息尚存。

大家都在说智商税，我懒得说了。我想说另一事实。

前几天，网上有个女的针对郑州洪灾说了不该说的话。于是，呼啦啦一下全网口诛笔划。

要是有少数人针对她口诛笔划，那也正常，我也就不会说什么了。那女的在郑州人处于极度困难的时候，说那些狠毒的话，的确不对，被人骂也是应该。但许多并非郑州的灾民跟着起哄，诅骂人家，多少让人不齿。

我想起《圣经》中的一个故事。法义赛人拿了正在行淫的妇人，交给耶稣，要看耶稣怎么处置这犯罪的妇人。耶稣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砸死她。结果，法义赛人一个一个默默地走开了。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十分感叹。法义赛人在《圣经》中不是好人，他们处处刁难、针对耶稣。但在这一事件中，他们那么具有自知之明，明白并且承认自己有罪，没有资格拿石头砸死那妇人，这让我实在震惊。

反观中国人，必定是争先恐后拿石头砸妇人。因为根据耶稣的话，拿石头砸妇人恰恰就能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全网骂那个广东女的，那是因为通过骂别人可以证明自己"无罪"，可以证明自己对郑州灾难的同情，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可以证明自己在道德上要比别人优越。至于肚子里的阴谋诡计、男盗女娼、蝎蛇心肠，因为别人看不见、不知晓就根本不存在。

再说，多数人欺压少数人，在民主社会也存在，却必定是专制制度的特征。因为骂别人这一行为表明了一个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专制制度下等同于输诚、效忠、投名状。它向强暴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骂的越凶，立场越坚定，从强暴者那里获得的好处就越多。

这样的行为，从近期看是有利于生存的，因为它从强暴者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生存资源。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生存的。因为它认利不认理；更因为它意味着依附性，没有独立。依附

性限制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不可能发展出更高更强的生存能力。万一有一天树倒了，猕猕就散了。

27 / 周二 21:20

每一次灾难之后，都是所谓的“明天会更好”之类的空洞许诺，从来没见有意义的深刻反思与检讨。这就是灾难不断出现的原因。按下葫芦浮起瓢。

27 / 周二 21:46

这次灾难，又有人带风向归罪于大自然(自然灾害)。唯物主义者信奉“征服大自然”，而事实是不断被“大自然”征服。我们控制不了自然，因为“自然因素”不仅永远在变化，而且它的数量也在增加，你根本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出现一种影响“大自然”的什么新因素。

人类能做的就是以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吗?你每时每刻都向百姓洗脑说“我们是最好的”，你过于自负，以为大自然就像老百姓一样“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担心说实话或“做好最坏的打算”老百姓骂你无能。这样的心态能“做到最坏的打算”?能预防大灾大难?

28 / 周三 14:29

有几十个人说张三是好人，但他们声音小，也没把这事怎么放心上，并没特意去强调，所以，很少人听见；有三四个人说张三是坏人，他们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架起高音喇叭整天吼，所以，很多人都听见了。你说张三是好人还是坏人?

声音大小和听见人数的多少与张三是否是好人或坏人没什么关系。声音大，往往是色厉内荏，自知理亏，给自己壮胆。😁😁😁

29 / 周四 20:05

38人?就启动“过失杀人”调查?380人，也没人负责。还是我们制度优越。😁😁😁

比利时洪灾已致38人遇难，法官启动过失杀人调查


界面新闻
07-29 08:17 界面新闻官方帐号,优质财经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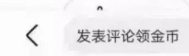

综合《卫报》、美联社和法新社7月29日消息，比利时列日市检察官办公室当地时间周三宣布，一名比法官已就该国洪灾启动过失杀人调查。比利时洪灾已导致38人遇难。

列日检察官办公室称，调查法官的任务是确定谁可能对“缺乏预见性或预防性的非自愿杀人行为”负责。

在7月14日和15日的洪水过后，人们已经提出诸多质疑，特别是关于洪水警报系统可能存在故障。有报道称，比利时东部欧本的一座大坝此前被洪水淹没，在当地全部居民被疏散之前，水闸就已被打开。

据报道，比利时公民团体在考虑对国家采取法律行动，称“政府未能保护公民”。

发表评论领金币 抢沙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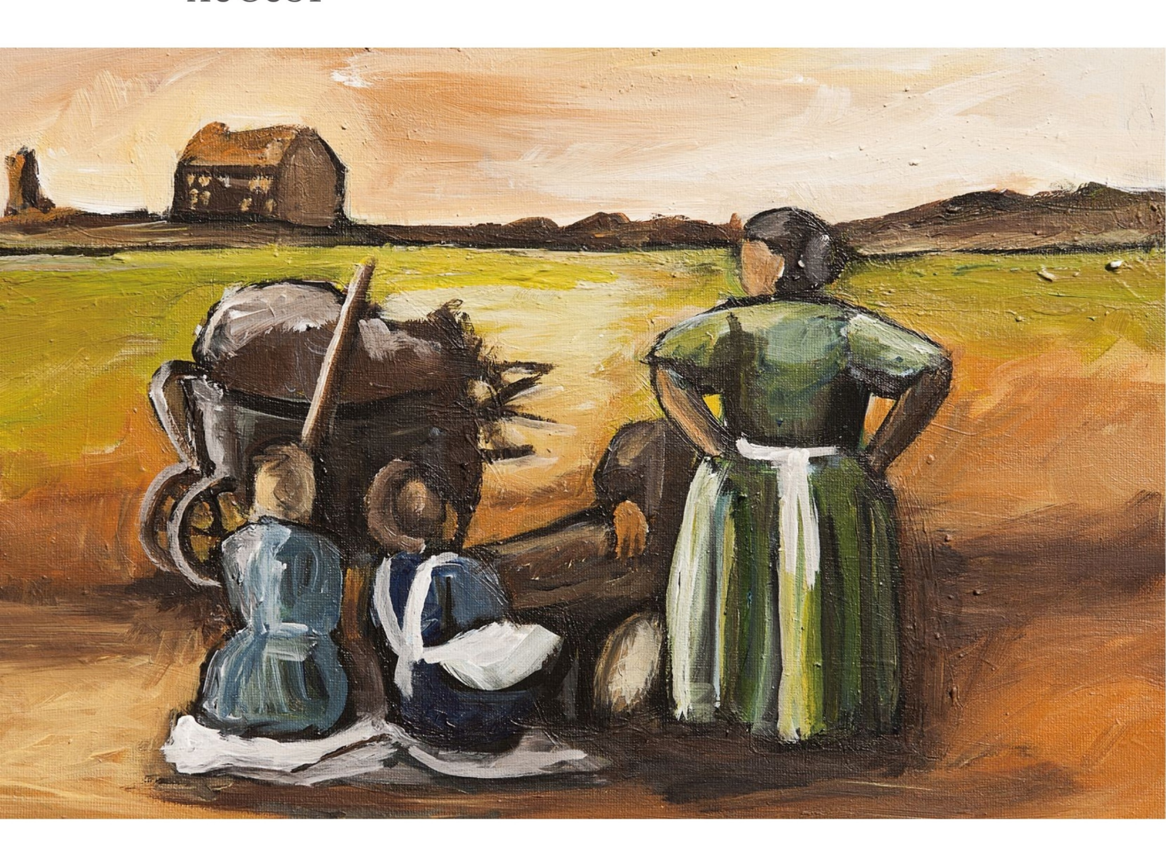


刚接到孩子班主任电话，通知必须打疫苗，8月2日“清零”。所有人都打疫苗，这就把所有人都抛入未来的不确定性中，面临同一后果，无一例外。从哲学的角度讲，它消灭了不打疫苗的各种可能的结果，只保留了打疫苗的结果。万一疫苗有问题，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问题。这种做法就是理性主义僭妄，完全违背大自然多样性、无限可能性的生存规律。

我不希望我儿子打疫苗。因为我知道不打疫苗，只不过面对冠状病毒的风险；而打了疫苗，不仅依然要面对冠状病毒的风险，还要面对未来不可知、不确定的风险。比如会不会引发其它疾病？会不会引发基因变异？会不会激发某些隐性的遗传疾病？会不会影响生育？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知、不确定的巨大风险。

08

AUGUST



2021

集权与灾难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话题。我说的是“集权”，不是“极权”，也不是“专制”。“集权”是它们的基础。如果“集权”都与“灾难”有缘，那就更不用说“极权”与“专制”了。所谓“集权”，就是把管理、控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军事和个人事务等等大大小小的权力都集中在特定的机构或个人身上。这种集中达到极致，“集权”就变成了“极权”，即特定机构或个人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至高无上，达到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极权”就成为“专制”。我们所说的“灾难”是指全社会或某个区域内大规模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集权”是“灾难”之源。这有两个意思:

1、“集权”制造“灾难”。看看历史就知道了，这里不多说。

2、“集权”不能有效应对灾难，往往是加重灾难。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因为“集权”的关系，各地方政府往往不敢主动做为，延误了最佳救援时机。

又因为“集权”，下级不敢上报真实情况，上级决策的事实依据是虚假的，因此，决策经常失误或延误。这就必然加重灾难。

还是因为“集权”，在上级指示没有到来之前，地方政府不但不敢主动做为，还不允许社会团体或个人展开自救行动。因为这有可能打乱“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战略或上级领导的某种英明考量；或者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谣言纷起；或者为“外国势力”递刀子，为“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所利用。

如此，“集权”必将成为“灾难”之源。

要有效减少、减轻灾难，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地方自治”。俗语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一旦地方有自治权力，他必定舍生忘死奋力扫除“门前雪”，力有余，也会

帮助别人家清除“瓦上霜”。首先，他们不希望制造灾难。因为制造灾难就是给自己制造灾难；其次，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他们不会再等待上级领导的指示，主动做为；也会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展自救。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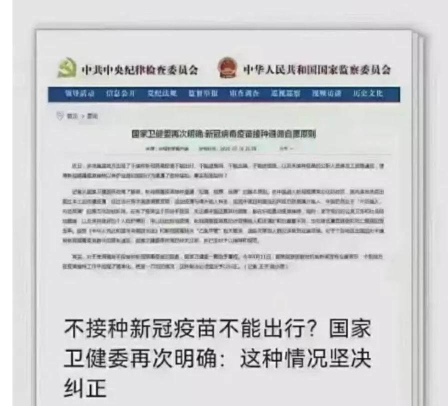
经由地方自治，慢慢的就会发展到个人自治，即个人的所有事情无需政府或别人同意，只要无损第三人，都可以自愿去做，无人有权干涉。这时候，个人的权力是最大的，他就是“国王”。

有了个人的真正独立与自主(即自治)，才会有完全自足与自洽的社会团体，即各种功能的民间组织。将来的社会，政府必将消亡，而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并取代政府的职能。

因此，“集权”在“灾难”面前，必将分权，而发展出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进一步发展，将会出现个人自治。这时，政府基本上已经消亡。因个人自治而产生兴趣、爱好的小圈子或解决某些区域问题的团体。这些各具不同功能的社区团体取代了政府的职能。那时，就会出现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新型自由社会。

02 / 周一 08:00

你把老子笑死了。儿子班主任一天之内打三次电话，说教育局要求必须打，有一个学生没打都不行。他没说不打是何后果，我也没问。反正必须打。这是不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媒体是做给“反华势力”看的，政府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



02 周一 16:22

人就是分圈子生存的。这一点在“群”这一圈子里体现的最为鲜明。从底层的社区圈子到高大上的学术圈子，我有数百个圈子。在绝大多数群里，我不发一言，也不转发任何信息，我观察他们。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老百姓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家长里短以外，高大上的话题就是自媒体关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满天飞的“喂料”，他们从未怀疑其真实性。另一些群则以阿谀奉承为主，其预设前提是：如果……，那么，我的退休工资谁发？为了那点可怜的退休金，他们无视苦难，漠视公平与正义，齐颂万世太平。还有的群明确禁止谈论敏感话题，也禁止负能量，大家“睁眼说瞎话”。😁😁😁😁

04 周三 01:37

自我修养与公共生活

了解东西方历史的人，会发现东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差别：西方人有公共生活，而东方人几乎没有。所谓公共生活，是指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外，对关系到自己福祉的公共事务的关心、辩论与参与的过程。区域内对共同事务有共同兴趣的人，大家在相对稳定的公共场所进行讨论、辩论，并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在西方，自古希腊就已有之，古罗马亦有之。广场、廊下往往成为公共生活的场所。为了辩论，演讲术、修辞学十分发达。

这一切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打从三皇五帝到而今，既没有广场、廊下之类的公共场所，更没有演讲术、修辞学之类的理论与技巧。

在中国，只有皇帝和他的家臣们有说、训、喻和敕的权力，他们讲给子民们听。他们高高在上，所以不需要到广场上去面对子民讲，只需在深宫里把自己的旨意“传达”给子民就行了。子民们只有“听”的份。他们不能说，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这里没有公共事务，所以，不需要公共场所，不需要公共辩论，当然也没有公共生活。

另一方面，中国人讲自我修养，一个人独坐书房日日三省吾身，今日有何过错？如何改进？如何达到一个更高

的道德境界?中国人目光向内,自我反思、反省,在一切事务中,如果不是要多捞些钱财,就是多捞些道德资本。因此,他们无暇也无心关心社会中的公共事务即关系到大部份人福祉的重大决策过程。他们没有公平、正义的观念,更没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一切唯皇帝说了算,无需讨论,无需公共场所,自然也无需公共生活。

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共生活是民生的土壤。倘若大家都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田,肯定不会有公共话题,也不会有公共事务,不会有公共辩论,民主又从何谈起?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公共生活,就不配享有民主?不是的。我们只不过落后三千年而已,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公共生活,关心公共事务。从小事开始,从社区开始,争取自己对社区事务的话语权,然后,逐步关心乡镇事务、县市事务,乃至国家事务。

04 周三 13:35

把生意做到这个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果不是为“自己”赚钱,人家才懒得理你呢,管你“上帝”不“上帝”。把客户当上帝取决两个条件:第一,是不是为自己赚钱。国有企业的职工与老总都不是为自己赚钱,他们不仅不把企业当数,也不把企业的客户当数。第二,有没有正当竞争。没有竞争压力,也没人把客户当真。

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才会建立一个人人相互服务、相互尊重的新社会。



07 / 周六 20:39

控制了一切，理论上也就该对一切后果负责。既然采取一切手段控制疫情，不给个体人自主选择的权利，个体必须听从安排，那么，个体人就不会有责任了。你强制或变相强制个体打了疫苗，那么，从理论上讲，个体此后染疫或传疫都没有责任，都该安排打疫苗的人负责。但若由个体自主选择，那么任何后果都该他自己负责任，怪不得政府。

但问题在于：控制一切的人，他造成的任何后果本该他负责，但他既然控制一切，所以他也能推卸一切责任，所以，他们从没负责过，从没因为什么后果受过什么惩罚，上级惩罚除外。郑州的事太大了，不调查实在不好交代，但调查也不过是个形式，走个过场。

能够控制一切的人，那当然是“神”了，“神”是不会错的，错了也不必负责。😁😁😁

08 / 周日 11:47

西方人首先肯定人的动物性，正因为人是动物，所以才需要提升-超越自己，向神靠近。而中国人实质上是不承认自己是动物，他们理解的人是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的“人”，不讲道德的人就是“衣冠禽兽”。中国人一开始就把“人”与“动物”对立起来，一直没有人从动物而来的观念。人类（包括西方人）也是这样，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万物的主宰。西方不同之处在于：到十九世纪，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终于意识到人是从动物而来的。回头一看，才明白了：原来，历史上许多事情其实都是缘于人的动物性。正因如此，西方人才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人性不过就是自然性，并走向未来的神性。

而中国人虽然也学了进化论，骨子里是不相信。他们至今仍然以为：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动物不是人，人也不是动物。因此，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人身上的动物性。他们看到人身上的恶（动物性），一般会推罪于环境/社会。所以，他们对社会的要求也

很高，同时也很在乎个人的社会影响力。这就是他们要求传播正能量的原因：担心负能量激发出人身上的恶。

不承认人是动物，有两个后果：

1、不承认恶。追求纯洁与单纯，没有污染，没有污点。有道德洁癖。没有污点的人几乎没有，于是，在某些人（不是神）眼里，只有自己才是圣洁的，其它人都是罪人。

2、为了消灭恶，通常的办法是号召加强自我修养，日日三省吾身。但政府也常常掺和进来，甚至采取暴力强制措施帮他加强自我修养，这谓之"思想改造"，并要"触及灵魂"。封建时代人民单纯，皇帝只需搞个"科举考试"就能柔性帮助人民加强自我修养，防止出现"犯上作乱"的"恶"。

3、"人"与"动物"两分，"人"高于"动物"，那么，人的进一步发展就不会是"脱离"动物，只能是"成圣"，修练成一个没有错误、没有污点的最高道德典范的"圣人"。然而，这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瞒、骗、诈、吓和杀"的手段也就顺理成章地发展出来了。

10 周二 17:47

野蛮是如何进化为文明的？在N年以前，就看了一本书，是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康罗·洛沦兹写的《攻击与人性》。依稀记得该书主旨是讲人类同动物一样，其行为均受本能支配，具有暴力倾向。但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动物本能也在进化。比如狗，一开始打架时是真打，咬的头破血流，后来，因为上次打架的经历生了恐惧（也是为了生存），便产生了真正打架之前的呲牙咧嘴的威胁。如果双方都不怕威胁，才会真正开打。一旦有一方胆怯了，就会选择离开，打架也就避免了。如此，打架就少了，流血冲突也就少了，更多的狗活的更安心了，狗们的行为就文明多了。如然如此，在狗的世界里仍然是暴力横行，实力说话。谁的拳头大，有力，谁就主宰世界。

人也是如此。但比狗又不知文明了许多。首先，人同狗一样并不是一上来，一句话不合，就开打。而是通过

外交部或其它途径相互警告、威胁、最后通牒。没人退让，才开打。或者挥动拳头，展示肌肉和力量，让对手识趣，开打之前好好掂量掂量。世界各国的军演都有此意。军演是为了避免真正的战争而展现力量，让对手谨慎行事，不要误判。只要不开战，对双方都有利。

人与狗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拳头和实力大小之外，人学会了讲理，讲规矩。这就比狗们更文明了。所以康罗·洛伦兹认为人类是宇宙中最文明的动物，在理性的驱使下，迟早都会实现《圣经》中的第二戒律：爱人如己，人人相亲相爱，与环境和谐相处。

讲理就意味着弱小者也有机会生存下去。因为每一个体，对人类而言，对世界而言，都是一种可能性。消灭了一个体，也就消灭了一种可能性、一个发展方向。

讲理使人们离开暴力，更加倚重语言。人们往往以利己出发，都认为自己有理，别人无理。这最终又落入实力（暴力）解决问题的野蛮陷阱中，旦总比一上来就直接开战好。为了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得有个"讲理"的地方，有一个与双方当事人利益无关的裁判，判决究竟谁有理，谁无理。一开始，法院与政府是合二为一的。后来意识到政府恰恰是许多纠纷的根源，于是，法院就分离出来，成为专门"讲理"的地方。而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分开，原因是：1、政府是皇家的私人机构，它必须领导、控制一切；2、并没有"理"可讲，只有"义"可言。而"义"是直接寄生于皇家意识之中的；3、圣人意识作祟。父母官天生就是正直无私的，由他们裁决纠纷，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公正公平。既然如此，完全没必要单设"法院"了。

但是，法院的设立，以及后来的陪审团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确保了"讲理"的普遍贯彻实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攻击与人性》是值得一看的好书。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深刻印象。它论证了人性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然性。我曾说我是乐观主义者，我对人类未来的乐观，至少部份来自这一

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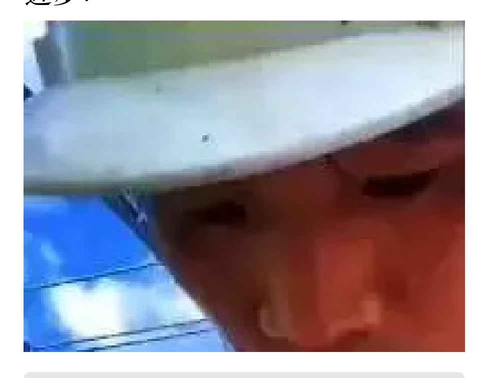
10 周二 18:56

这个视频，让我感慨万分。这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写照。其个体生命完全消失在家族生命之流中。个体从小被大人抚养大，长大之后，又要赡养双亲，抚养孩子。把双亲养老归终，把孩子养大结婚出嫁，这一生的任务也就完成，自己也老了，该死了。每个人都在重复这一轮回，永无终止。

在这样的轮回中，个体很无奈，很渺小；人生很虚无，很无聊。

其根本原因就是于个体没有独立！父母没有独立，自己没有独立，孩子也没法独立。缺乏一种独立意识。父母养儿防老，要"防老"，就得小心侍候孩子，确保他能平安长大，结婚生子。孩子长大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生生世世为父母、子女操劳，从没条件为自己操劳过。

一辈子心思都在父母、子女身上，自己为谋生操劳，又怎么能干出自己喜欢的一番事业？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和研究世界？怎么能促进民族文明进步？





11 周三 20:51

梁启超以为西方社会是"宪法+耶稣"，中国社会就应该是"宪法+孔子"。为什么他错了？

因为，宪法与孔子是不相容的。有人或许不同意这一看法。现代新儒家们总是说历史上儒家如何如何兼容

并包，如何如何与道家、佛教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借鉴、吸收。俨然以为儒家是提倡多元化、多样性的“先驱”。😁其实大谬不然。

历史上几次灭佛运动，几乎都是儒家挑起的。按儒家的理论，除了自家人是人，外夷根本就不是人(这根源于他们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思想)。儒家理论是一种基于熟人社会的伦理性学问，它不能规范陌生人社会的行为；儒家理论是一种国家、集体和长(老)者优先的伦理性学问，不能保护个体的正当合法利益；儒家理论还是一种支持、保护导等级秩序的学问，它不能平等保护所有人的利益。

而一般理解的宪法是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平等保护个人权益的最高法。其基本精神与儒家理论完全相反。所以，梁启起的理想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这是有历史和现实事实可以佐证的。清末制宪运动为何失败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那一帮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员们骨子里都是“儒棍”。

之后的“宪法”和“法律”为什么是写在“沙坝”上的?说改就改，说废就废，说不执行就不执行?除了缺乏形而上学精神以外，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儒家意识形态做祟。

所以，我说(宁说偏激的错话，不说中庸的废话)，儒家不亡，民族必亡。

12 周四 11:30

在一个控制一切，操办一切的国度，突然讲“与新冠共存”，就是摔锅，就是不负责，就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就是不把老百姓当人。

“与新冠共存”，有一个前提：全体个体人的自由选择。正因为他们自主选择了抗疫的方法，他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样，才可以讲“与病毒共存”，其后果由个人承担。

现在，由政府帮所有人做了选择，个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力，那政府就得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自己的选择造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突然讲“与病毒共存”，无异于说：我帮你们做了选择(封城、打疫苗)，但

是任何后果均由你自己负责。——这就是典型的流氓行为。就像男子强奸了女子，女子肚子大了，男子却不管不顾一样。

13 周五 11:15

自愿

妓女说，我是自愿，没人来强迫。睡过之后，拿到一张通行证，那里都可以去，人家看一眼通行证，再没多问一句，就让我过了。我觉得很自由，比在月亮上自由多了。

王婶听了，就哭了。

13 周五 12:28

我的感觉是，他们正在积极准备闭关锁国，"重回老路"。

别的不说，试图以国家的力量"清零"病毒，并以此来区别于别的国家，彰显制度优越。可问题在于：当别的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时，你如何保证病毒不被带进来？

办法只有一个：对每个进来的人进行核酸检测和/或隔离14天。这样，别国人也懒得来了，自己人也懒得出去了。没说"闭关锁国"，却自然而然走向"闭关锁国"。

难怪别人担心中国的抗疫战略会让中国成为"孤岛"。

13 周五 18:20

个体原罪与社会原罪

潘老师在讨论"以美育代宗教"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了"个体原罪"和"社会原罪"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西方，基督教讲的"原罪"一直是针对个体讲的。也就是说，虽未明说"个体才有原罪"，但一切论述都是以此为预设前提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人的不幸开始归罪于社会。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开始猛烈批判社会，认为人类的不幸皆源自社会。之后的圣西门、孔德等人开始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是物理学和数学)来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把人类的不幸归罪于人类社会。于是，西方完成了以基督教的"个体原罪说"到社会达

尔文主义的“社会原罪说”的转变。

如果社会是造成人类不幸的根源，那么，自然地，改造旧社会，建设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就成为势所必然的追求。各种乌托邦和各种通向乌托邦的道路就被设计出来了。唯独康德“人是目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建设乌托邦成了目的，而“人”却成为“建设乌托邦”的手段。自有人类以来最悲惨的灾难就因此而出现了。

在中国，由于“人”与“动物”的二分，人性本善，之所以变坏，当然是由社会(环境)引起的。加上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个体即便有罪也难单独算在他一人头上。所以，在中国如果有“原罪”的话，那必定是“社会原罪”。但这也没有被明文表达出来，只是在潜意识之中被人当成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而已。所以，我们不是要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设法拯救自己，而是要个体对社会负责，个体去拯救社会。儒家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不过他那个大同社会限于想象力的贫乏和理性的缺失，并非如彼岸世界一般高远不可实现。现如今西方任何一个福利国家其理想程度都远超儒家的想象。

因为认定了“社会原罪”，而导致对社会的批判，必然引出建设“理想社会”的要求。这也正是当初陈独秀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如此一来，“人是目的”就倒退为人是建设理想社会的手段。人一旦成为手段，就陷入“人不人，鬼不鬼”的悲惨境遇之中了。

建设理想社会一旦成为某些人的“理想”，其它人就沦为他们手中的工具了。

13 周五 20:42

我有个同学以他自觉自愿打了疫苗为例，现身说法，我们不存在强迫或变相强迫打疫苗的情况。他可以进商场、进学校，进任何地方，没有限制，没有感觉到不方便，不自由。

😁😁😁😁😁，请允许我先笑一哈。

这里的关键是他已经“自觉自愿”打

了疫苗。他对政府百分之百的信任，从没有怀疑过(压根儿就没有“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政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不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倒像是僵尸人)。如此，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他自然畅通无阻，随心所欲，十分自由。

可我回自己的家，在小区门口，一个小姑娘恶声恶气地训斥：你为什么不戴口罩?我说忘在办公室了。她不给开门。又吼道：扫二维码。看了是绿色的，问道：怎么才打一针?我说，还没接到打第二针的通知。她极厌烦地走过一边，我自己开门进了大楼。我要是哪点出了问题，她是不是有权不让我回家?

有多少人是因为进不了或担心进不了超市、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甚至都进不了自己上班的单位，才去打的疫苗?这是自觉自愿吗?这不是强迫或变相强迫?

有些人的智商真的有问题。

13 周五 23:12

我这人也许生得贱，不习惯表扬，却对批评洗耳恭听。

真正对自己了解的人，内心也很强大。这时，表扬对我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不太会自卑，反而是批评能够促使我进步。几句批评不会让我自惭形秽，更不会击垮我的自信心。如果批评是无理的，我不会放在心上，随风而逝；如果批评是有理的，那就是有价值的，我会尽我所能去改正、去提高。我会因此而进步。不管你批评的对不对，也不管你批评的方式是否柔性，甚至我也不会再乎你批评的动机，凡批评者，皆我诤友也。

据说孔子能做到“闻过则喜”，我不是孔子那样的“圣人”，但确确实实有“闻过则喜”的心态和心胸。因为我真诚期望别人指出我的粗陋。

15 周日 10:09

你看这个标题多吸引眼球，多爱国，多有正能量。可惜作者忘了：华人本可以直接加入中国国籍呀，他那样做，岂不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

举?

或曰马来西亚华人入籍中国很困难。人家如此爱国，却让人家绕道加入台湾籍，这不让华人寒心吗?





15 周日 13:11

在我看来，人类的任何行为，包括生产、各种行动(活动)、制度、道德、艺术、思想、科学和文明，都是自然行为，即人类一切“有意识”的做为，在一种更高层次上都是“自然做为”，类似于一种“本能行为”，它具有一种内在合理性和必然性。这就是我说的自然主义。此自然主义不是十九世纪流行的自然主义，左拉讲的自然主义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理论，类似客观主义，是科学发展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体现。而我所说的自然主义，是将人类的全部行为视为一种为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而采取的自然而然的调整。看似故意的有意识的谋划，从一个更高的层次看，仍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冲动，仍是生命顺势而为的自然和必然的行为。

以自然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人类、审视世界、审视宇宙，就会发现许多前人从未见过的景象。就像望远镜未发明之前，古人从未见过月亮真相一样。

16 周一 11:45

关心美国政治，尤其是批评美国政治，是比较安全的。民主党是见利忘义的伪君子，共和党是唯义是图的老顽固。一个重利，一个重义。当然这个“义”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意思，而是传统价值观之义。

这一次在阿富汗的惨败，不仅是美国在道义上的惨败，更是在价值观上的惨败。不仅令人心碎，更令人气愤。

民主党的价值观中有“多样性”、“多元化”之类的东西，这些观念往往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进步观念。很早以来，我就不以为然，一直以列维·斯特劳斯为羞。

多样性或多元化只有在下述前提下才是正确的，可以提倡的：在同一意识发展水平上的文化，或者同一文化中的个体可以更具个性化。这其实也是去中心化生存，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但是塔利班的价值观相信除了极少国家中的极少人会认同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听说塔利塔抢女孩和妇女分配给士兵时，就说他“心都碎了”。

这就证明了价值观的文明与野蛮之分是确实存在的。但拜登民主党政府认定塔利班的妇女政策和教育政策只要不威胁到其它国家，就是可以容忍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旦认为塔利班文化可以与其他文化平等平权，可以并存；还默认了阿富汗女童和妇女是可以受到非人对待的。

美国这是撤军，是彻头彻尾的单边主义，不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不仅是阿富汗总统、妇女和女童、城市居民寒心、伤心，也让全球处于文明生活中的人寒心和伤心。

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国耻。

16 周一 23:13

越想越气！美国在阿富汗20年时间的经营，数万亿美元的开销，就被拜登轻轻松松打发了。

像塔利班那样野蛮人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像阿富汗总统那样孤立无援的人都可以抛弃，还有什么人不能抛弃？

美国还值得信任吗？如此重大的失败，竟没有多大反响，可见美国已经沉沦到何种程度。

17 周二 00:10

昨晚睡不着，刷抖音，有不少唱黄梅戏的。刷到越剧《红楼梦》中宝玉哭灵一场，一听到“我来迟了，我来迟了”，那眼泪一下子就漱漱地流下来。又到“酷狗”音乐中找出完整的“宝玉哭灵”听了一遍，更是哭的泪流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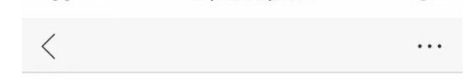
第一次看越剧《红楼梦》，是在我家隔壁的公社大礼堂，那时我才7岁。看到“黛玉葬花”，我就忍不住哭起来，到“宝玉哭灵”，我哭的一塌糊涂，声惊四座。大家都望着我，很希奇一个小孩子看《红楼梦》竟哭成那个样子。以后，又眷过几次，每次都哭的不成样子。

如今回想起来，越剧《红楼梦》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红楼梦》的主线索抓住表现了极其复杂的内容与主题，还是很不错的。突然非常想再看一遍完整的越剧《红楼楼》，可惜很难找了。又很想收藏越剧《红楼梦》的DVD碟片，不知哪里有卖。

17 周二 11:17

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许多不同，但在对人对物对世界的控制方面是一样的。前者借助神来控制一切，后者借助理想来控制一切。谁控制了神或者理想，谁就控制了一切。

但凡是“控制”，就是违反人性的；但凡是违反人性的，就会激起不满、不合作，甚至反抗。可以预期，塔利班看似如此轻松的夺权，必将付出惨重代价。他们垮台很可能就像他们上台一样充满了喜感。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美英等72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国态度截然不同

原创



关注

过去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阿富汗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原本美国以为即便撤出军队，依靠30万阿富汗政府军以及大量的地方治安部队，可以至少让塔利班的进攻节奏被拖延至90天左右，可是随着事态的变化美国才惊讶地意识到，他们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精心培育的这支“仆从军”，竟然连10天都没有撑过去。

百度APP内阅读

自本月6号塔利班攻克了第一座省会城市之后，阿富汗塔利班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

17 周二 15:57

今早上爬起来干了一件什么事?谁也想不到,我找出黄梅戏《天仙配》看了一遍。有如下感悟:

1、天上人间的区分到处都一样。但西方的“天上”是“天堂”,与人间不一样;中国的“天上”不过是悬在空中的“人间”而已。

2、人间比天上更美。所以,七仙女才要下凡。她从彼岸“下凡”到此岸。而西方从柏拉图开始,追求的是从此岸跃升到彼岸。彼岸不仅最美,它还是此岸之所以美的原因。

3、渣男的美梦。董永卖身为奴,一无所有,却仍有貌美如花的仙女主动嫁给他。这可能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了,当然更是渣男咸鱼翻身的美梦。这样的故事在西方艺术中少见,就是在《十日谈》中也没有。到是在如今的网络文学中遍地都是。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男人比西方男人更容易“意淫”。😁😁😁😁也说明中国男人满足于现实关怀,而西方作家编故事时责任感就强多了,他总想触摸到形而上的东西。

4、好事多磨。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观念。但《天仙配》并不能算“好事”。七仙女“下凡”只是体验一下人间生活(更像是体验一下男人),在她漫长的生命中,董永只是一个小小的音符;可对短暂的董永而言,七仙女就是他的全部。我无法想象七仙女离开后,变成二手货还带一个拖油瓶仍然一无所有的董永怎么活下去。七仙女拿自己的永生戏弄了董永的短暂,这是残酷极不人道的。

5、对渣男而言,吃不定老丈人,就不要他的好闺女。这是一条带血的教训。别看姑娘好,那没用,要看姑娘的父亲是不是没文化。没文化的老男人之女,坚决不能要,否则,到时候他弄死的不是他闺女,而是他的女婿。

17 周二 16:29

看到一篇简介阿富汗历史的文章,惯用的手法,相似的逻辑。看看初中历史课本,就知道这篇东西的成色了。阿富汗祖上也辉煌过。可后来陷入内战,稳定之后,英国殖民主义来

了。俄国人也来了。阿富汗与俄国人交好，本意是想与英国人合作，哪想到英国人反应过激，把国王给赶下台，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结果刺杀、反叛此起彼伏。英国人与各部落长开会谈判，结果，英国人的阿富汗总督被现场杀害，原来的傀儡也杀英国人。杀得英国人只剩一个医生逃了回去。于是英国开始报复，杀了很多阿富汗人。这仇就结下了。现如今的一切就是英国为代表的西方造成的恶果。

作者又一次抬出那句在地球某个区域十分正确的至理名言：落后就要挨打。以此来总结阿富汗惨遭殖民主义侵略的教训。

我当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我看到有200多人打赏，说明它是得人心的。又看留言，大致就知道是那些人在读。这些读者跟阿富汗人一样都充满了对西方人和西方文明的仇恨。文章达到了目的。

我忘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字，但出留言看，是一个专事经营公众号的人或小组则是无疑的。现在的人多少有点逆反心理，就是小粉红也不例外。于是，一种趋势就出现了：官方意识形态当然继续由胡锡进们“喂料”，这是主流，继续发扬。同时，也要把官方意识形态包装成民间的声音，以自媒体公众号的形式发出来，表明这是民众自己得出的结论，并非洗脑的结果。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因为它更具隐蔽性、更具欺骗性。

18 周三　09:14

国民党用阿富汗事件来恐吓，这看起来是一件分化民意的成功文宣。但从另一方面说，这迫使美国的战略模糊更快地转变为战略清晰。到那时，国民党怕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被吓到了！岛内惊言台海战争若爆发，美军是不是也说退就退？



打开好看视频



美军撤离喀布尔，岛内惊呼：若台海战争爆发，美军也说退...

说到“个体觉醒”，真真是任重道远啊。“个体觉醒”可以理解为“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你问每个人，他们都会说从会说“我”开始，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了。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觉醒。小孩第一次说“我”的时候，这个“我”是指他能触摸得到的那个肉身。“我要吃饭”的“我”，是指的“吃饭”的肉身。精神上的“我”，并没有被意识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所谓“自我意识”，仅是意识到自己肉身的存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灵魂)的存在。一进入言说，他们往往混淆二者的区别(并没真正理解二者的区别)。对肉身(me)的觉醒之所以不算真正的觉醒，是因为肉身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它把自己放进世界之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为世界是为它而存在；它把自己放进与万物的关系之中，让各种关系规定自己、约束自己、控制自己，进而成为维持这些关系的能动工具。

所以，潘老师生命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倡导“个体的觉醒”，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个体的觉醒”是在意识到肉身存在的基础上，意识到自己精神的存在。具体地说，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需求、冲动，同时也意识到别的个体的欲望、需求和冲动。更进一步，在承认所有个体都有欲望、需求和冲动的基础之上，懂得合作的重要性，懂得通过合作达到利益最大化。这一切，都只能预先在精神世界中谋划。倘若没有在精神上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则是不可能承认别的个体的存在，也不可能懂得合作的重要性。说到底，合作也是为了自己。

因此，“个体的觉醒”必须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我看来，“个体的觉醒”必然表现为“个体的独立”。所以，“独立”是一个极其重要概念。可以这样说，独立是人类一切文明的第一前提条件。“独立”是“自由”的基础，也是“平等”的基础，当然也是“博爱”的基础。五四以来，学人们喜谈“自由”、“平等”，偶尔也谈“博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两个字是禁忌)，就是不谈“独立”。五四时期，起先还讲“独立”，鲁迅“娜拉出走

后怎么办?”也是讲独立的意思。后来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后,“民主”与“科学”就压倒了一切。问题是,个体都没独立,哪来的民主与科学?再后来,救亡压倒了启蒙,文明化进程突然停滞了。

至今,我仍然认为,倡导“个体独立”是这个时代的责任。潘老师讲“个体的觉醒”,怎么才算个体真正觉醒了?个体独立就是个体觉醒的体现。

个体独立,首先就是要割断自己与世界万物的联系,从“关系之网”中脱身出来;其次是要承认别的个体也是独立的,也有合理合法的需求;再次,保卫自己的合理权利,同时也尊重别的个体的合理权利;最后,在长期的争斗、竞争中,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合作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是,长期生活在相互依附的社会中的人,有一种害怕独立的心理。一旦割断了相互依赖的脐带,只怕活都活不下去,哪里还有独立?

但是,这个坎必须要迈过去,不管其代价有多大。因为迈过这个“坎”,才能走上康庄大道,否则,世世代代都只能行走在荆棘遍地的羊肠小道上。任何民族都不能拒绝文明,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独立,意味着自己对自己负责,它意味着权利、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博爱(合作),当然,也意味着责任、意味着艰辛、意味着压力、意味着痛苦。但把得与失仔细衡量,追求独立还是值得的。

何况,独立的人,不会因世界的变化而悲喜,也不会因痛苦而改变自己顺波逐流。独立的人,有坚定信仰,内心强大。

相对于所谓的“新新人类”,相对于中国的“旧人”(没有独立的人),我呼唤一代“新人”的诞生。

18 周三 22:14

不管是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美国民主党政府都不值得信任。阿富汗政府军为什么放弃抵抗?就是因为拜登政府要把塔利班拉进来与现任政府组成联合政府。你反正都要把塔利班拉进来,我干吗要抵抗,做

无谓的流血牺牲?说什么贪腐,说什么欺骗,说什么柔弱,都是拜登的胡说乱语。想当初,是谁在与塔利班战斗?不正是现任政府的前身“北方联盟”吗?

18 周三 23:10

说了N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硬是关不进去。他们认为用权力把腐败分子弄死几个,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了。结果弄死腐败分子的权力还是在笼子外,没有被关进去。

“把资本关进笼子”,说到做到,一下子就“关进笼子”里了,哪怕股市血流成何。

全世界都在讲“把权力关进笼子”,只有一些奇葩国家才讲“把资本关进笼子”。为什么要把“资本关进笼子”?原因很简单,“资本”并不仅仅是资产、资金、资源,它其实是“人性”在自由世界的外化、物化。把“资本关进笼子”里,就是把“人性关进笼子”里。“人性”是最活跃的因素,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现在它被关进笼子里了,它还是最活跃的因素吗?它还能推动民族文明进步吗?这真是我中华民族的天大不幸啊:本该关进笼子的,没关;不该关进笼子的,反倒被关进去了。

19 周四 19:10

很多人对“精神世界”的理解各不相同,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为有欲念、思想等意识活动,就有精神世界。这是一种误解:这种理解只能说是“精神现象”,还不是“精神世界”。

什么是“精神世界”?顾名思义,它首先是一种精神现象,然后,它还是一个“世界”,即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场域,只是这个场域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有些迷信的人,以为精神现象可以离开人的大脑,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比如,就在此刻,在我屋子的某处有一个精神实体正在关注着我。这个问题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我个人倾向于不可能。精神现象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只能凭借物质现象表现出来。

大脑里的“场域”,更直白地说就是“空间”,当然是“虚拟的”。就像在现

实世界中的物理空间一样,大脑里的虚拟空间里也会存在许许多多“精神实体”,它们共同构成“精神世界”。没有精神实体就没有精神世界。这就像没有水池、假山、修竹、佳树和花草,不能构成林园一样。只是在精神世界中,这些水池、假山、修竹、佳树和花草变成了意念、词语、概念、知识和理论,等等。

我说不少人只有精神现象,没有精神世界,是因为在这些人的大脑中的虚拟世界里,几乎没有多少精神实体存在。就像若大一个花园只有稀稀疏疏几朵花一样。这时的“花园”因为花草过少而变得与荒野一样,就不再是花园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因精神实体过少而虚化为无。

有没有精神世界的存在,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层次上是一个人。更具体地说,这决定了他的见识、胸襟、气质和命运。一般人精神世界贫乏,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少数人精神世界丰富,即便他经济基础不好,他也会自信、自尊、自爱、自强,他自有种不同凡响的见识、胸襟、气质和命运。

如何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古人说得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前土的增长见闻,广交朋友;后者增长知识,结识历史名人。如此,你脑子里装的多了,精神实体多了,精神世界也就丰富了。

什么是精神实体呢?就是前文说过的意念、词语、概念、知识、理论等等。比如,你脑子里突然涌现“飞马”的意念,它就是一个精神实体。没有相关的经历或读到过相关的读物,你脑子里是不会有“飞马”这个意念出现的。再如,“弥姆”也是一个精神实体。但你没有读到过这个词语,你的精神世界是不会有这个精神实体的。

这就要说到读书的好处了。读书是增加精神实体,丰富精神世界最方便快捷的方法。通过读书,你脑子里会快速增大加量的精神实体:孔子、牟罕默德、琐罗亚斯德、棘轮效应、塔西陀陷阱……等等。当这些精神实体存在于你的大脑之中时,这就意味着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一个丰富精神世界的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可以暂时离开物质世界，栖居于精神世界中。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超越了物质的约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正在向神迈进。

20 周五 10:29

像马化腾那样表忠是没有用的。建议马化腾研究一下沈万三。沈万三没表过忠？南京城的护城墙是沈万三自觉自愿拿钱修的。可朱元璋还是把他杀了。为什么？事情明摆着：即便你拿了一部份钱财出来，可你家里还有那么多钱财，随时可以招兵买马，夺我江山，我能睡安稳觉？

要真想皇上放心，光靠表忠是不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杀，死后还可能以忠臣名义享尽哀荣。要是贪生怕死，让皇上睡不着，那没办法，只好赐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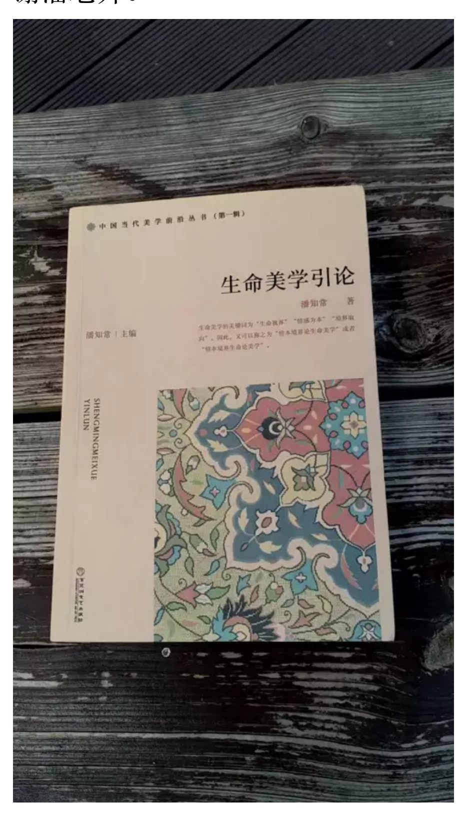
从汉代开始，皇上就特别担心有钱人。汉代早年十年生聚、十年生息，有钱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富可敌国，据说少数人甚至比皇上更有钱，这让刘家天子胆颤心惊。贾谊(?)出了个馊主意：卖官。皇上虚设官职，待价而沽，不但发了一本万利的大财，还把有钱人的钱袋子掏空了，让他们没资本造反了。虽然卖官最终葬送了汉朝，毕竟这种方法消灭有钱人比直接抢劫要文明多了。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历史尘埃之下掩盖着帝王对财富的恐惧。大家都穷，就招不了兵，买不了马，造不了反，天下就太平了。可惜这个度不好拿捏：一旦大家穷得添灰，活不下去了，他们就揭竿而起，要求换一个皇上了。——这又与"重农抑商"的初衷相悖。

对财富的恐惧导致对拥有财富的人的恐惧。你主动放弃财富也不行，仍会充满对你的恐惧。因为你放弃的财富已经打上了你的烙印，你对这些离开你的财富仍有神秘的控制力。要真正让皇上放心，沈万三必须死。

20 周五 17:24

刚刚收到潘老师赠送的新书了。谢谢潘老师。



20 周五 19:11

前几天才说借美军撤出阿富汗恐吓台湾被美抛弃，不是一场好的心理战。因为它迫使美国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果然，拜登亲自出来讲话，把台湾与日本、韩国和欧洲相提并论（仍有细微差别）。这个就没有任何转圜的空间了。感觉崴交部已经江郎才尽了，毫无智慧可言。

😁😁😁😁

22 周日 09:18

美国是否会衰落，这是一个伪问题，也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人故意制造的问题，目的在于混淆视听，混水摸鱼。“鱼”是什么？就是那控制一切无所不能的“权力”。

作为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量化数据的美国，也许是会衰落的。注意我说的是“也许”。就是说，一般而言，由于它较好的纠错机制，即便衰落，也会迅速崛起。它的发展路径大致是处于高位运行的振幅较小的正弦曲线。

更重要的是，“美国”二字早已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它更是一种人人心向往之的价值观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说，美国不会衰落，只会更強大。

为什么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人心向背”，就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们不一定喜欢美国，但一定会

喜欢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不然，你就无法理解像司马南那样的“两面人”：一方面骂美国，一方面又不惜被“夹头”也要到美国去“生活”。司马南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如此；国内如此，国外也是如此：人们都争先恐后到美国去“生活”。这就是人心所向。只要这种趋势不改变，美国就衰落不了，想衰落也不行。这就像大海一样，想干涸都不行，因为陆地上的水都争先恐后地流向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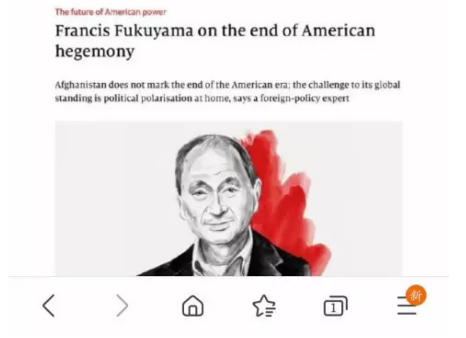
人心是试金石。不需要理性的思考，哪里生活得舒服，哪里生活得不舒服，身体知道，人性知道，人心当然也就知道。身体可以被控制，但人性无人控制得了，人心也无人控制得了。只要人性、人心进不了笼子，人类就还有希望，美国就不会衰落。



福山重磅发声：阿富汗不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更大挑战在美国内政

澎湃 政务：全球化智库CCG 2021-08-21 10:36

从阿富汗撤军并不是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国际地位面临的挑战是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一位对外政策专家如是说。



22 周日 10:30

昨天晚上，接到长辈的电话，催抓紧时间把《睿元公支谱》印制出来。不然，到九、十月份，怕要整个“萝卜插蜡”。

我有点吃惊，忙问为什么。他说今年是××年（没听清），民间传说是大灾之年，到九、十月份，恐怕还有更大灾难，不是瘟疫，就是战争。果真如

此，只怕到时印不了谱书。

不会吧？瘟疫已经够厉害了，GDP都被人家远远超过了，还不够惨吗？还有更猛的？甚至还有战乱？

我只有默默祈福上天：天佑族人，天佑百姓，天佑中华。

22 周日 16:21

不小心把刚刚写的朋友圈短文删除了，可惜。能找回来吗？

22 周日 21:36

再说信仰

潘老师说："极而言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距离信仰有多远，距离现代社会就有多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距离信仰有多近，距离现代社会就有多近。"（《生命美学引论》P56）这就是说，"信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

潘老师认为基督教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更进一步，基督教的核心是对终极价值/关怀的"信仰"。潘老师从基督教中剥离出"信仰"来，认为表面上是基督教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深入分析，其实"信仰"才是推动欧洲现代化的动力。这样的分离使"信仰"超越了宗教而成为无宗教社会或无神的时代的精神动力。这就为"信仰"在中国这样的无神的社会里扎根扫除了障碍。

在中国，可以说有信仰，也可以说无信仰。说有信仰，是因为中国人信仰"天地国亲师"（李泽厚语）。仔细分析这些"信仰"，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们都是"现世生活"中的存在，不具有超验性、无限性和神圣性；第二、这些信仰对象都具有世俗性、有限性和局限性。"国亲师"就不用说，就是"天地"也是自然形式的眼见的"天地"，是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是神，也没有神性；第三个特点是信仰对象多、杂、乱。同时信仰"天地国亲师"，求你不灵，我还可以求别的对象。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咋办？我还可以求"国"（即"君"，李泽厚改为"国"），求"政府"。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确"信仰"政府。如果政府也不灵，那还可以信仰"亲人"和"圣贤"（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太多，心想"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人，他会坚定信仰某个特定对象？才不会呢。经常变化或经常改变的信仰还是信仰吗？当然不是。所以，我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这就涉及到信仰的本质属性了。什么是信仰？就是对某个理念的绝对信任，以致把自己全部托付给它，为它而生，为它而死，为它负责一辈子。当然这个理念不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比如耶稣。人们之所以信仰耶稣，不是因为他是玛丽亚的儿子，一个世俗的传教士，而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化身)，他是神，唯一的至高神。也就是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价值/意义与终极关怀。当我们在说“终极”一词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不变”，不然，你怎么能说它是“终极的”？因此，信仰就是终生不变的坚守某种理念的精神。“稳定不变”是信仰的本质属性。

中国人是太善变了。圆滑、世故和变通是中国人经常自诩的好品质。这种品质形成中国人不讲原则、不讲规矩、不讲信用的坏性格。这就是缺乏信仰的恶果。

23 周一 16:17

在我看来，野蛮人太情绪化，而文明人又太理性化。前者很好理解，只要看看世界各地的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的行事方式就不难理解：对他们来说，因暴怒或恐惧等情绪而不计后果直接采取行动是唯一的行为方式。情绪=行动。

比较难于理解的是后者：文明人太过理性，几乎失去了感情。之所以是“文明人”，就是因为在漫长的相互交往的历史进程中，部份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就是“理性”。因此，这种控制能力越强，他们的理性能力就越强，也就越“文明”。以致于控制情绪的能力太强，完全把情绪压缩到最小值，使自己变成精于算计和权衡的机器人。这就叫“太理性”，失去了人性、也失去了血性。

奥巴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像机器人的总统。他的理性让他丧失了人性，成为最缺乏“温情”的虚伪总统。拜登也是如此。早前就奇怪阿富汗

撤军为啥搞的那么神秘：头天晚上还一切照旧，第二天天亮，整座军营人去楼空，什么都在，就人不在了。原来他们不但瞒着塔利班，也瞒着政府军。与政府军打了二十年交道，临走时道别都不说一声，可见“无情”到了何等程度。之所以“无情”，不仅仅是思维方式使然，也有各种算计在里面。整个美国都变得机器人化。只有理性的算计，没有人性/血性的牺牲，这样的机器人你敢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完全相信的：在一个时候，它可能基于同情给你某种承诺，很可能在另一个时候，因为精明的算计翻脸不认人。

川普就不是这样的总统。他绝对不是机器人。他也会算计，但在理性算计的背后，是他的人性在起决定作用：就算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也会下令做拼死一博。也就是说，川普是一位勇于牺牲的总统。你看他竟与金正恩会面，不怕被金正恩玩耍，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

被情绪情感主宰，那是野蛮人。就像小粉红一样，天天狂吠，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却伤不了别人一根毫毛，反弄得自己更生气、更暴躁、更战狼。

但是太过理性，以致失去了情感，失去了人性/血性，因害怕牺牲而一味忍让，那就不是人类，而是异类，是物类了。

真正的人，当然是理性的，生存下去是头等大事。但仅有理性，没有感情，那就不是人，是机器人。真正的人，一定愿意为自己为之付出了真情实感的人做出牺牲的。

再多说两句：在西方，古典社会的基督教培育了理性，进入十九世纪，理性已达巅峰；开始孕育反传统、反理性主义的现代主义；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又开始反现代主义，主张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这是一种新人性，一种新人类。我相信川普会回来，因为他是新人类的代表。

24 / 周二 12:29

拜登政府的美国，更像是被阉割了的太监。说话尖声细气，男不男，女不女。没东西硬起来或有东西却硬不起来，只好到处摔锅。

24 周二 12:42

突然有一个想法，面对令人彻底失望的教育与教学，想学《浮生六记》写写我童年生活的情景。非常怀念。非常怀念。你看看现在的孩子，两岁半就送进幼儿园，与父母的脐带还没断，就被迫离开父母，这能有正常健康的亲情吗？从进入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孩子们就进入了苦难的"奋斗历程"。童年时的"奋斗"不正好让孩子们成人之后放松自己尽情"享受人生"吗？儿时就已经"奋斗"了，长大之后还愿意"奋斗"吗？还愿意"创造"吗？儿时被摧残得气息奄奄，成为无灵魂的僵尸人，长大后还有精气神活得像个人样吗？

24 周二 20:17

一般而言，每个人在观察世界时，都是按照自己惯常的预设前提和思维方式进行的。比如，在谈到"衰落"时，中国人有一个预设前提：任何事物，有强盛，就必有衰落。这也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美国已经强盛两百多年了，现在进入了衰落期。

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其实是"循环论"在起作用。而"循环论"则是对经验世界的总结：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生老病死等等的循环，周而复始。有兴、有亡，所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循环论"消解了起点和终点的问题，所谓"无始无终"。它同时也消解了本质的问题：事物自生自灭，并没有决定它生与灭的原因。

经验论其实还停在现象的层面，是浅层次的想法。因为它与另一些经验是矛盾的：事物确确实实有一个起源、开始，也有一个结束、终点。新生事物不是旧事物的复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循环论"并不对。

如果跳出一人一事的具体性，从整体上来想：人类是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想想这一类问题，循环论就回答不了。

不过现在有种论调，认为地球上的文明已经反复出现多次了，所以，即使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也是"循环的"，所以，"循环论"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中国人仍然顽固坚持"循环论"。只要坚持"循环论"，就不会有进

步的观念，不会有终极原因/关怀的观念，当然也不会有信仰的观念。

虽然有人认为地球文明已经出现过多次，但这些文明是否是现今的“人类”创造的，却无法证实或证伪。因此，很难说这些“文明”是循环的。此其一。其二，如果人类文明是循环的，那地球也应该是循环的：地球已经生灭若干次了。但我们如何知道地球循环过？退一万步，就算地球循环过，我们现今的地球与前世的“地球”是同一个地球吗？同样的道理，地球上现今生活的人类及其文明，是前世“地球”上同一个人种及其文明吗？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人类可以把握的时段内，时间是线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总的趋势仍是线性的。在这个线性时段之内，事物是“有始有终”的，有起点，有起源，有终点，有归宿。它不是“循环论”的，而是“进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相信：明天比今天更好。

联系到美国的“衰落”问题，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会不会“衰落”，而是如何面对“衰落”：如果以“循环论”的观点只是“重复”之前的强盛，终不免“衰落”之命运；但若以“进化论”的观念“超越”之前的强盛，则每一次“衰落”不过是在更高起点崛起的机会。如此，美国的“衰落”其实是超越/跳出了“循环论”，变得更加强大罢了。

25 / 周三 20:10

东村有一恶霸，纠集二三泼皮，宣布该村所有土地皆为自己所有，他人无权种植庄稼。村民愕然，惶然，愤然。有几个胆大的斥道：东头良田为我祖传，世代为我所有。凭什么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恶霸一笑，指着二三泼皮道：如果你能从他们手中活下来，那田地当然就是你的了。二三泼皮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不一会儿，那人两脚一伸，死翘翘了。恶霸说：

还有哪些土地是你们的？只要是你们的，我就不要，你们全拿走。

恶霸的话说得仁至义尽，满口的仁义道德，圣人君子。可是每一个人都看见了村民被暴打致死。他们心知肚明，还敢说土地是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有田地，他们“自觉自愿”承

认自己没有一分田地。他们说: 那全是您的, 与我们无关。

恶霸得了这么多的田地, 就他那几个人当然种不完, 严重缺劳力。于是他对村民们说:

我看你们家徒四壁, 朝不保夕。一个个衣不蔽体, 面黄肌瘦, 我心痛啊。我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现在, 我宣布: 你们每个人将获得10亩田地, 只须将七成收入交到我的仓库里, 以备灾荒年赈饥。剩下三成收入足以保证你们过上幸福美好日子。

众人一听, 欢呼雀跃。一老者带头跪拜: 主上隆恩, 济民于危难之时, 无异再造。我等感激零涕, 永远忠诚。

恶霸喜形于色。乃说: 我心本就慈悲。原意是把多余之收成集中起来,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亦是为我父老乡亲着想。尔等既如此感恩戴德, 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那我也再施隆恩, 准予尔等只交五成收入, 自留五成, 生活再上一个台阶, 直奔小康而去。

众人听了, 感动的热泪盈眶。再造父母啊。是你给了我生命, 给了我希望。我们将誓死捍卫您的利益。谁要是与您做对, 就是与我们全体百姓做对。

恶霸一听, 也感动了。你们太善良了(想不到我这么拙劣的欺骗都相信), 就凭这一点, 我再减两成。你们只需交来三成, 七成留给你们自己。我想如此一来, 不要说小康生活早实现了, 大同社会也为期不远了。

众人一听, 一阵狂喜。他们跪拜恶霸, 山呼"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他们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感激之情了。每当这时, 他们最虔诚的表达就是"跪拜"。

他们完全忘记了这此田地本就是他们的, 是恶霸通过暴力胁迫从自己手里抢去的。

童年记学

我大概是1970年上半年进学读书吧。妈妈做了一个书包，我挂着书包上学的时候，被街上一个长辈看到了，他说：耶，要穿牛鼻子了哈。我吓了一跳，以为真要拿绳子从我鼻子上穿过。到了学校才知道不会穿鼻子。

新书发下来（有时大半学期都没有书，有一学期是用的老师油印的教材），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都很简单，之前妈妈就已经教过我了。我还记得，有一回，我在妈妈经常教我认字的一块生漆漆过的小茶盘上写了一个“主”字，说：去掉那一点，就是王梅的“王”字。把那一点移到这儿，就是玉米的“玉”字。妈妈听了楞在那儿好半天。我又写了一个“7”字，说这个“7”就点像一把锄头。

所以我读书十分轻松，几乎没“努力”过。到三年级时，向可义老师教我们，教室里有两个年级，后来才知道那是复式教学。向老师给高年级上班时，就叫我监督同学们做作业或读书。我前排坐着一位女生，叫孙宗秀。她的珠算学得不好，每次都转过身来抄我的答案。我故意把算盘珠子减一个或加一个。第二天作业本发下来，她的作业全错，我的作业全对。她就吼起来：老师不公平！她后来才晓得我做了手脚的。

那时我们开设了语文、算术课，还有体育科、写字课、美术课和音乐课，每周还有半天劳动课。

这些课程我都喜欢。语文和算术当然是主课，向老师都是在课堂上讲完，作业也在课堂上做完，偶尔会在下课后做作业。从来没听说过“家庭作业”，也从来没听说过“××不教作业”的说过。还是在净瓶寺完小读四年级时才第一次听说有“家庭作业”，才知道老师布置的作业竟有人“不交”。那时只有上午半天才上课，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上完之后放学，下午就不用来了。下午，我通常去捡柴。不捡柴就到河坝去整鱼或到同学家玩。

音乐课就是学唱歌，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哈瓦人民唱新歌》等等，美术课不是学画画，主要是写"美术字"。写字课有写小字，写大字。写大字就是写毛笔字。那时我的毛笔字还常常参观全校展览。向可义老师爱写魏碑体，我也学的像模像样。可惜从四年级开始一直到中师毕业，都没写过"大字"，我的毛笔字早就退化到不堪一睹了。

劳动课每周半天。这是最让我纠结的课。总的来说，劳动比听课自由、有趣，很喜欢。常常盼着上劳动课。但劳动太辛苦了，整得腰酸臂痛，很不舒服。学校老师带领学生开荒，把荒地里的树木、杂草清除，再大大大小小的石块搬走，一块地就平整好了。这就是我们班的实验地。那时候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深耕、密植。有一年我们在向可义老师带领下种出了一个蛮大的红薯。呈球形，比向可义老师厨房里那个铁罐还大。在全乡巡回展出几次之后，我最后看见它挂在向可义老师厨房的嗦哒钩上。

26 周四 21:05

二

学习很轻松。一是科目不多，而且象音乐、美术、写字、体育、劳动等课，其实很好玩，是每个学生急切盼望的，没有作业，根本没有压力。二是教学时间也少。每天上午8点到学校上课。有10分钟读报时间，那时叫"晨会"或"早会"。老师经常把报纸给我让我念。接下来是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到12点放学。下午两节课，一般在4点就放学回家了。也没有家庭作业。

现在回想起来，课间十分钟休息是非常有趣的。街小只有一座两层的土墙房子。房子前面坎下有半个蓝球场大小的坝子，也没体育设施，就是一个空坝子。体育课就在这儿上。从石梯上去走进学校大门，面前是一个过厅。左右各有一个教室，共有两个教室。过厅后面右角是一转角楼梯上二楼。二楼前面是教师办公室和寝室，后面是教师厨房和寝室。

重点是两个教室中间的过厅。这儿

是我们欢乐的天堂。下课铃声一响，两边教室的学生一下子涌出来，迅速挤满了过厅。这时通常有两种游戏。一种叫“斗鸡”。同学把一只脚盘起来，一只手搂着它，于是膝盖关节部份就形成一个“尖角”。用这个“尖角”去顶、撞别人，谁先拌倒或盘起来脚落到地上，谁就认输。其实，没人在乎输赢，同学们只在乎不断地去顶、撞别人。大家围成一个圈，看热闹，在嘻嘻哈哈之中，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迅速回到座位上，过厅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另一种是我最喜欢的。这叫“打飞机”。每一组需两人组合。一人背着另一人。背人的人把双手合在一起直直地伸在头前方。背上的人把自己的双手扣在伸出的两手上，四只手臂形成一个向前伸出的“武器”。再用这武器去攻击别的组合，把他们打散了，就赢了。有个同学叫王有兴，住吴家老房子。他年龄大，个子高，力气也大。我俩经常合作，爬在他背上，他背着我，横冲直撞，所向无敌。这让我非常得意，经常盼望快点下课，早点投入下次战斗。

有一年，街后大山上滚下两块巨石，恰好被小街背后的水田拦住了（否则，必将砸烂小街，我家首当其冲）。两块巨石在同一水田里，相距不过七八米。这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游戏场地。下课铃一响，我们就争先恐后跑去抢占阵地。石头很大，爬上去不容易。我的任务是在水田里用手掏稀泥巴，递给石头上的战士。他们就用这些泥巴扔向另一块石头上的“敌人”。双方用稀泥巴狂掷。有一回，一个“敌人”的一只眼睛被一团稀泥巴打个正着，那只眼睛蒙了厚厚一层稀泥巴（幸好没事）。另一次，一团稀泥巴端端正正封住一位同学的嘴巴，甚至都进了口腔，笑死我们了。后面，老师守在路边，再没人敢去了。

29 周日 16:33

随着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以无神论者的面目出现的。在马克思那一批人心中，上帝早就死了，神早就没有了，宗教早就退场了。马克思没有看出宗教的必然性，以为不过是统治者统治策略的一部份，是人为发明的统治工具。这种认识当然是肤浅的。

宗教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人类意识发展的结果。只要有意识活动的地方，就会有宗教，包括神和上帝。

既然宗教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那当然就随着统治者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一旦被消灭，他们用来“麻醉”人民的宗教自然也就分崩离析了。

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有一个隐而不彰的预设前提：人在世间的堕落，是需要被拯救的。资产阶级也有这一预设前提，只不过他们借助宗教的上帝（神）来拯救人。在马克思那里，上帝早已经死了，还能借助谁来拯救人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真要全靠“自己”，那就不需要“革命者”了。😁😁😁所以，《国际歌》中的这话是骗人的。马克思通过他的全部理论活动，为世人创造了一个新神，对，就是一个新的DOG，不知不觉地用来替代了资产阶级的DOG。这个新DOG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担负起了DOG的全部责任和历史使命。

与无产阶级相比，资产阶级除了带领市民和有产者向国王分权之外，它们从来没有自诩为先进阶级，也从来没有自许/自封什么人类责任和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所谓“经典作家”才以“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名义宣称无产阶级的种种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阶级并最终消灭自己；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等等等等。

一旦有了这些宏伟且远大的目标，它就必将凌驾于人的切身感受和利益之上，人就不在是目的，而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手段）。而那些具有钢铁一般意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像列宁、斯大林）就成为全体人民的DOG。

这是必然的。只要进入马克思的话语体系，就无处可逃。

30 周一 16:45

感情这东西就是同频共振。不在一个频段上，“磨合”一辈子，除了双方伤痕累累以外，就是……血肉模糊

了。因其血肉模糊而相互粘连,因其相互粘连而不可分离。因为一旦分离就会因相互撕扯而钻心疼痛。怕痛的人就不敢分离了,而不分离则双方都痛苦。这就是“围城悖论”:外面的人想冲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来又冲不出来。

只有“同频”的人,才会“共振”。有时候就一句话“共频”了,就产生了情感“共振”,于是一辈子也忘不掉。一开始是忘不了说那句话的人,后来是忘不了那句话。那句话不一定是肉麻的“I LOVE YOU!”,很可能是一句很平常很不起眼的话,比如:“为什么一定要他请客呢?”只要那句话说到了人家的心坎里,产生了“维护自己”的感受,情感就会“同频共振”,就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变化,荷尔蒙激素就会升高。

30 周一 19:41

魔鬼之所以该死,是因为它恶贯满盈,坏透了。但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上帝知道魔鬼的漫骂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尊严,便让魔鬼在人世肆意妄为,宰杀自己的子民,让子民生活在邪恶之中。

31 周二 10:30

一个人是否冥顽不化、刚愎自用,是否值得交往,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只须看他是否愿意倾听别人。愿意安静地甚至虚心地倾听别人的意见或倾诉,并怀有同理心,能尊重、理解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值得交往的人。那些只顾自己说,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对别人说话不理睬、不倾听、心不在焉的人,绝不是什么好人。他们以自己为中心,以为别人都该听他们说,围着他们转。这种人不是什么好鸟,不值得交往,不惹也罢。

31 周二 12:09

童年记学

三

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是无私的,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目的的。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个装水剂注射用药的小纸盒子的背面写了一句下流话:×××来日批。很快就忘了这事,把盒子送给了青树嘴一个高年级同学。他看到那句话之后立即就向向可义老师告了。我吓得要死,仿佛

天要塌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向老师如何处置我，心里焦灼不安。那天，向老师喊我到教师办公室，吩咐我抄批判专栏的文章。然后开始寻问纸盒的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答的，糊里糊涂就过去了。等我抄完，向老师说：吓着了吧?你学了语文，就应该用语文去写好的东西，像你抄的这些“梁效”文章。再不许写那样下流的话了。写份检讨书吧。我交了检讨书，以为还要在大会上念，那就羞死人了，结果没事。

小学毕业，没能推荐上读初中，只好到开县麻柳乡中心校读书。结果，坏事变成好事，我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年半初中生活。我的班主任李恢绪老师待我就像亲生儿子。我就睡在他寝室外的大房间里，他常叫我帮他批改作业。有一年他一位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要去进修，无老师上课，李老师就叫我去代了一个月的课。李老师让数学课时，经常问：向杰，听懂没有?我若回答听懂了，他就不再讲了；我若回答没懂，他又反复讲，直到我听懂为止——仿佛是为我一人讲课。那时，我特爱读书，他见我看《西游记》，笑着说：那是毒草，别中毒哦。有一天在回寝室的楼梯上见我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他说：向杰，将来你要写一本书让我看看。突然间，我才明白原来书是人写的；我将来还能写书。从那时起，我就幻想着将来写一本让李老师看看。其他老师也很喜欢我：女教师皮老师有一回让我穿上新疆民族服装站到校门口迎接上级来检查工作。向可春老师经常带我打篮球，听他拉小提琴；77年上半年开学期运动会，向可春老师让我指挥开幕式。他们都在有意栽培我。可惜，初中最后半年，母亲听信了龙观中心校校长向炳章的话，说开县与宣汉不是一个专区，将来升学、工作都不方便，还是转学回来读好。于是母亲就不让我到麻柳中心校去读书。李恢绪老师在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来到我家给母亲做工作，母亲没同意。第二天我默送李老师回家，师生俩一句话也没说。几天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信中说：愿我俩的友谊定像那悬崖上之青松——万古长青。我一下热泪滚滚。我发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定要配得上李老师的厚爱。

我一生遇到很多好老师。高中时唐

全兴、汤世杰、韦先华等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中师时,杨开元、余清泉、尧正中等老师格外器重我,后来读大学时,陈主任、叶琳、苏志宏、丁瑞根等等老师关心我的前途。

初中时,也有一个老师对我很特别。他是东安乡人,姓向,忘了名字。初中最后一学期,我从麻柳中心校转到我家街后的农中(就是我发蒙读小学的学校,这时改名为"农中")读书。读了没多久,为了提高升学率,又集中到中心校(就是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地方)读书。有天晚上,我从铺里坐起来拿毛巾包住头部防蚊子咬。被该老师发现,说我破坏纪律,把我带到学校内操场的正殿大厅里训斥。我望着夜空里的繁空,走下正殿。该老师觉得自己被轻视了,大怒又大吼,结果,全校师生都吵醒了。大家认为这事严重,必须开除。教我语文的唐全兴老师考虑到学校升学率的问题,不赞成开除。大家只好退一步,要我在学生大会上作出深刻检讨。后来我不负众望,以昆池中学第一名的成绩入读高中。

我想强调一遍:那时的师生关系很单纯,只有情谊,没有利益。不像现在这个样子:教师盯着学生的荷包;学生算计老师的知识。"世风"本不会"下",是"世风"不得不"下"也。

31 / 周二 16:47

一般人性常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也符合经济原则,甚至与奥卡姆剃刀原则也是相符的。宇宙都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运行。

但是,人类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它遵循相反的原则: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因为"多一事",才有搞头;因为"多一事",才证明自己掌握了一切,把地球甚至宇宙"管起来了";因为"多一事",才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和合法性。不用说,你一下子就猜到了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集(极)权主义者。地球上,只有集(极)权主义者这种动物,才喜欢无事找事,无是生非,才喜欢折腾,拆西墙补东墙,拆了东墙又补西墙;才喜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一方面控制一切资源、控制一切人事;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的折腾、摆弄和运动,证明他们的控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还

有一个方面也不能忽视: 集(极)权主义者通过不断的折腾体验到自己的强大, 进而更加崇信自己, 把自己当成神了。这种感觉很容易上瘾, 一上瘾, 这世界就永无宁日了: 为了体验到这种感觉, 他们会不停地"瞎折腾"。

没有一个专制政权是不折腾的。不折腾, 他们就没有存在感; 没有存在感, 就没有合法性。必须折腾, 往死里折腾。

31 周二 17:00

有一个早晨, 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 从此脚步就轻盈了。
——泰戈尔《飞鸟集》

我们这个民族"扔"不了"所有的昨天", 连一个"昨天"都扔不了。步脚如何轻盈?

31 周二 20:44

童年记学

四

要从知识占有量和教学方法的先进性看, 那时的老师是不及现在的老师的。但要从对学生爱护的深度和方法的艺术性来看, 现在的老师远不及那时的老师。

小学三年级时, 向可义老师还教我们写毛笔字。他写的毛笔字是魏碑体, 其字形笔画介于汉隶和唐楷之间, 我们也学这字体。我学的最像, 所以, 经常被向可义老师叫去为公社和学校抄写大批判专栏文章。向可义老师还教我们美术课, 他有一本横翻的长方形美术字书。各种美术字体都有。有一回我竟然借回家通宵达旦地画。我那时最喜欢的是立体字。先写好几个字, 再从某一点出发向这几个字的每个转折点画一条线。用铅笔填上颜色, 就是立体美术字。很好玩。有时上数学、语文课, 也悄悄画。

那个时候, 向老师经常说不许做小动作, 不许打瞌睡, 不许东张西望, 但其实并不严格。因为是复式教学, 常常也管不了那么多。我在课堂上最爱玩的游戏是拿一枚5分硬币放在一张作业本纸下面, 再用铅笔在纸上面一阵乱涂, 很快, 一枚5分硬币就画出来了。我对此很着迷, 想不通道理, 便

一遍一遍地画，天天画，画了几个本子，也没整明白。

小学五年级时，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田老师。他也是东安人，忘了他名字。据说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立过功，就安排在龙观中心校教书。教我们的时候，他是学校副校长（我不知道他是否一直是副校长）。田校长有次念到π的值时，念成了“三点一十四”。我马上站起来说：田校长，念错了，不是三点一十四，是三点一四。中间没有那个十。田校长有点尴尬，不过也没说什么。不久，他在讲效率问题时，绕来绕去，把自己也绕昏了，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很为他着急，想为他解围，就站起来说：田校长，是这样的：先算出一台拖拉机一小时耕田多少亩，再算五台拖拉机三小时耕田多少亩。然后走到黑板前写下计算步骤。田校长夸了几句，也没说什么（据说我没能推荐读初中，与此有关。我只不信）。

读初中的时候，李恢绪老师是民师，他教的班是所谓的“民师班”。“民师班”的所有课都是他一人上。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历史、地理，除了体育课外，全是李老师一人上。从上午第一节课到下午放学，李老师没休息过。上数学课时，他似乎只关心我听懂没有。这让我多少有点欠疚。学提取公因素的时候，一个数要在原位变为“1”。很久都没有想通，后来突然想明白了：“1”乘任何数都还是这个数，所以，$ab+a=a(b+1)$。从此，我就开窍了，很多问题也就整懂了。

但有些题型并没有见到过。我转学回到农中参加第一次考试的时候，遇到了一道代数题，竟然不懂是啥意思：当$a=5$、$b=0$时，代数式$a^2+3ab=?$这类题只需把a、b的值代进去计算就OK了，但因为没有见到过，理解不了这题的意思，就不知如何计算。

李老师教我们（无机）化学，我学得很好。他特别强调“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这两组概念。什么是“纯净物”、“化合物”和“混合物”等等概念也讲得清清楚楚。化学方程式如何配平衡，他也讲的通俗易懂。他要求我背熟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我至今还可以横背和竖背（已背不完整）。我初

中的化学学得一点不差，全是李恢绪老师教授有方。可是到了高中，碰到李老师教化学，无机化学部份还没啥，有机化学部份就整惨了：那些字十分怪异，我至今都不认识，可想当时我学得怎样！李老师从不教认那些字（他可能认为那是语文老师的事，可是语文课本中根本没有那些字），我字都认不得，如何去学那些更复杂的分子式？

其实，那时老师教书就本着自然本性教书，并不怎么在教法上去花心思。教书有无成效，一个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像李恢绪老师那样问一问：听懂了没有？这才是教学的硬道理。现在搞很多花架子，用了什么电教设备？用了什么教学方式？课堂结构合不合理？板书规范不规范？这些东西全是花架子，好看，不中用。

31 周二 23:27

劫持

玫瑰花并不知道
她的白马王子
不过是淫魔的化身
它以爱的名义
劫持了自己

玫瑰花献出了全部的爱
她不知道 她的爱
再次成全了淫魔的生命
让它焕发出新的光辉
劫持下一朵
稚嫩的玫瑰花

当劫持化装为爱
玫瑰花所有的武装
顷刻解除
脸上幻出红晕
只有献媚的红妆



09

SEPTEMBER

2021

01 周三 18:21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说危险之至。最可怕的是：明明是“盲人”，却自以为是“明察秋毫”的“鹰眼人”。没文化不可怕，就怕文盲掌了大权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在暴力的威胁之下，所有精神正常的人也都反常地承认文盲颟顸意识的英明正确。拜登的日子不多了。

02 周四 18:18

童年记趣

我的童年充满了许多乐趣。这些乐趣都与学习无关，与学校无关，也与老师无关，甚至与家长也没关系。换句话说，这是自找的。小孩子自找乐趣应该是天性，不需要教，也不需要学。在玩耍中成长，心身才会自然健康。任何外在的约束，就像压在野草嫩芽之上的石头，野草只好“旁逸斜出”，变态了。

最初的乐子是到猪屎河沟扳螃蟹。我们小街的尾巴上有一条小溪。小溪从高山上流下，形成一条不算高的瀑布，再流经四五十米的乱石沟，冲下悬崖，流进大河。

我的乐园就是从上面的瀑布到流下悬崖这一段小溪。螃蟹都躲在水中石头缝里。石头太大，搬不动，便伸手进石缝里去摸。我胆小，又被夹过，一般是不会去摸的。上面瀑布的地方，石头小，我便常到那儿去扳螃蟹，有时能扳到一小碗。回家去掉螃蟹的壳与内脏，用小铁勺放了油在火上慢慢炸。其实也没啥吃的，就爱去扳。

有一种螃蟹是不能吃的。它的背壳是软的。这种螃蟹据说是被雷打了的。母螃蟹也不能吃。如果螃蟹的肚脐是呈半圆的就是母螃蟹。她的肚脐里常常有许许多多像米粒一样的小螃蟹，它们重重叠叠，垒起一堆。这些小螃蟹掉进水里，很快就不见了。

这条小溪还有另一个面孔。每到冬天，那瀑布就变成了冰棱柱。一街的孩子都到那儿去玩冰块。有时弄的满街都是碎冰块。我最喜欢寻找一块晶莹透明没有杂质的冰块，再掐一段稻草梗或麦梗，在冰块上慢慢地

吹，吹出一个小圆洞，用麻绳穿了，提在手里满街跑。

那条短短的小溪固然给我很多乐趣，但与山脚下的小河相比，就逊色多了。我们小街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往上爬，山顶就是李子坪；往下走，山脚是一条小河。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它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这条河上段，叫渠家河坝；下段，叫罗家河坝。唯独小街正对着的那段，不知名。与罗家河坝相邻的凸去山包上是公社粮站，粮站外边是十数米高的断崖，下面就是大河。沿着断崖边下一坡梯子，就到河边，正好对岸的大山挡位大河的去路，它拐一个弯就流进罗家河坝去了。在拐弯的地方，因为长年累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大水潭，叫龙潭。据说龙潭里有龙，在一个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的夜晚，有人看见一条长龙从龙潭里飞出来，不见了。有人也大着胆子测过龙潭的深度。据说十二皮篾挑都没有探到底，那是很深很深，深不可测了。

我的童年与这条河密不可分。冬天的时候，水少，又冷，耍的时候少些，但每周至少要到河里洗两次衣服。我们家姊妹多，妈妈要守商店，她在家里洗了一遍，就叫我把衣服背到河里去“透”干净。所谓“透”干净，就是把打了肥皂的衣服反复揉过之后，在河水反复荡、提、揉、拧，直到把污水清洗掉为止。每次洗衣服，虽然河里的霜风更加刺骨，却仍旧窒息不了对小河、流水、石头和对岸的大山、悬崖、草木以及小水电站、来往的路人的好奇心。

大年一过，就盼着三月三。三月三，蛇虫蚂蚁往外钻，而我们就可以到河里洗澡钻进水里。通常都是街上的大孩子带头扳澡，妈妈严禁下河扳澡，但她哪里管得到。实在不行，就背个背兜，说去捡柴，就下河扳澡去了，天黑的时候，随便捡点水打柴，背在背上摇一摇的，就回去了。

龙潭太深了，不敢到那里扳澡，就到往渠家河坝方向的一个小一点的水潭扳澡。那地方有一道从大山上延伸至河边的山梁。左右两条小河在这里汇成一条河。左边那条河上段就是渠家河坝。这个小水潭就在这道山梁左边，最深处大概有一人深

吧。水潭旁山边,有一层一层的台面,我们脱了衣服就从那里入手。那心情是欢喜的不得了,尤其是伙伴多的时候。一开始,水有点凉,游了三五个来回,不觉凉了。也不知是谁挑起来的,突然间一道水墙迎面而来,劈头盖面淋了个透湿,于是,便一掌回击过去,一道水墙也扑过去。大家乱七八遭地打起水仗。这是最好玩的游戏。我曾经研究过如何打水仗。一开始,我用手打水,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水打到对方身上。只好用双手从水里往对方身上洒。这种方法很不好,洒在对方身的水不仅少,而且也毫力道。后来发现:将手掌尽量竖立起来,用手掌的下部在水面上用力往前推,一道水柱就急射而去,打在对方身上,很容易被击倒。我用这种方法能将比我大的同伴击倒。心里十分得意。后来就发现,手掌入水的深浅相当重要。浅了,没水击出;深了,又击不出水,都没什么威胁。只有入水深度在半掌时,才是最好的。如果力道、方向掌握得好的,击出去两三米远不成问题,且成让对方站立不稳。【接前】

02 周四 18:19

【接后】有时洗着洗着,就有大人带了渔网或鱼糖精到河里来整鱼。我们光胯零裆地立即跟上去,他们到哪儿我们就跟到那儿。一是看他们整鱼;二是捡鱼。他们倒鱼糖精的话,河里大大小小的鱼都被毒死,几个大人是捡不完的,这就给我们小孩机会了。有一回罗武扬捡了一条大鱼,起码有一斤。

更有趣的,是我们自己去整鱼。约上几个伙伴,选好鱼多的地方,就可以下手了。整鱼有许多方法:钓鱼、摸鱼、砸鱼、炸鱼、网鱼、毒鱼。其中,毒鱼(闹鱼)又有三种方法:一是用鱼糖精;二是用生石灰;三是用苦葛藤或麻柳叶。我们常用苦葛藤毒鱼。大概是因为苦葛藤毒性太小,所以要先阻断上游的水,尽量减少潭里的水。等到这些事做好了,就将苦葛藤和根和着沙石一起砸碎,再将被砸溶的苦葛藤和根抱进潭里反复地荡。不一会儿,鱼就窜出来开始"翻白"。我们就一条一条地抓。等到没有鱼抓的时候,就上岸分鱼。先分出大、中、小鱼,再一人面前放一条大

鱼，至到分完。倘若不够，就用两条中等的鱼代替。用同样的方法分完所有的鱼。大家没有意见，觉得很公平。

03 周五 14:30

我可以猜测孟某某是不想被救的。理由有两个：1、以一国之力持续解救一家私人公司的财务官，细思极恐；2、孟女出庭和生活中的安保级别相当高。她在防谁？

04 周六 00:17

童年记趣

二

我的童年，有趣的事太多了。就比如说游戏，比起现在的孩子玩的电子游戏更加接近孩子的本性，也更自然。

我们小街不宽，大人一步就可以从街这边跨到街那边。两边的屋檐大概相距就两米远。一只蜘蛛借助风力就可以轻松爬对面屋檐上。所以，我们在小街上跑来跑去的时候，头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蜘蛛看着我们。它们编织了网，网罗许多飞虫。

夏天的时候，坐在街荫，望着一群一群的红蜻蜓，逮住它们的冲动异常强烈。但蜻蜓非常机敏，抓住它的时候很少。有一回，一只蜻蜓突然撞上蜘蛛网，它扑腾了几下，结果把翅膀全给粘住了，动弹不得，蜘蛛迅速扑上去，那蜻蜓不久就成了一只空壳，被蜘蛛踢下网来。这事启发了我（也可能是别人教的）。我用篾挑挽个圈，再把这个竹圈绑在长长的竹竿上，把一街的蜘蛛网都网在那竹圈上。这就是我抓蜻蜓的利器。到傍晚的时候，各种蜻蜓在小街上空飞来飞去，像在跳舞，我把竹竿突然伸上去，就会有蜻蜓撞到网上。抓住一只蜻蜓就兴奋的不得了。大白天，看到花草上有一只蜻蜓，就拿竹圈网悄悄靠近，突然一拍，十拿九稳，又抓住了。夏天刚黑的时候，有不少檐老鼠（蝙蝠）飞来飞去，我拿这竹竿去网。檐老鼠比蜻蜓更机敏，偶尔也有抓到的时候。这些小动物抓住之后，也玩不了多久，往往都是被残忍地肢解了的。

我那时特别害怕毛绒绒、胖嘟嘟的小虫子。像蜘蛛，我就不敢捉。但我仔细观察过蜘蛛织网。我常常想：我

们家屋檐上的蜘蛛是怎么把网丝粘到街对面屋檐上的?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借助风力。原来,蜘蛛把丝在屋檐上粘牢之后,就吊下来,风一吹,它在空中荡来荡去,某个时候刚好荡到对岸房屋上去了。它便爬到屋檐上,用脚把刚吐出的新丝牢牢粘瓦片上。这样,两边的桥就搭好了,它顺着这条过街丝路回去,又在不同地方粘牢吐丝,很快,扇形的主干就搭建好了。然后,它从中心开始绕圈,一圈一圈往外绕,最多半个小时就织好一张网。另一个办法就是它吊下来之后,从小街爬过去,爬到对面的房子上一直到屋檐上,再织网。这可是我的独立观察,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我除了讨厌蜘蛛,还讨厌毛虫。主要是毛虫有毛,加上它的蠕动十分恶心,看到它,不是一脚将它踩死,就躲得远远的。有一回在二姑家放牛,看到一篷马桑树叶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排满了毛虫,吓得我双腿发软,挪不动脚。那情景一想起就觉得恐怖。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害怕虫子的人。但有一种昆虫我不怕。我叫它"绿绿虫",现在想来,它或许就是金龟子。全身呈绿色,甲壳下面有一对翅膀,可以飞。那时,小街尾巴上有一株柳树。猪屎坝路边还有一棵。小街上头供销社地坝外边有一排柳树。这些柳树上往往爬满了"绿绿虫"。有时,它们一堆一堆地爬在柳树关节处。我悄悄爬上去,一抓一大把。用细线套住"绿绿虫"的后腿,让它飞,它当然飞不出我的手掌心,因为我捏着细线的另一头。它只能围着我绕圈子。一圈一圈地飞,总想逃脱,又逃不脱,最后飞累了,不飞了,就吊在细线上。可那时我没有想到它飞不动,还强迫它飞,捏着细线不停地舞圈子,希望它飞起来。可怜"绿绿虫"飞不起来了,它死了。有时没死,勉强能爬,我们就把它的腿一条一条地扯断,看它还能不能爬。再不就把它翅膀扯掉一边,留一边,看它还能不能飞。哎,玩到最后,没有一只"绿绿虫"不是被玩死了的。

还有"公阿子",读过书的人叫它"知了",学名叫"蝉"。这东西叫起来很吵人,尤其是夏秋之交,那叫声听起来十分凄惨。我们找到它,就用手去

“蒙”。抓到它也像玩“绿绿虫”一样，最终都是玩死了的。还有春天耕地时出土里钻出来的一种虫子，好像叫“土狗”，一见光，它就到处乱跑。这种虫子没什么可玩的。【接前】

04 / 周六 00:18

【接后】真正好玩的是一种叫“竹角蜂”的虫子，它经常爬在新生的竹子上。它的头乌黑发亮，有一根很硬的刺(也不算刺，因为不尖锐)。它用这“刺”钻那新竹，对竹子来说，它是害虫。我们小街周围没什么竹子，有竹子也没见竹角蜂。外公到我们家来耍，总会捉一只竹角蜂，用楠竹小枝穿在它的一条腿里，给我玩。我拿着小竹枝，看那竹角蜂不停地飞，“嗡嗡”地响，可是却没有飞出一厘米，因为它被穿在小竹枝上，只能在竹枝上飞。这比“绿绿虫”可怜。“绿绿虫”还可以绕着我飞圈圈，而竹角蜂只能在我手里的小竹枝上扇动翅膀拼命飞却一厘米都飞不了。如果玩腻了，或玩死了，还可以像弄螃蟹一样，去掉它的甲壳、翅膀、腿脚和腹部，留下胸部用油炸了吃。有点香。

说到油炸虫子，我又想起了油炸“蜂儿”的事。那时候，在岩边、坎下或树上，甚至屋檐下，经常发现蜂窝。把蜂窝摘下来，里面有许多幼蜂，用针把它们一个一个挑出来，有时会挑一小碗。再用青油炸了它们，是很好吃的一道菜。这是唯一获得妈妈同意可以上饭桌的虫子。

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说。那时我们家后面住着一户向姓人家。家里有三个小孩，一个老太婆。有天老太婆发现茅屋屋梁上有一个蜂窝。她决心除掉。用竿子掇的话，蜂子飞出来会蜇人。于是，她在竿子的顶端梆了一团稻草，点燃之后，伸上去烧那蜂窝。可想而知，蜂窝是被烧掉了，她那茅屋也被烧得精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真实不虚。也这是我童年时经历的最荒诞的事。

04 / 周六 13:09

是不是在地震?

04 / 周六 22:32

童年记趣

三

其实，在儿童的眼里心里，只要是自

动自觉去做的那些事都是有趣的事，而被迫去做的那些事，就不是趣事，甚至是令人痛苦、讨厌的事。

那时，我比较讨厌的一件事就是捡柴。放学放得早，又没有家庭作业，我们家又是所谓的“非农户”，没有农活可以做，下午就“无所事事”。再加上我们主要烧柴，烧煤要等有人从开县的高桥那边挑过来才能买，一斤煤大概两三分钱，一挑煤百拾来斤，也就四五块钱。但是很难碰到有人挑来买。所以，平时只能烧柴。我的任务就是捡柴。每天放学回来，只要没下雨，妈妈就又哄又吓又打的要我去捡柴。这让我形成了习惯：在放学的路上就开始思考：1、约哪个一起去捡柴？2、在哪儿捡柴？3、带什么工具去捡柴？这三个问题无形之中形成一种压力，压在心坎上很郁闷。这是我儿童时代唯一影响我情绪的事情。

之所以觉得有压力，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是非农户，自然没有土地也没有“自留山”，因此，你捡任何一根小棍子都是偷盗集体财产，任何一位农民都有权没收你捡柴的背兜、弯刀（镰刀或抓篓）、绳子等等。虽然说也没人会当真来没收，但他们经常辱骂、威吓，还是让我害怕不已。

但捡柴过程却是令人难忘的。所谓的“柴”，有几种：冬天就上山捡干柴（枯死的树枝）；春天就砍马桑树，回来用二锤砸破晾干；夏天和秋天最忙碌：一是捞桐梓叶，二是割玉米桔杆，三是枯死的野草。

多数时候约不到伴，我就哄大妹妹陪我。有一回两姊妹来到窝笋岩湾，开始捞桐梓树叶。我在前面捞，街头另一女孩就在我后面捞。她把我捞的桐梓叶捞去了。我当然不干，就吵起来，结果我吵不过她，两姊妹只好哭着背个空背兜回家了。

有一回，我们俩姊妹在“阳家寨”后面砍了许多玉米桔杆，没有背完，第二天一大早又去背。阳家寨喂了一条狗，很凶。我们回家的时候，它发现了我们，“汪汪”的就扑上来。吓得我们两姊妹双腿发软，跑不动。慌乱中，我一下摔倒在地，幸好有那一背兜桔杆挡住，不然肯定要被狗咬伤。

我爬过最陡最高的山岩。现在有时梦中还能重现那些情景。杨正明住在我家对面，大我几岁，也是非农户。有一回我们约好去捡干柴，就是到大山里去找那些枯死的树枝。各人背了背兜，拿了长把弯刀，就往"杨家湾"去。"杨家湾"中间是一坡草地，长满野草、藤蔓和㯴木，两边是从李子坪延伸下来的山脊，很陡，很险，各种杂树很密。我们的目标就是左边那道山梁。原来山坡上根本没有路，杨正明拿弯刀在前面开路，费了好半天，我们才爬到半坡上，然后向左爬上山梁。首先遇到一个小坎，爬上才知道一块巨石横在面前。巨石左右都是悬崖，只有底部有一小洞，恰能容身。杨正明人大些，叫我先钻过去，我钻进去就被卡住了：往前爬不行，往后退也不行。洞里很黑，我心里很急、很怕，汗水湿透了衣服，挣扎了半天，还是不行。杨正明也吓着了，又帮不上忙，干着急。也不知困了多久，终于把身边一块小石头弄松了，再缩着身子终于钻出去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了。这次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因为至今还梦见钻洞被卡的情景。那地点的确柴很多，后来，我俩常到那儿去捡柴。有一回终于被河对面的人发现了，他扯开嗓子大声吼：有人偷柴哟——，把弯刀没收了！把他背兜砍了！我们俩急忙藏起来，没动静才出来。

还有一次经历也很危险。我看到一个半岩（崖）上有一段枯根。就从侧边慢慢移过去。一开始是面朝山体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变成背靠山体，面朝悬崖。双手紧抓住岩石，才靠近那段枯根，就感觉不对劲：原来这山石是一种风化了的红石骨粒。不动它，它看起来是石头，但一碰，它就垮了，成为胡豆大小的石粒儿。我感觉双脚踩的地方在往下移（簔），双手抓不住石头，整个人似乎要往前倒扑下悬崖。那一刻我吓得要死，觉得马上就会摔下去。好在我稳住了自己，慢慢地退了回去。这事对我刺激也很大。但实际上悬崖并不高，是摔不死的。

我捡柴最远走到七大队那山上。那是往渠家河坝那条河往里走，少说也有十里远吧。我记得约了"七娃"（戴奶子的孙子）去捡柴。商量了半天，不知道到哪里捡。只好说边走边看吧。不知不觉就走到龙观七大队那

深沟沟里去了。也没什么柴可捡，胡乱在河沟里捡了些“水捞柴”，就回家了。半路上，天就黑了。

我们家是木板房，厨房上面的楼上堆着我和妹妹捡的柴。大部份是玉米桔杆和桐梓叶，少部份是干柴。一直到堆到屋顶的瓦片。现在想，真危险，万一有一点火星，一条街都得烧光。

我从没割过猪草。我们家不喂猪。其实割猪草学到的植物知识应该更多些。

捡柴是一种压力，但这种压力是生活的必须。不然你哪来的生存技能？

08 周三 23:43

童年记趣

四

那时候除了捡柴，也有很多玩耍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约同伴们玩游戏。

有种游戏叫摸国，是一种不限人数的游戏，我却从没有玩过。玩得比较多的是“跳房”。在小街的石坝上用粉笔画些方格，各人拿一个比手掌还小点的木块（其它什么东西也行）丢进方格里，然后，用单脚（另一只脚吊起不用）跳进方格里地木块踢出来，人再跳出来。这种游戏玩的方法很多，需要临时约定。最一般的方法就是从近到远丢木块，然后一格一格把木块踢出来。木块压线、越过一格、出方格时你跳的距离没有超过木块的位置，都算违规，换对方来。谁最先跳完所有的方格，谁赢。也有逆着跳的玩法：把木块从最近的方格一格一格地往前踢，再从最远处踢回来。

我们小街大概在七十年代初就有电灯了，虽然昏暗，毕业不怕风吹，所以，晚上我们也可以玩游戏。一是“藏猫”。街上的孩子都来的话，有十多个。我们家旁边有一口干水缸，以前有水的时候，街上不少人到这儿挑水，后来我家屋后那家人为了自己吃水方便，就在他家旁边挖了一个水坑，水缸里从此就没有水了。干水缸正是藏猫的地方，可惜大家都知道，后来就没人往里躲了。水缸下面有个出水道。那里面又黑又脏又可

怕,可为了不让人抓住,我也往里钻。他们明明晓得我在里面,也不敢进来抓我。

还有一种游戏叫丢手绢。这个大家都玩过,就不多说了。比较刺激的还是打仗的游戏。看了电影《打击侵略者》,就学里面的志愿军头上戴个树叶编的草帽。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到上头供销社坝子上,把坝子外的柳树枝扳来做成草帽戴在头上,埋伏在路边的胡豆地里,向向我们冲过来的"敌人"扔沙子。有一回我与一伙伴埋伏在莴笋岩坎上的胡豆苗中,坎下就是大路。两个赶场的农民正好经过,我们就扔沙子。他们一开始很生气,东张西望,以为有人戏耍他们。没看到人后,又继续走。我们抓住时会又扔沙子。他停下来,到处张望,然后又对望一眼,说:啥东西?有鬼?吓的飞身就跑了。惹得我们俩哈哈大笑。

在净瓶寺中心校读小学的时候,要走十余里山路。青树嘴过小溪(那时还没有桥)之后不远,开始爬山。爬到半山腰再横着山腰走。在爬山的半路上,有一个开放型的山洞,上面的石壁上有一个小圆洞,有碗口那么大。每次放学走到那儿,我们都要用小石籽儿往那小圆洞里投,称之为"打儿洞"。我忘了为什么称为"打儿洞",大概与某个同学有关。我们在用石籽投洞之前,要大声地祈祷。有个同学大声说:如果我投进了洞里,我将来结婚了就生一个儿子。另一个高年级的同学立即就说:生个儿子没屁眼。结果,他的石籽儿在洞里转了一圈,一阵响之后,又跳了出来。他说:幸亏跳出来了。我们同学中有一种迷信:谁要是把石籽儿投进洞里,他那一天将是称心如意的。他若许了愿,他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我也往洞里投石子。其实我没有许愿,也不知道许什么愿。但我没次都没有投中,即便投中了,石籽转一圈之后,也会跳出来。但我总是乐此不疲,还在路上就捡了许多不大不小的圆石籽儿,等别人投了之后,我就来投。我知道石籽儿之所以弹出来,是因为它与洞壁碰撞。若能控制力道,就能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投进去。可惜我总是控制不好,不是力大了,就是力轻了。反正很少投进洞。

童年记趣

五

其实“捡籽儿”是更经常玩的游戏。参与人数不限，每个人准备五至七粒“籽儿”。“籽儿”是用瓦片磨的，可以磨的很光滑很圆；也可以用不用的磁碗碎片做成指甲大的圆片，可以做得很美。放在衣服荷包里，随时拿出来就可以玩。

一种玩法很简单，先找个平坦的地方，一般就是我们家对面杨正明家的街荫，席地一坐，通过“抓籽儿”的办法确定好顺序，再把几个人的“籽儿”合在一起，每人五粒“籽儿”。往地上一丢，“籽儿”散了一地。然后就把一颗“籽儿”弹向另一颗“籽儿”，弹到之后，就拿取一“籽儿”，这就是“捡籽儿”。谁捡的籽多谁赢。弹之前，要用指姆在两“籽儿”之前划一下，若指拇动了任一“籽儿”，或弹时一“籽儿”没有碰撞到另一“籽儿”，就算违规，让下一个人来弹。

另一种玩法要难一些。准备好七颗“籽儿”，往地上一丢，这时就要观察：可以取出一粒“籽儿”，使地面上余下的六粒“籽儿”按1粒、2粒和3粒一堆分开排放，以便下一步抓“籽儿”。在取“籽儿”的时候，不能“惊”（就是碰到）了其它“籽儿”，否则，算犯规，让别人来。倘若一切都顺利，就进入下一步：把手里那粒“籽儿”抛起来，然后迅速抓起只有一粒那一堆“籽儿”，再接住落下来的“籽儿”。用同样方法，依次抓起余下两堆。关键是抓起“籽儿”之后还要接住抛上去的“籽儿”。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正因为有难度，才有人喜欢玩。

有一回，街头有一位杨姑娘，比我小两岁，她与我一起捡籽儿。我把十粒籽儿从手心抛起来，然后用手背接住，正慢慢调整“籽儿”的位置的时候，她嚷道：爆肚子！爆肚子！“爆肚子”的意思就是当我把手背上的“籽儿”全部抛起来的时候，我不能全部抓住，有几粒籽儿会碰到我的指尖被撞飞。果然，爆肚子了。我气不打一处来，就骂了她一句。她就哭了，回去告诉她母亲，她母亲觉得受了欺负，拉着她到我家来，不知怎么就与我母亲大吵一架。然后我们两家很

长时间都不说话。话虽不说，她们家有事，我母亲还是叫我去。

还有一种游戏，叫“扇烟封儿”。很奇怪我从来没玩过。可街上的伙伴们几乎人人都会，人人荷包里都揣着几十个“烟封儿”。他们把香烟盒子拆了，再折成长条状，两边凸起，中间凹下去。好多烟封儿叠在一起，往地上摔，如果烟封儿是中间凸起部份在上（即俯着），就直接捡起来算赢的；如果烟封儿中间凹下部份朝上（即仰着），就得用手搧，把它翻过来，若失败了，就让别人来。可能还有其它规则，比如根据香烟价格多少烟封儿有大小之分。具体怎么回事，我一点不知道。

但那时，我偶尔会偷妈妈店里的“经济烟”，8分钱一包。偷出去与罗武扬一起学大人吞云吐雾，学大人吐烟圈，学大人让烟子从鼻孔里出来。除了后一种有点呛人没再学外，其它都学会了。后来烟也不吸了，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闻到烟味就不舒服。本来我有条件收集很多烟封儿的，但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烟封儿。我知道有人收了满满一箱子烟封儿。

还有一种游戏，叫“滚珠”，是我初中阶段最爱玩的。那时在麻柳中心校读书，下午放学之后，除了看书、打乒乓球、篮球外，偶尔也与同学一起玩“滚珠”。在地上一条线上挖三个小洞，每人手里一颗圆珠子，谁首先把自己的珠子依次滚进洞里，谁就赢了。

珠子的档次高低决定了你在同伴中的地位。最常见的是用石头磨的珠子，它经不起弹，几回合下来，它就裂了。一般的是下跳棋的那种玻璃珠子，它很漂亮，也滚得远，但很稀少，难找。我记得别人给我的是皂角树的皂荚种子。那东西成熟之后，黑的发亮，也很硬，有的也较圆。也有用其它植物种子的，一时想不起来了。

大家站在第一个小洞那儿，依次把手里珠子滚向最远处的第三个小洞，一般都滚不进的。然后由第一人用他自己的珠子把别的珠子尽可能弹得离小洞远远的。这个技巧有点像打台球。然后把自己的小珠子滚进洞里。用同样的方法滚进第二洞、第一洞。谁先做到，谁就赢了。有时运

气不好，你可能一个洞都滚不进。因为，你的珠子总是被别人弹得远远的。这种游戏很费时间，往往一盘还没结束，天就黑了。

09 周四 22:23

童年记趣

六

终于要说到我一开始就想说的“下棋”了。这当然是更有趣的智力游戏。但我小时玩的所谓“棋”，是民间的“棋”，不登大雅之堂的“棋”。

一种棋，叫“卵包棋”。用石籽在石板上画个棋盘，就像一个“用”字。两人对战，一边三颗籽儿。谁把对方三籽逼进下面三个位置，不能动弹，谁就算赢。

还有一种棋，叫“转角棋”，先画一个长方形，然后在一条边的三分之一处起笔，绕过四个直角，就形成一个棋盘。这种棋仿佛与“压三”有点类似，具体怎么走，忘记了。毕竟五十年过去了。😭

玩得最多的还是“压三”。先从小到大画三个正方形，再把每边二等份，也就是在中间画一条线把三个正方形连起来，再把四个角也连起来，棋盘就画好了。

仍然是两人对战。各自用石籽或草截一人一手在棋盘上放籽。谁三籽最先连成一条线，就可以拿去对方一籽儿。直到把每个十字交叉点放满（被拿走籽的位置不再放籽）。然后，一人走一步，谁先把三籽儿连成一线，就可以拿走对方一籽儿。最恐怖的是形成“连三”，中间一籽儿往左走一步，形成一个“三”，往回走一步，又形成一个“三”，每走一步，都能连成将三粒籽儿连成一线，拿去对方一籽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那就必赢无疑。我那时常常走成这种“连三”的状况，所以常赢。

还有一种棋，时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更复杂有趣。棋盘与“压三”差不多，只是在一边多了一个凌形。先在两边各摆上三籽，然后，一人一步。它有两种“吃”对方籽儿的方法：一种叫“夹”，就是用自己两籽“夹”对方一籽，“夹”住了，就把对方的籽换成自己的籽；一种叫“挑”，就是用自己一

籽儿钻进对方两籽儿中间的空档，就像农民挑担子一样。这一“挑”，就把两头对方的籽儿换成自己的籽儿。这换了的籽儿很可能又会“挑”对方其它籽儿。有时可能要换掉对方五六颗籽。但若不小心，也很容易被对方一颗籽“挑”了一大片，起死回生。所以很有趣。最终得把对方一颗籽儿赶进那个凌形顶角的位置，就算赢了。

真正称得上“棋”的，我最先学会的是“象棋”。很小的时候，就常在街尾看大人们下象棋。可不懂，又不敢问，就一直看，一直琢磨，还是没懂。直到在麻柳读初中，校长的儿子叫杨科，还在读小学四年级，比我小。他会下象棋，要与我下。他教我如何下，然后我就正正经经与他对杀起来，三盘全输，当场就哭了，他吓了一跳，从那以后就不跟我下了。

说到棋，就不能不说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隔壁房子住着一个年轻人，叫李世万。他钻进我们家偷了一卷布，被发现了，他就跑了。房子一直空着，公社就从赤溪请了一个姓张的理发匠来开了个理发店。平常没人理发时，这张老头就做川牌：用纸壳剪成长条形，再用椭圆形的木戳在纸壳上印上红黑的点子。一幅川牌做好，他就约街上的老头来打川牌。神奇的是我不仅看会了打川牌，还自己做了两副川牌。一副送给二哥，一副送给公社广播站赵应虎。后来，这张老头回去不来了，街上会打川牌的很少。有回赵应虎来喊我去教他们打。我欣然去了。赵是成人，而我那时只有六七岁，说大点也不过七八岁。他打川牌是我教会的。但后来很少打川牌，工作之后，在平楼中心校偶尔打，看的时候还是多些。

至于扑克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学会的。打自捡分、打对家、打叫朋友，样样会。在麻柳读书时，街上几个同学教我打“拱猪”，一下被迷住了。我觉得除了桥牌外，最考智力的就是打对家拱猪了。如何抢上手，如何让别人上手，这不仅重要，而且也很艺术。

说起扑克牌，还得说说用扑克牌耍魔术。这也是在麻柳读书是同学教的。至今我还记得两种简单魔术：一

种是猜牌，张张必中。因为在牌的背面（即朝我这一面）我看的清清楚楚。一种是找牌。你随便抽出一张，不让我看，再放进牌里，重新洗牌，然后，我从中找它找出来。起码十次九中。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记住第一张牌就行了。

童年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一罗列出来也没意思。但我相信，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隐藏有深刻的寓意。这些自找的乐趣不仅培养了我的积极的自主的精神、自由的天性，快乐、开朗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的规则意识、合作意识。在游戏中不遵守规则是没人跟你玩的，不跟人合作，一个人更是没法玩。这些精神与意识在将来的成人社会中都是可贵的品质。

再看看现今的教育，把孩子们往高考这条独木桥上赶，多少孩子失去了童年，失去了天真，也失去了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这种教育不仅是祸灾孩子，更是在祸害我们整个民族。

是该醒悟的时候了！

10 周五 17:40

有机整体观在具体表现形态上就是万物联系观。因为现实世界中许多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桌子与沙发并不是一个整体，但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到底是什么联系，这取决于把二者联系起来的人。他可以找到某种真实的联系，比如都是家俱；但也可以找到某种更合其心意的联系，比如它们都是武则天使用过的。

既然这种联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就是某些人最顺心顺手的工具。除了古代的“连坐”、“株连”是很霸道的“斩草除根”“一锅端”外，像父母的行为影响子女前途之类，也是“万物都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观。更有甚者，一个中国人，本来是一个个体，他在国内做了任何事情都由他一人承担，但在国外做了任何事情就由全体中国人承担了。他受了外国人欺负，这就是外国人“辱华”了；他批评了外国人，这就是为祖国争光了；他若批评了某些中国人或现象，这就是“忘恩负义”为别人“递刀”了。这都是“有机整体”观在作祟。个体人仍没有独立出来，这对由无数个体构成

的集体(整体)的利益也是极其不利的。无数战狼基于这种有机整体观,虽然在嘴巴上爽了一回,其实并没有伤害敌人一根毫毛,却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0 / 周五 20:40

在笼子里享受的自由和在笼子外的自由是很不一样。许多人其实是自愿择选了笼子里的自由,他们被告知:你的一切都不用自已操心,全由我们为你"谋利"。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放弃一切,放弃权力、放弃自由、放弃尊严,走进笼子里。我们为你做一切,除了打开笼子。😁😁😁😁

下面这幅雕塑,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



11 / 周六 04:06

童年记作

现在的孩子可以发明一些所谓"科技"玩意儿,他们在"科技"老师指导下在学校、科技馆或少年宫里为发明而发明。有些还得了"金奖",可是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他们自己发现了问题,自己解决了问题吗?是大多数孩子都有"发明创造"的天赋吗?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早慧的孩子身上,就算"发明创造"了一两个"科技"玩意儿,又有什么意义?催熟的果子不甜,自然成熟的果子才别有风味。

一

如果我说,我曾发明了火药。你会不会惊讶?我也很惊讶。因为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当年我那就是发明的火药啊。

大概还没上学吧,也就是说五六岁的时候,我喜欢玩一种游戏(其实不算游戏):吐一口口水,再迅速把一颗烧得通红的"火石"(木柴烧透之后的木炭)放进口水里,用弯刀背猛力一捶,你猜怎么着?没玩过的人绝对不

知道: 它会“呯”的一声炸响, 其声音大小比一颗小火炮的声音小一点。我喜欢大火炮、小火炮。常常捡一荷包小火炮回来, 有引信的, 就点燃让它爆, 没引信的, 就用弯刀背、锤子或点锄扗, 它也会爆。不会爆的, 我们就把纸一层一层剥开, 才发现火炮(爆竹)里面两头是黄土, 中间是黑火药。把黑药收集起来, 划根火柴, “嗤”的一声, 瞬间就燃完了。

在外公家, 我也常见他们用这种火药放“三声炮”。一个有手柄的铁铊铊, 前端有三个孔, 孔的末端靠近手柄, 有一细小的孔与大孔相连。他们在小孔里放一根引信, 在大孔里装满黑火药, 再用黄土封口。把“三声炮”拿在手里, 对准墙角, 点燃引信, 就会发出振耳欲聋的巨响。那时我就觉得那黑火药十分神奇。就问外公黑火药是哪儿来的。外公说是“硝石”与“火石”混合而成的。“火石”我知道就是木柴烧过之后留下的木炭, 但“硝石”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后来不知从哪里听说就是石头上长的一层白色结晶体。于是只要看见石头就要看过遍, 看它有没有白色结晶体。

有时石头上有一层白色的粉沫, 小心翼翼地刮下来, 混在木炭粉里, 却怎么也点不燃。知道那并非“硝石”, 便又找。找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都发蒙读书了, 才在一次“藏猫”游戏中, 在水缸的下水道的石壁上偶然发现生长着一层白色的东西。我把它们刮下来, 与木炭混在一起。用火柴去点, 它竟然燃了。燃得不快, 但也把那一堆木炭粉燃完了。

可以想象, 我多么兴奋! 从我就在下水道里去划“硝石”。顺着下水道往外走, 是六七米高的坎子, 那里就是杀猪场。我那时时常去看杀猪。下水道的水通过水槽飞流而下流进下面的阴沟里。就在这一壁六七米高的石壁上, 生长着许多“硝石”, 这石壁很陡, 呈90度垂直, 是用大小不规则的石头垒砌而成的。我一层一层爬上去, 一手要抓住石头, 防止滚下来, 一手要去收集“硝石”, 这真的很难。我把妹妹叫来帮我, 还是刮了不少。回家就把硝石与木炭混合起来, 把街上伙伴都叫来, 然后, 划根火柴, “轰”地一声, 在大家一片惊呼声中, 那混合物烧尽了, 成一堆白灰。

我试着用点锄扚包成一小包的混合物，也能发出“呼”的爆炸声，但不怎么吸引人，很快就被火柴头的黄色火药吸引住了。

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硝石”喜欢生长在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又很干被晒干的石头上。那一壁石坎上面就是我家门前下水道的出口，下雨时，街上的积水就从这儿流出去；不下雨时，就没有水流。我还发现，“硝石”跟街上的粪坑浸出的粪水有关，因为它有股臭味。最重要的发现是“硝石”真的会生长。头一天刮了硝石，过两天它又生长出来了。但这些秘密我从没告诉任何人，当然，也没任何人问过我。

由此，也改变了我对“四大发现”的看法。火药的发明没什么希奇的，不过就是日常生活中试验出来的一种平凡现象而已。

这种黑火药最终让我失去了兴趣。因为它无法使用在木枪上。

很小的时候，就会做弓箭。把一段水竹扳弯，再用一根麻绳系住水竹的两头，使之成为一个扇形。再用高粱梗做成箭。若要能射中小鸟，还得在前端加装一枚铁钉。装铁钉也不是容易的，因为高粱埂并不硬。我的办法是用水竹结做成帽子，先将这帽子钉穿，再将它戴在高粱梗的前端。于是一根前端有铁钉的箭就做好了。用它射木板，它会稳稳地钉在木板上，倘射中小鸟，那就死路一条。

随着年龄长大，也看了战争电影，知道手枪很厉害。就用木头做手枪。但是徒有其形，没有声音，也没意思。要有声音，就得用上火药。黑火药不行，火柴头上的火药可以，于是就把整盒整盒的火柴偷来刮下黄色火药。那时还有一种“火皮”卖，一张一张的。每张有十几颗“火皮”。这东西可能是猎枪使用的。我们也拿它来玩。在木枪上面凿一条槽，在槽的后端钻一个孔，前端站一个小洞，用来放火皮。通过后端的小孔放一根撞杆。再系上一根橡皮筋，往后拉，卡往，用大拇指轻轻一顶，撞杆往前撞击火皮，就会发出“啪”的一声，吓人一跳。但这样做的手枪太低级了。不久，我就可以做一把高级手枪，可以打出一枚铁钉。

童年记作

二

当孩子面临一个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不是要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更不是要解决科技史上某个难题。那些都不是孩子能碰到能体会的问题，就算在"科技"老师的指导下，"解决"了问题，其实他还是没有理解其意义，只不过是被老师"拔苗助长"了。

儿时最爱制作手枪。找一块木板，一指厚，先剧成是手枪的模样。再在上面开一个槽，前端与大拇指粗细的铁管相接，后端与手枪后面的小孔相接。枪管后端封口，只留一小孔，在小孔处放"火皮"或火柴头上的黄色火药，枪管里可以装黑火药。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撞击那"火皮"或黄色火药，使之燃烧，引爆枪管里的黑火药，把前面装进的石籽或铁钉推出去。显然，需要在槽里安装一根铁杆。这根铁杆还得要有撞击的动力。这动力从哪儿来？弹簧！父亲给我卖的玩具步枪早就被我大卸八块，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已经知道弹簧的作用。把弹簧套在铁杆上，再在槽里做一个卡子，使弹簧的一端固定，用力拉铁杆，卡在某个地方，再用姆指一顶，铁杆撞击"火皮"或"黄色火药"，真响了："呯"的一声，枪管里的钉子飞出去了。但还有个问题没解决：手枪的扳机。于是在木槽的中间部位向下凿一小孔，直通下面的扳机处。将铁丝锤成片状，弯成扳机的形状，再从中间固定好。将槽中的铁杆向后用力拉到一个位置，恰好被扳机卡住，不动了。再用食指轻轻扣动扳机，上面的卡子朝前倾斜，铁杆在弹簧的作用下，就会向前撞击"火皮"或黄色火药，引爆枪管里的黑色火药，把铁钉快速推出去。

这"手枪"太厉害了，很快引起信用社一位姓周的大人的不满，他大声斥责我拿手枪对准他。还告到母亲那里，从此不准玩"手枪"。

但对我还说，要玩的太多了。不准玩"手枪"，我的注意力立即就转移到一种"竹蜂"（不知名字是否正确）的制作上来。先削好三寸左右长的竹片，再在竹片中间打个小孔，用一根

四五寸长的竹纤穿进孔里，卡紧。用双手快速搓竹纤，那横着的竹片就旋转起来，突然一松手，它就会向空中飞去，可以飞很远。

这种玩法玩腻了，又加进新东西：找一截竹管，不要太粗，三四寸长就行。在中间开一个小孔，然后在上述“竹蜂”的竹纤中部挷一根线，放进竹管里，把线的一头从小孔中拉出来。这东西就做好了。玩的时候，拉动细线，在惯性的作用下，上面的竹片一正一反他旋转起来。如果速度够快，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很好玩。

后来又对竹管进修改进。那时候，外公家核桃出来了，我会用锥子把核桃钻穿，想办法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再在垂直方向了钻一小孔，把“竹蜂”安装进去，想办法把线从小孔里穿出来。又一个核桃做的“竹蜂”做好了。这里的难点是如何把线从核桃内部经小孔掏出来。这不仅需要耐心、需要专心，还需要智慧。

还有一种制作也是我十分自豪的，那就是鸡毛毽的制作。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杀鸡，公鸡腋下的毛非常漂亮，孩子们都把这些毛收集起来准备做鸡毛毽。一街上，我以为我做的最好，因为我爱动脑筋。先找一枚铜钱备用，剪两片硬纸壳的圆片，再前两片稍大的圆布片，用浆糊将硬纸壳圆片包好，把铜钱夹在中间，用针线缝起来。这就把鸡毛毽的座盘做好了。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取三根公鸡尾巴上的长毛，剪下前端白色羽管一寸多长。再把一端剪破形三瓣，将它们弯曲贴在先前做好的座盘中间，用针线钉牢。三根羽管都如此操作。第二步完成。最后一步就是插上公鸡毛。一个鸡毛毽就做好了。为什么我做的最好呢？第一，我做的铜钱总是在正中，很平衡；第二，三根羽管不仅在座盘的中间，即铜钱中孔的位置，而且它们稳稳地立在中间，不偏不斜；第三，我缝制的针脚很密，而且有锁边。他们制作的鸡毛毽很不好踢。

我制作的鸡毛毽很好，踢鸡毛毽却不行。我最多只做盘五六个，别人可以盘百多个。这差距实在太多了。不过，盘鸡毛毽的毕竟是女生，我是男生。这样一想，也就心理安得了。

童年记作

三

人类不会为创造而创造。小孩子更不可能为创造而创造。这一点许多教育家也没有认识到位。电影不是某个人坐在家里冥想苦想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照相(机)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的基础上，人们产生了由静止的画面转换到动态画面的需要。由这需要才产生了如何满足需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让静态画面动起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会去思考、设计、实验、测试，如此等等。

游戏又不一样。游戏不需要解决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问题。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规则，学会协调与伙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形成某种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游戏是成长的过程，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游戏是快乐而又自然的成长。

儿时，除了自制黑火药、弓箭、木手枪、鸡毛毽、竹角蜂等之外，还有一些劳作也可以算得上创造。

小时，我不仅会缝补衣服、钉纽扣、锁裤边，还会zhai铺盖。我们家铺盖是白色的里子，面子是红色大花的绸缎。每次洗了之后，总是我来zhai(不好意思，这个zhai字不知怎么写)。先把两条高条凳搬到门外小街上，再把两扇门板取下放在长条凳上，用湿帕子擦干净，把白色棉布的被毯铺好，把棉絮铺放在正中，再把红色的绸缎面子铺在绵絮上。这一切做好之后，就把白色的被毯折上来盖住红色的绸面。四边都卷好之后，仔细调整四个角。四个角要好好叠，否则会乱成一团。妈妈zhai的铺盖就有这问题。而且棉絮会收缩到铺盖中间去，四角只有两层布。

接下来就用大针穿了“白二扣”(一种专门zhai铺盖的线，有卖)zhai铺盖。我一般从一只角开始。第一针从里子穿出来到面子上，关键是要把棉絮穿透。再把白布毯子的边向里折一下，用大针一针一针地zhai，每到一个角，就要有一针zhai透，目的是防止棉絮向中间收缩。如此这般，一上午的时间基本就把铺盖zhai好了。但是门

板还不拆，我们在上面睡觉、捡籽儿，玩耍。

有时，我也在街上打乒乓球。父亲那时给我买得最多的就是乒乓球，还有胶面较厚（好象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拍。没人跟我打乒乓球，也没地方打。记得公社的大殿有乒乓球桌，每次去打，都被那些大人吼骂，吓得跑都跑不赢。于是就一个人打乒乓球。有两种玩法：一是用乒乓球拍接（tai）球，可以加上各种力度的左拉、右拉，乒乓球开始旋转，稍不注意，就接不住。另一种玩法是用拍子把乒乓球打向木板屋的壁子，球反弹回来再打回去。也可以加上各种左旋、右旋、上旋、下旋的动作。经常这样练，我的乒乓球技术进步快，小学毕业时，可以与老师较量。在麻柳读初中时，我得过乒乓球比赛冠军。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回我把乒乓球打进公社大会堂去了。公讨大会堂就在我家隔壁，七十年代初期用石头砌起来的。钢条做的窗子安得很高，离地至少有两米。大门锁着，也不知道找谁能打开。把我急得没法。好不容易爬到窗子上才看到乒乓球在屋中间，它旁边摆着一块长方木头。显然，我拿不出来。窗子又高，钢条又密，不要说一个人钻不进去，就是一只手都难全部伸进去。

怎么把乒乓球拿出来?这就是我要解决的问题。

1、可以找一根长竹竿，碰触得到乒乓球，但无法把它取得来。

2、竹竿之所以取不出，是因为它无法把自己与乒乓球固定在一起。那么，有没有办法把它们固定在一起呢?

3、我几乎没怎么思考，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将竹竿的一端花破成两半，又不成把竹节花破，在两半竹子之间用一短棍撑开，刚好能夹住乒乓球。只要乒乓球打中间的短棍顶飞，两半竹子的弹力就会把乒乓球夹住。这样，我就可以把乒乓球取出来了。

4、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有没有办法让竹竿前端的竹片夹住乒乓球。幸好，前面说过，乒乓球旁边有一块大木方，我把乒乓球慢慢pao到木块

边，将竹竿前端撑着两半竹片的短棍对准乒乓球，用力一按，“啪”的一声，乒乓球被夹住了。

我顺利捡回似乎捡不回的乒乓球。

这件事之所以印像特别深刻，是因为它太有创造性了。这是一个儿童面临的问题，用儿童的方式被解决，在儿童的层面，它具有真正的创造性：一种在儿童生活经验中被理解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与我日常生活经验有关。比如，你必须知道竹子有弹力。水竹、楠竹等竹子弯过之后会迅速恢复原状。把竹子一端花破，它总是合拢在一起，要用力才能扳开，一松手又合拢了。利用这一特性，它可以“夹”住某种东西。中间中短棍撑住，也是有生活经验的：我们在外婆家常用“筛子”抓小鸟。方法就是用短棍撑起一面筛子，下面撒些谷子，短棍上系一根长线，人远远地牵着。等小鸟钻进筛子下面吃食，把长线一拉，短棍飞出，筛子落下，罩住小鸟。这里的短棍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但这是在不同的游戏、不同的情景中的不同作用，能将它们组合到一个事件中，这就是“创造”。“创造”离不开需要，离不开生活经验。现如今学校教育中人为的“创造发明”是在孩子并没有真正内在需要，也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的情况下拔苗助长，不仅毫无益处，反而窒息了孩子的天性。

13 / 周一 22:11

终于到了，累死我了。

17 / 周五 10:37

对睿元公后裔家人说

叔，不要把底线当高标。只要是人，你所说的仁慈、道德、孝顺都是标配。在畜生面前，你如何喊仁慈、道德、孝顺都不起作用。家谱是给家“人”看的，所以，标准要高一些。“独立”是说很多人还没有独立，所以先要独立；“理性”是说不少数人说话做事还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化严重，所以提倡“理性”；“真诚”是针对虚伪的，所以要“打假”；而“乐观”是支撑个人活下去的最好情绪，不可或缺。一个家族要超越百姓，切不可人云亦云，那样将永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只有提出不同于别人的高标

准,先人一步,快人一步,家族兴盛才有可能领先一步。个别人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希望能慢慢理解。我上述意见,希望各位家人悉心体会。

19 周日 00:21

童年记作

四

那时候,除了我自己制作玩具外,还有些活动应该算比较高级一些的创造性活动。

那时候,公社经常组织文艺宣传队要下乡演出(到底下没下过乡,记不得了)。我和杨英是宣传队中最小的演员。至今还记得舞蹈《敬爱的毛主席》。排练了很多次。我是男队第一个出场,杨英是女队第一个出场。现在想起,出场的动作丑死了:双脚滑出,双手在小腹前呈十字交叉状向两边划过。直到走到舞台中间。两队呈"八"字形排开,双手伸向中间悬挂着的毛主席像,一边唱道:"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旋转两只手臂。还有个节目是《红太阳照边疆》。演出结束,公社办招待,一个大园桌,大家站着吃,可我人矮,夹不到菜,还是杨英的妈妈给我夹了一块渣肉。

这些还不算啥。看电影《红色娘子军》,见电影里的人都用脚尖走路,就要求街上小伙伴也用脚尖走路,我自己也用脚尖走路,平地上也像吴清华那样跨大步。😁😁😁后来,我把支农小分队改成文艺宣传队,看了电影《白毛女》之后,排练《北风吹》,也要求演员踮着脚尖跳。那个演员还真用脚尖跳完了《北风吹》。

大概在小学二年级吧,我常常到街后黄忠家玩。他那里有许多连环画(画本儿),有时也在他家做作业。有天突出奇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大姑很支持。参加的人其实就是我们俩家的孩子(想不起还有谁)。后来,大姑说,现在"农业学大寨",把学习小组改为支农小分队吧。于是我就把学习小组改为支农小分认,街上的小孩子都参加了。我们还真干了不少农活。春天,积绿肥,割小麦,挖土豆,插秧;夏天,偶尔会去薅草;秋天,打(捡)桐梓,割谷子、扳包谷。到了冬天,就帮着铲草皮和砍杂树渥

灰。

最好耍的是春天插秧。我插秧又快又好。左手握一把秧苗，用大姆指和食指分出两三根，右手接过来，将秧苗用大姆指紧贴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缝中，三根姆指伸直（一般人都没伸直，他们用三根姆指捏着秧苗，所以插不深，一带就浮起来倒在水里），快速地往泥里插。我一边插，还一边左右观察，看看秧苗是否插在一条线上的。

秋天打桐梓也很好耍。几个小伙伴各自背个背兜，带一根长长的竹杆，就满坡跑，到处找桐梓树，树上有桐梓，就用竹竿将它打下来，大家满地找，找到了自然高兴，找不到就骂骂咧咧，很可惜的样子。

再后来，黄忠一家搬走了（哪儿去了我也不晓得），形势也变了，要搞社教运动。我就把支农小分队改成文艺宣传队。前面说的排练《北风吹》就是这一时期的事。

公社广播站有一个姓黄的重庆知青，她有个妹妹来耍，印象中很时尚，很漂亮。有一回秋天我们一起到谢家坪背后那一座大山上去耍，我埋伏在齐人深的杂草中吓了她一跳。就是这个女孩帮我们排练了一个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我至今还记得，还唱得来这首歌。我没有忘记那女孩（不知姓名，也许姓黄吧），她还记得我吗？😁😁😁

那段时间，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我把小伙伴分成两人一组，每天早上6点钟（与公社广播站一样）在小街背后的小操坝边广播《毛主席三十三条语录》，风雨无阻。一人打手电筒，一人广播：左手拿铁皮话筒，又手拿《语录》，向熟睡中的小街居民广播：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现在开始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除了广播外，我还办过批判专栏。那应该是批林批孔运动时期。向可义老师经常安排我到公社去用毛笔抄写专栏文章。这样我就明白办专栏是怎么回事了。我在我家斜对面姓赵的板壁墙上办了好几期专栏。后来完小的万民权老师还为我画过刊头——一只拳头砸向一个小丑，还写了通栏标题：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进行到底!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活动,都没有人安排,完全是我自主想象并自觉去做的。也没人出来干涉,说不能那样干。比如办专栏的事,从头到尾,没人过问过,公社也没人来问。也许他们认为一个小孩都这样革命,不能去阻止他。但也没人来鼓励我。

凭我的性格,只要有人干涉,我就会偃旗息鼓,不敢再做了。这肯定会压抑我的创造冲动和能力。

19 周日 10:31

撒谎

不要与文字较真
自从发明了文字
人就学会了撒谎

请不要与我较真
我的话也是文字
它是谎言的谎言

我的文字在流泪

19 周日 11:02

这段时间在成都加班加点写《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才发现一个很大的不便:所有的资料全在宣汉,无法写新的章节,只能修改已写的东西。哎,还是回宣汉吧。

前几天闲翻《红楼梦》第一回,发现一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

先说小问题。空空道人来到青埂峰下,看那石头上记了文字,听了石兄的劝解,抄录下《石头记》传之于世,自己也耳染目濡,遂改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请注意,这人是"空空道人"耶,为什么改名为"情僧"?难道在曹雪芹那里,"道人"与"僧"是相通的吗?历史上有"道士"自称"和尚"的吗?或者反过来,有"和尚"自称"道士"的吗?

这里,要么是曹雪芹无心之过,要么是曹雪芹有心之讥。若是后者,还可深究,若是前者,或可一哂。

再说大问题。关于《红楼梦》的主旨早已是众说纷纭了,似乎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我觉得他们都有人为拔高之嫌。其实作者的主旨在第一回中交代的明明白白：当初，女娲氏炼石补天。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一块未用，弃之不顾。这块石头显然是“无才补天”的废物。而《红楼梦》恰恰就是记录的这块无用的石头（贾宝玉）在人世的历练（主要是情感经历）。因此，

《红楼梦》是“渣男”辩护书，也是作者的“自辩状”：一个平庸无能的人如何度过可贵的一生（有情有义）。

20 周一 11:22

《红楼梦》是“渣男”辩护书

说《红楼梦》是“渣男”辩护书，是前几天闲翻《红楼梦》时，突然意识到的。很奇怪以前没有想到。显然是受了红学家们的误导。

一、贾宝林就是个“渣男”

我这里说的“渣男”，是指无能无才，对君王、对国家、对社会一无是处的人，并非现在女性对“忘恩负义”的男人的篾称。

书中第一回说得清楚明白：“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在“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旁，有脂砚斋一句评语：“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这句点评透出这样的信息：1、作者一生“无材补天”，碌碌无为，平庸一生；2、《红楼梦》是作者传记；3、作者为自己平庸一生感渐愧。前面两点有道理，而最后一点纯属脂砚斋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完全是错的。

那石头上还有一偈：

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寄去作奇传？

脂砚斋对“无材可去补苍天”一句有点评：书之本旨。这一点评非常重要，值得重视。又对“枉入红尘若许

年”一句点评道：惭愧之言，呜咽如闻。这是完全会错了意。“枉入”二字并非字面意思，而是类似于“谦辞”。作者不仅没有“惭愧”之意，恰恰相反，贾宝玉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再说，若作者真有惭愧之心，他为何要记述下来？还那么急切地“倩谁寄去作奇传”？他的惭愧之心，为什么一定要昭告天下？难道是让天下人以他为反面教材，都去学习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王侯将相？这不与全书主旨相悖吗？

总之，这块石头是女娲氏补天时弃之不用的“废物”。是“无材补天”的庸人。它“幻形入世”，被带入“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锦繁花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历尽了一番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一段故事。

这肯定是《红楼梦》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平常、平庸。问题在于：在一个追求济世安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里，一个庸人究竟有何权力活在世上？整部《红楼梦》就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如果没有读懂这一点，就算白读了。

20 周一 11:49

吃饭啰。两菜一汤，一个人，够了。



20 周一 20:37

踏实

你不能飘浮，悬在半空中
身无所系，身无所依
你要落地，脚踏坚实的大地

一颗心才会安稳如山

烦躁是因为你牵挂太多
放不下心
放不下的心必定是悬空的
悬空的心必定是不踏实的
所以你要放下心来

只有一件事值得你操心
那就是生命和生命的丰盈
除此以外，所有的事
都是可以抛却的
只要你还活得有尊严
其它一切都可以还给世界

把一切寄托在别人身上
自己又把控不住
就像不喜欢雨的人
天天面对绵绵阴雨
烦死了，你说
让自己独立并强大起来
你才不为天气所动所恼
不为外界所迫所束
你不仅自由
还很踏实

20 周一 23:33

童年记书

那时，除了学校上课之外，我还有大量时间读书。我不知道"科外读物"或"课外书籍"的说法，反正在课外，从没读过课本。课本是用在课堂上读的，课外根本就不会碰它。

一

应该先说说我很可能比班上的同学认识更多的字。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要给父亲写信，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看的书多。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达高中毕业生，因肺结核而耽误了考大学，最终成为一个铁路工人。在甘孜、阿坝一带修铁路，我小时还去过。他每年春节回家一次，呆个把月又消失了。给我的感觉是：我既不知道他从哪儿回来，也不知道他又到哪儿去了。反正，他不在的时候，我每周都得给他写一封信。

信是妈妈要我写的。一开始是妈妈口述，写不来的字，妈妈教。如果她

也写不来，我就用拼音代替。信的格式千篇一律。内容总是以三句问候开始：你身体好吗？你生活愉快吗？你工作顺利吗？😁😁😁然后再写家里的事，有时也写几句我的事，比如，这次期末考试我语文多少分、数学多少分等等。

据妈妈说，父亲每次收到我的信，都很高兴，特骄傲，还拿出去炫耀。

那时，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操坝，东头是生产队的一非土墙房子，基本上空着。当头住着我叫“大姑”的一家。大姑是公社妇女主任，她带着四个孩子住在那儿。我几乎没见过“大姑爷”，听父母交谈，朦朦胧胧觉得他好象在哪里做官。他们家有不少连环画，应该就是“大姑爷”买的。我喜欢到他们家耍，有时还在他们家做作业，但更多的是看画本儿。

那时候的儿童读物十分贫乏，主要读物就是画本儿。画本儿只有巴掌那么大，长方形。每页一幅图，下面配一两行说明文字。我们看的画本儿很多，大多想不起了，依稀还有点印象的是关于西沙群岛的故事。故事好像是说台湾特务在漆黑的夜里从一轮船上悄悄潜泳到西沙岛上。岛上民兵在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指导下，为特务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一露头，就逮住了。大概内容是这样，但我脑海里记住的是大海、海岛和岸边的巨石。

后来我自己也有许多画本儿。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买的。那时曾经奇怪过：为什么麻柳乡上供销社有书店有书买，而我们龙观街上供销社没有书店没有书买？我的画本儿和小说书基本上都是在麻柳乡书店买的。龙观公社干部向以祥有个儿子叫向平，好像从新疆回来，就欢喜找我借画本儿看。他家在九大队，每次到街上来就来找我。后来我到麻柳读书，慢慢地就生疏了。

罗武扬有一本民间故事集。他弄的神秘兮兮的，悄悄拿给我看。书已经发黄，封面也撕掉了，前后几页都没有。书中大概有十来个民间故事。故事很精彩，可惜没什么印象了。有一个故事还有些印象。因为那个穷人生了十个儿子，也就是十兄弟。每个人都有一项绝技：有顺风耳、千里

眼、一口喝干河水、站在河里永远淹不了、从山顶滚下河一丁点不受伤，如此等等，十分有趣。很快就看完了，只得还他。

也不知从哪里还看到一本画本儿。讲了个地主与穷人阶级斗争的故事。穷人在地主家受剥削，拿不到工钱。穷人的儿子有一把琵琶，每次一弹琵琶，想要啥就有啥。地主知道了，就想尽办法要把琵琶据为己有。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穷人儿子弹起琵琶，那声音就像愤怒的浪潮，结果，大水真来了，不仅冲毁了地主的庄园，还淹死了地主。最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反抗有理！

21 周二 21:32

遥远的目光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位高大的裸猿，似乎站在数万年前的空域里，目光炯炯，对我说：

你有一个使命，你必须把我们的真相讲出来。是的，有许多人自诩比你更知道我们的真相，但其实他们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并不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过日子。更没有按他的“亲属制度”来规划我们的婚姻关系。

他继续侃侃而谈：我并不清楚我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在我数万年之后的人类学家在试图描述我们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内容和意识活动时，都不是真实的。

我有理由相信，你的描述比他们更接近我们的真相。弗洛伊德曾讲到个人保护神，他说到了点子上，却没有深入下去。我知道你会从这儿入手，揭示我们的真相。维特根斯坦说没有“私人语言”，你可以揭穿他的谬误。

记住，你肩负着使命：你有责任把关于我们这段史前史的真相告诉世人。你回不到我们这儿来，因为过去和未来并不真的存在，它们只是意识的秘密。若你知晓了意识的秘密，你不仅了解我们的真相，也将了解未来的真相。

记住，别在意人家怎么说，牢记使命，做你该做的。

那人突然消失，而我也从梦里醒来。

23 周四 12:56

在笼子里生活看起来是很惬意的：不需要为食物操心（自己寻找食物多累！），主人每餐定时送来。更惬意的是：我一天光耍，啥事儿不干，好安逸！

我这么安逸，当然心情愉快，一愉快，自然就会唱歌儿。这完全是自发自动发自内心唱出来的歌儿。主人听了特高兴。一见主人高兴，我更高兴，唱的更好更卖劲了。

看看笼子外的那些鸟儿多辛苦。那是何该！明明进入笼子的门开着，谁叫它们不进来（享福）？

可是有天主人出远门，忘了笼子里的鸟儿。它被活活饿死了。临死前，它望着笼子外飞来飞去的鸟儿，心想：它们知道笼子里的幸福生活吗？

23 周四 23:13

童年记书

二

除了连环画以外，我那时几乎什么都看，只要纸片上有字，我总要仔细看。我看的最多的就是报纸。我们家不会有报纸，但从粮站买来的面条是用报纸包裹的。挂面房收旧书、报纸，好象是三斤旧书、报纸换一斤面。每次一把面吃完了，我会把包面的旧书或报纸慢慢展开，弄平展，再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很多时事新闻，当然看不懂，仍喜欢读。我对文字天生有种亲近感。上厕所通常撕一片报纸，有回外婆说：纸片上有字，不能揩屁股，要眼瞎。从那之后就不用有字的纸片擦屁股了。蹲在茅坑边无事干，恰好对着信用社一面用报纸封死了的窗子，每次就看那报纸。一行大标题写着：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西哈努克亲王。再看那些小字。说是越南总理来到中国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每次蹲茅坑，都仔细看一遍，然后就幻想：会不会换一张呢？

那时候上课前有十分钟“早会”，就是老师选一段报纸上的文章读。有时候他会指定我念。所以我也有机会读报纸，这是正正经经地说，不是随便从地上捡起一张有字的纸片那样快速地读。

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应该是柳青的《创业史》。那时，我也许读四年级或五年级，在街后小学当代民师的陈伯松在我家要（他可能教过我的弟或妹），不知怎么说起他有一部长篇小说。我听了就要借，他借给我了。

也不知道我看了多久，反正如饥似渴，废寝忘食。估计许多情节都没能记住。但有一两处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代的小说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很少写到男女之情。只有一两处写到梁声宝与一个女的之间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情。那时我也许有十来岁吧，每看到这些地方就有面热心跳的感觉。除此以外，《创业史》也没给我什么印象。

24 周五 18:27

据说某国已经找到“国强不必霸”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哪儿？在毕加索的抽象画中吗？

N年前，我就问过，国家强大之后怎么办？换个问法：国家为何要强大？有人会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要建设强大的国家。😁😁😁这是最具欺骗性的谎言。有能力打你的那些西方国家都醉心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你只要不破坏他们的好日子，他癫了疯了，凭白无故来打你？你日子过的猪狗不如，破坏一下无所谓，人家可是过的多彩而又惬意的日子，他愿意因你的“落后”而搅黄自己的好日子吗？

这且不说了。猪脑子认定的东西，怎么改也改不过来。国家强大之后会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共同富裕？有可能。不过我宁愿不可能，因为那又是一场浩劫，国家又会贫弱，他们又会喊“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于是你继续做奴隶。如此周而复始。

如何跳出循环呢？那就去开疆拓土啊

(侵略)。这既能减轻国内民众要求幸福生活的压力，又能向邻国展示自己的实力，获得民族自豪感。万一获胜，还能得到实际的巨大好处。失败了反正有十四亿韭菜可以割，怕啥。

找到“国强不必霸”的路子了吗?除了上述二路，还有什么路子?

我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以牺牲公民幸福为代价的“国强”，必将走上“称霸”之路，最终自取灭亡。这就像一座水库，吸收了太多的水，储蓄了巨大能量，它必须释放一些。这些水不可能原路返还给各条小溪，只能“以邻为壑”。况且，水库本身也是悬在下游头顶上的定时炸弹。它炸的是别人，不是上游的各条小溪。

26 周日 11:06

在中国“犯罪”的两个加拿大人回国之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到机场迎接；那个什么任正非女儿回国之后是无数小粉红迎接。这之间的差别耐人寻味。😁😁😁

26 周日 11:49

小时候，看杀猪。不会杀猪的人，要两个人把猪按住，然后对准脖子一刀子进去，突然抽出刀子，血一喷，猪就跳起来到处跑。

会杀猪的人，会轻轻抚摸猪身，等猪安静下来，手往下移，轻轻抚摸、骚弄猪肚，让它感觉很爽。在享受中一刀子插进脖子。并不急着抽刀子，而是慢慢地刀子转一圈，血汩汩地流出来，而猪浑然不觉，直到死，它都感觉很爽，一点不挣扎。

这像有人故意要小粉红“爽死”一样。😁😁😁

26 周日 21:30

童年记书

三

到麻柳中心校读书一年半时间，三个学期。这段时间我读的书最多。除了连环画外，就是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大致有三个题材，一是反特反敌的；二是阶级斗争故事；三是抗日战争故事。反特故事一般发生在东三省和内蒙古大草原。特羡慕民兵背

着枪骑在马上在大草原上驰骋。还记得“黑瞎子”在雪地里出没,不论是英雄还是鬼鬼祟祟的特务,都吓得不轻。抗日的短篇小说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游击队神出鬼没把自制的定时地雷送进日本鬼子的碉堡,从敌人内部炸他个人仰马翻。这种定时爆炸的地雷伪装成西瓜。它的内部有一个简易的定时装置:放一只装了强硫酸的玻璃瓶,上面覆一张纸,纸旁就是炸弹。外面看上去是一只大西瓜。游击队战士化装成卖西瓜的送进碉堡。在取出西瓜放桌子上时要翻过来放。里面的瓶子颠倒过来,硫酸流出,就会点燃纸张,纸片的火又会点燃炸弹引信。这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游击队员已经机智脱身了。当他们走在回营地的路上时,身后敌人的碉堡被炸上了天。😁😁😁。印象中看过一本长篇小说主人公好象叫宋更新,内容是北伐战争,书很旧,泛黄,前后的书封都没有。那是我第一次看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后来还买了三本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大刀记》和《万山红遍》。

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找来的《西游记》。1976年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是“禁书”,不准看的。我看得太入迷了,从教室出来,边走边看。我的寝室在二楼,李恢绪老师寝室外面。回寝室要上一坡木梯。我上木梯的时候,大概李恢绪老师从我身后超过了我,走到前头去了。他回过头看我,说:看《西游记》哈。那是毒草哦,招呼中毒哦。说完又笑了,并没有不许看的意思。我那时太实在,竟不明白一本书是“毒草”是啥意思,看了还会“中毒”?不可能。于是继续看。李老师看我实在是太喜欢读书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向杰,你这么爱读书,将来写一本给我看看。一瞬间,我如醍醐灌顶,突然明白:原来书是人写的。——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这问题。不仅如此,李老师还要我写一本书“给他看”。从那以后,我就存了心:一定要写一本书让李老师看看。2014年我真出版了一本书《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体验美学》,想到让他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

我记得当时有个作家很有名,叫浩然,我看过他好几本小说:《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是不是还有

《红旗谱》?模糊了。

我能看到这么多书,与当时麻柳街上供销社有一个小小的书店有关。其实并不是独立的书店。麻柳供销社占据了旁山边一长排房间,几乎占了半条街。其中的商品琳琅满目,从各色布匹到盐巴海带都有。中间有一部份排放各种书籍,有一个专人负责。这个人有四十岁光景,姓屈(不知是"瞿",还是"渠")。他对我太好了,我至今都对他感激不尽。一开始,一放学,我就跑去,隔着玻璃柜台默默的看那些书,去的时候多了,他就问我是不是想看书,说连环画和架子上那些书可以借,也可以卖。一天两分钱。我于是就借,一本看完又去借。两分钱一天想想不贵,但若与成人工资比较,还是蛮贵的。屈先生见我来了,就把柜台门打开,让我进去,坐在他旁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随意拿,随便看,不收钱。我于是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就匆匆赶去,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直到他下班关门。遇到好看的书,我就买回来再看。屈先生几乎从不问我什么,而我只要一看书,就沉浸到书中去了,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现在已经想不起那些书的具体内容了,但它们充实了一颗稚嫩的心灵,塑造了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之处吧。

10

OCTOBER



2021

04 周一 12:02

其实，做奴隶有几种境界：最低的一种是做地主的奴隶，吃没吃过，穿没穿过，还累死累活；高级一点的是做商人奴隶，虽然累死累活，毕竟吃穿好些，还可以外出旅游；再高一点就是做官员的奴隶，虽然累死累活，全没尊严，却可以转嫁到自己的奴隶身上去；最高境界的奴隶就是做国家的奴隶，虽然累死累活，没有尊严，却是爱国者，国家的主人，可以把所受戾气转嫁到敌人身上。😁😁😁😁

08 周五 23:07

童年记书

四

儿时与书有关的事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又突然想起外公讲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土匪多，家里遭土匪抢了三次。抢一次搬一次家，也就搬了三个地方。每搬一次家，总是把祖上收藏的书籍当宝贝一样随身搬走，绝不落下。搬到龙观四大队干岩坪的时候，已经是土改时候了。也不知为什么，他把家里的书全烧了。外公说他挑了好几挑，堆在屋前的巨石上，点了一把火，烧了好几天。

听外公这样讲，我心痛的不得了。忙问他都是些什么书。外公也许觉得跟小孩聊书太没意思，也就不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都是些线装书。

线装书，你懂吗?外公说。我那时真不懂线装书，但我后来还真见识了。

有一回我从麻柳读书放假回家，专门到奶奶家去。她拿出一个木匣子，里面装的针线，碎布、鞋底、袜垫之类。她掏了半天，从匣子底掏出一本黄黄的书来，递给我。说这是我爷爷留下的记念，这么多年，她一直藏在这个木匣子里，没动过。如今见我认得不少字了，就交给我好好地读。

我接过一看，字是毛笔字，纸张菲薄，黄黄的，左边用细绳装订。心想这肯定就是“线装本”了。又看，原来是《论语》上卷。我立即就问奶奶：还有下卷呢?奶奶说：没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上卷就够了，要下卷做什么。虽然第一次听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毕竟不完整，心里还是有些遗憾。但得到这本爷爷读过的上卷《论语》，还是“线

装书”，别提有多高兴了。拿回家装模做样读起来，睡前也要读几页，读过之后，就顺手放在床架的搁板上。还没读完，有天突然就找不到了。把床铺翻了个底朝天，把家里旮旯缝隙找个遍，也没有。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至今也没办解释。最大的可能性是有人从床上的搁板上拿走了。会是谁呢？不知道。

外公晓得这事后，叹口气。好的书，不是你想读就能读的。人择书，书也择人。外公说。

不久，我与表妹在她们家屋后的大山上，一个岩洞的缝隙中，用棍子掏出一本书来。也是黄黄的，要小许多，就跟今天的普通书大小，较厚，无封面封底，铅印。也不知是啥内容。我想读，要保留下来，可表妹思想好，她认为那是“封、资、修”毒草，应该烧掉。在她的坚持下，我也认为藏在半山上的洞缝中，绝不会是好书，也就同意烧了。

真可惜，至今都不知道那是一本怎样的书。

初中以后读的书就更多了，因不切题，不说了。

09 / 周六 11:16

神戳戳的，鬼使神差买了些图片，下载下来，我500G的硬盘竟然装爆了，还没装下。电脑也卡了。

09 / 周六 15:36

声音

看不见的远处
有声音传来
嘹亮如一缕光
婉转似一条河
轻灵像一丝云
那不是声音
那是天籁

我看不见
歌者红衣飘飘
这土墙遮挡了
她的形象
可是她的声音
却从窗缝挤进来
冲撞我的胸怀

我仰望窗外

青天白日
那声音已经消失
那痴疑
却在心里永驻:
那天籁的歌者
是怎样一副容颜

09 周六 18:03

刚才湖山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要求安装“国家反诈骗中心APP”。



我们姑且不说这个APP如何监控每个人的言行。就算它仅是专注于“反诈骗”,这种对成年人“无微不至”的关照、关心、关爱,也是让人无所适从的。它养成了人的依赖习惯,也消解了个体人的责任、辨识能力,反而更容易上当受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不能把公民当臣民包养,更不能以“包养”的方式剥夺公民的权责利。

这个工作人员还算人性,没有进屋,也没有要求检查手机。听说已经安装后,就走了。

11 周一 12:30

最近看《胡适文集》,深为感佩。他对大学生的谆谆教导就像孔子一般言辞恳切,掏心掏肺。

在讲到大学生要有独立思想,不要受到各种党团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我想到一个问题:面对各种真假难辨的宣传时,个人如何保持独立思想?

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换成:面对洗脑,个人如何保持独立思想?你如何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假大空的洗脑理论?

回到自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常言说“回到常识”,也就是“回到自我”。“回到常识”也只能是“回到自我”才是正确的,否则,它也可能是错误的。

世界在变幻,倘若自己也随之变幻,那你就不是你,因为你没有“不变的本性”。所幸你终于有了“不变的本性”,你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就是你的“自我”。

"自我"是一个不变的、稳固的"锚定点",也是你人生的"起点"。凡是"自我"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每个人都回归到"自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单的规则,人类社会就是一个顺畅、圆满、美好的社会。

因此,以"自我"为标尺,丈量一切人间物事,就至关重要了。

但是,"回到自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千百年来,无数"哲人"与"圣人"认定"自我"是"自私自利"的,以"群体"的名义发明了许多假大空的名号,束缚、压抑、消磨"自我",让"自我"处于幽禁之中,不能成长,不能超越,结果真成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这反过来又"证实"了"哲人"和"圣人"的"英明",于是更要"存天理,灭人欲"了。

"存天理",本是不错的。它并不与"人欲"矛盾。倘若"人欲"是指剥夺别人的"欲"满足自己的"欲",那"灭"掉它实属应该。但人们理解的"人欲"是指人的一切欲望这就犯了"扩大化"的毛病。

从"自我"出发,很容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很容易做到"爱人如己"。一旦宣布"自我"为卑劣的"自私自利"之徒,那就必然重新树立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即衡量标准。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与"自我"相反相对的"君王",而"君王"又被"国家"替代。于是,"国家"成为衡量世上一切物事的价值标准:凡国家喜欢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

问题是:"国家"没有感觉器官,它本身没有情绪反应,它不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躲在"国家"背后操纵"国家"的那帮人,他们才有感觉器官,有情绪反应,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因此,所谓的以"国家"为价值标准,实质上是以躲在"国家"背后操纵"国家"的那帮人(其代表就是君王或皇帝)的"自我"为价值标准。倘若他们公开地承认是以君王或皇帝的"自我"为价值标准的,那也不错,即便践行以孟子"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幼"的最低标准,老百姓也不至于生灵涂炭。可恨

的是他们假装高尚，偏要在“天下为公”的遮羞布下偷偷摸摸地谋自利，这就苦了天下百姓了。

我总觉得我们伦理道德的基础弄错了。结果我们的道德就像孙公豹的脑壳——反斗起的。是时候返朴归真，“回到自我”了。

11 / 周一 19:30

我们可以对美学进行反思与研究，这就是哲学研究，其成果自然属于哲学的一部份，这没什么疑义。

但美学对美的“研究”，则不能是哲学研究。因为美学不能对象化研究自己，不能对象化地研究美、审美（活动）。

哲学能告诉我们关于“美”的知识，能让我们知道“美”的本质/原理。却不能让我们感受到“美”。只有美学才有这个能耐。

哲学家和美学家必须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属于哲学）：“知道”与“感受到”是绝不相同的两码事。现在美学研究的乱象，就是缘于哲学家与美学家都不愿承认或正视二者之间的区别。

12 / 周二 09:42

昨晚梦见大规模空战。我在一间屋里，透过窗户，突然看见山边爆出一团火光。无数飞机从山后飞出来，你追我赶。天空蔚蓝，白云密布，飞机飞行其间，忽隐忽现。却没有轰鸣之声，十分安静，若不抬头，不会知道天上正在激战。

飞机异常清晰，但我叫不出名字，有前掠式的，有三角翼的，有B-52或B-2轰炸机。更突出的是有一架巨大的飞机，将天空中间部份占满了，它悬停在那里，一动不动，现出一个巨大的彩色图案。图案仿佛是由“F”、“B”或其它字母（记不清了）构成的一个棱形。不一会儿，它就淡化不见了。

早晨醒来，一点印象都没有。打开电脑，看到一张有飞机的图片，这个梦突然就呈现在脑海中，一下子想起来了。

民间一直迷信十月份是一个危险月

份,有大灾难发生。我从不相信。但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无缘无故被撞,不会是什么好兆头。真诚希望“西线无战事”,人类应该和平相处。

13/周三 12:46

稍有世界历知识,就觉得世界仿佛回到了近代即1500年,悲观一点的话,再往前到了十二世纪。那时候,欧洲虽然一盘散沙,各地的封建主、僧侣、教士、修道士和一般贵族、骑士、人民在民族心理上都信仰国王。国王可以借各种名义向他们敲诈勒索。

奋起反抗的是谁?不是无业游民,不是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他们一无所有,只要能活着,反抗就保护不了什么。要自由,要生命安全。在还有生命(能活下去)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反抗的必要。但封建领主、僧侣、教士、贵族、骑士们就不同了,他们在生命之外,还有土地、财产和财富。正是这些东西遭到国王不可预测的侵害。所以,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更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他们深知,没有财产的保障,个人尊严、平等、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最终连生命也没法保护。因此,正是这一帮有产阶级奋起反抗。

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办法只有一个:约束国王的权力,扩大个人的权力。个人太多了,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国王面前行使个人权力,这就是后来的政党制和代议制。

法国采取了暴力方式,人民革掉国王的命,结果是暴力招致暴力,以致于法国至今还有暴力遗毒。

而英国走了另一条路:在理性基础上的“谈判与对话”。以封建领主为代表的贵族通过与国王约翰于1215年6月15日在兰尼米德进行谈判,最终签订了《大宪章》,对国王的权力进行了约束,恢复了“古已有之的自由”。到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光荣革命。

我要说的是没有保护财产权的革命,不可能是建设性的革命,就像法

国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一样。除非无法生存了，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才会起来革命，而这样的“革命”不可只求活下去，并没有更高的理想追求。

奇怪的是今天的有产阶级面对掠夺也不革命(并非暴力革命)。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3 周三 17:24

睡在梦里

睡在自己的梦里
就像埋在饱满的鸭绒被里
那么温柔、舒适、惬意

各种彩色的意象
怪异地飘浮在幽深之处
那里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只有黑暗中的光明
和光明中的变化、流动和当下

达利的时钟
并没有固定的形式
连显现给梦境的形式都在流变
你还能抓住那时钟背后的东西

终于
我想睡在别人的梦里
如果不是温柔的虚无
那会是什么呢
芳香的体温吗
还是寒彻心骨的骷髅

17 周日 11:11

网上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某些打着智库旗号的人写的所谓“研究报告”或“调查报告”。这类信息至少它要装得专业一些、正经一些；虽然立场决定了事实和观点，相对而言，还是有论证过程，貌似有理一些；另一类是官媒信息，这个完全工具化，相信它的完全相信它，不信它的完全不信它；再一类就是从大V到小粉红的自媒体，完全胡编乱造，无中生有，目的就是赚“爱国者”的流量和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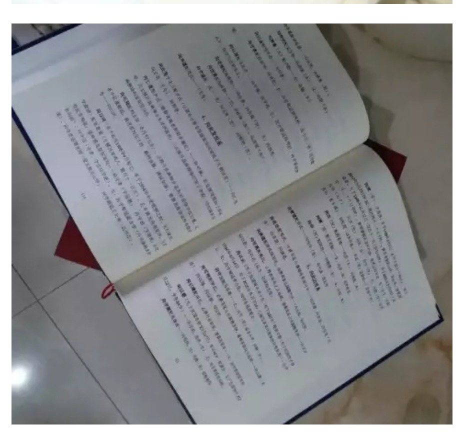
17 周日 16:24

今年完成了两部谱书的主编：一是《宣汉向氏宗谱》、一是《宣汉向氏睿元公支谱》。前者是在“宣汉向氏文化研究会”及会长向守刚的领导下完成的，后者是在总召集人向守俊

的领导下完成的。工作了三十九年，稍有一点成就感。😁









18 周一　　01:03

前苏联那么厉害，斯大林那么厉害，也没敢跟美国直接开干。朝鲜战争都是伪装成自愿军参战。古巴危机他敢把核弹布署到美国的后院古巴，却不敢跟美国直接对干，认怂后把核弹撤回。二者之间倒是有代理人战争，其输赢全世界都看在眼里，明眼人都知道。

现在世界上还有谁敢叫板美国?只有丧失理性的疯子。“丧失理性”的突出表现就是“不计成本、不计后果”。

19 / 周二 17:54

谁想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谁就是人类渣滓。



20 / 周三 09:27

为什么悲剧总是重演？因为没人会吸取教训。为什么没人会吸取教训？因为那个庞然大物没有感觉，感受不到凡人的痛苦。对那个庞然大物而言，要体现出吸取了教训，不是某些权贵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行了，必须以规约的形式存在于它的结构之中。如此，它才能凭借这规约吸取教训。可惜，有谁为凡人说话提起这规约议案呢？



20 / 周三 11:54

一个小县城，从一头到另一头，坐公交车竟要近一个小时，头都晕了。太不方便了。

有没有小而精致的地方可以居住？

20 周三 12:00

有一类人是把高兴的事写在朋友圈里，这说明他不高兴的事多；有一类人是把不高兴的事写在朋友圈里，这说明他高兴的事多。因其少，才突出，才有记下的意义；因其多，才平凡，才会忽略不记。

24 周日 00:48

一个孩子，要写一篇作文，题目是"美丽河山"。为了帮助孩子，父母俩举起一幅巨大的山水画，让儿子一边观摹，一边描写。——这是一幅漫画的内容。

要写好"美好山河"这篇文章，父母最好的方法是带孩子走出门，到那些"美好山河"的地方走走，看看，让孩子亲自去体验一下。峨眉山很美，就让孩子爬上金顶去看看云海，看看云海中的日出，看看日出后的佛光。这样，孩子就知道峨眉山是怎样一种美。要想知道黄山的美，父母就应该带着孩子到黄山去一趟，让孩子实地观察黄山的风、云、树、石，爬爬那陡峭的石梯，体会黄山的雄奇。同样，想知道钱塘潮的壮观，最好的办法也是让孩子到钱塘江边去观察天边汹涌而至的一排白浪，待到岸边时，已经是势不可挡的滔天巨浪。这种亲身体验不同于书本上的介绍，也不同于观摹父母举起的"山水画"。前者是亲身的体验，有自己深切的感受；后者不过是间接的知识，虽然可以让孩子知道某地是那个样子，那种美，内心情感却是一点没有，自然是写不好这一篇文章的。

毛主席说：若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尝。同样的道理，若要知道山河的美好，就要实地去体验一下，这样才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好"美好山河"这篇作文。

这个道理还可以推衍一下：做任何事情，仅有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经验。书本知识从哪里来?从书上来，从教师来，从父母来。这都不是从自己来，所以它们都是间接知识，还不是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就像那小孩子把父母抬举的"山水画"转化成一篇"美好山河"的作文一样，需要一个实地体验美好山河，获得丰富的内心感受，才能这写好这篇文章，也才能干好自己的事情。间接知识要转化成干事情的能力，还需要实际

经验。实际经验从哪里来?只能是从自己来，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

父母抬举一幅“山水画”，帮助孩子写作文，虽然也算“帮助”，却是无用的帮助，徒劳无功。

26/周二 00:40

我买了好几个人的“文集”，都没有时间去读，不想买了《胡适文集》(六本)回来，一口气读了好几本，心里愈加佩服。第一，胡适是神童，从小读书、作文就很厉害；第二，他待人温和，一心为人，能容人之短；第三、他自小就不相信鬼神，是无神论者；第四、他重教育，对青年学生苦口婆心，教做“新民”，第五、对科学的信仰，坚定不移的科学主义态度：拿证据来；第六、倡导白话文，叫大家写白话文；第七、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第八、倡导个人主义；第九、整理国故，研究中国哲学；第九、为《西游记》、《红楼证》做考证；第十、写新诗，等等。我感觉他是中国现代“圣人”，如果按中国传统文化来评价他的话。

但我也感觉他的科学主义有点过头，有科学万能的嫌疑。不过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个时代科学十分稀缺，就是现在科学精神仍很稀缺，讲点过头的话，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

另一点是他的个人主义是不彻底的。虽然他在讲个人主义时讲得很好，但回头他就忘了，开始讲“社会”，讲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不朽”。这个人主义极其稀缺的中国，他这样讲，等于是用社会消解了个人，所以，至今，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个人主义，还是传统那一套。

胡适的“无神论”其实还停留在生活经验的层次上。范缜的言论、司马光的言论也不可是生活经验。但鬼神其实已经超出了经验的层次。我也不信真有鬼神，但这世界需要这个“假设”或“设定”，这是一个原点或逻辑起点，由此才能合符逻辑地推衍出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世界。这种设定在胡适十分信赖的数学中是存在的。比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公理。欧几里德几何学有一个(从未证明)设定：存在着无限绵延的二维平面。这个“二维平面”存在吗?凭经验就可

以判定不存在，但若不做这样的设定，也就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学。

26 / 周二 22:36

童年记情

二

前面已说过，我情窦初开，大概是读《创业史》看了梁生宝与那个女的(忘了名字)之间隐隐约约的男女之情。那个时代的小说，是不敢公开描写爱情的，《创业史》中描写二人的爱情很少，只有廖廖几笔的暗示。我看了那几句，心儿"呯呯"直跳，浑身发热，脸发烧。自觉不好意思。那时我多大年纪，估计不会超过十一岁，因为那书是陈伯松的，陈伯松那时在街后教小学，好象教过我妹妹。

那之前，我没有那种心跳脸热的感觉。平常与街上的女孩子一起耍，也没有任何感觉。正因如此，我才会骂杨英，惹起双方母亲大吵一架。其实她们家对我们家挺好的。我们俩家都有往来。一是因为杨因的奶奶叫向以秀，跟我们是那一大家人；二是因为她外公的(堂)兄弟叫刘清河，与我爷爷向以河关系不错，似乎是表兄弟关系。所以我还在他们家吃过饭。九大队有一个本家，赶场天经常在我们家斜对面供销社门市的街荫摆小摊卖炸药——一种专门炸野物的炸药(白色，比鸡蛋略小，有一小截麻绳)。他有一天到我家当我的面对妈说：给他介绍个小妹。妈笑着问是谁?那人说就是街头的某某。我在旁听了，没兴趣，就跑出去玩了。后来妈问我，喜不喜欢，我很不耐烦的走了。妈于是回复那人说孩子还小，这事慢慢说。

那时，经常到外婆家耍。晚上一家人围着火坑讲故事。二哥听我说我常把珠算珠子加一粒或减一粒，戏弄前排姓孙的女生，就逗我说，你肯定喜欢她，不然不会这样害人家。又说，把她介绍给你做你小妹?

我才不干呢，我说。为什么?他们都问我。我一本正经地说：她们家是农村户口。大家就笑起来。那街头的某某是非农户口，把她介绍给你?我一时大窘，不再言语。

真真叫我心动的是公社一个女广播员的妹妹，她应该比我大。她是重庆

市人，说话口音、举手投足都跟我们这群山沟沟的男娃女娃大不相同，那种城里人的气质，身上透露出来的书卷气，以及穿着打扮，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喜欢与她说话，可惜这样的机会不多。我们一起到对面谢家坪顶上的大山去玩过，好家是街头谢尤金一家要到那山去祭祖，约了她去，我见她去，我也争取去。回来的路上，我故意躲在齐人高的野草中，吓她一跳。后来，我请她教我们文艺小分队跳舞，她就教了《火车向着韶山跑》。舞是跳不来，可歌至今还能唱。

我想我那时也没别的意思，那么小，也不可能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很想与她在一起玩。她比我大几岁，估计她根本就没在意我。后来她回重庆了，至今没在见过。她大概是第一个让我动心的女孩吧。

27 周三 22:28

童年记情

三

龙观小街本来就处于山沟沟里，抬头只见一线天。有一回，我爬在生产队保管室外的栏杆上，望着对面的大山，问身边的伙伴：山那边是啥子呢？

这山沟沟有时也会建立起与“山那边”的联系。田坝有一家姓邓，老的一辈我自然不知道名字，有个叫邓楚界，他有一个姐姐嫁到南坝，其外侄比我大一点，经常到他家来耍。他是南坝人，其气质、言行与街上小孩又不相同。他每年要来两三次，每次来了，总是找我耍。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每年夏天他总是带我们去河里板澡。他舅舅在河边的小发电站上班，外面河坝有一个巨石，巨石在一个很大很深的水潭里。他喜欢爬上巨石，脱了衣服，从石头上飞身跳下，没在水里好久都见不到人，把我们都吓傻了，都以为他被淹死了，不想他在老远的地方钻了出来，望着我们笑。我几次也想以石头上跳下去，终是不敢，没跳。心里更加羡慕、崇敬他。更厉害的，他能在水中就像在地上一样打“翻天燕”，而且连翻几个。这叫我敬佩不已。我们俩的友谊更深了。后来渐渐长大了，他到龙观来的时候少了，我也到外地读书去了，见面的机会很少。记得后来

见过几次，每次都是炎淡地问候几句，就分手了，再没有小时候那种见面时的欣喜了。

写了半天，我一直在回忆他的名字，总没有想起来。哎，这真是……其心情无可名状。

那时，我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南坝的，重准确地说是昆池人。叫湖南。“湖南”是他的名字，他的姓，又忘了。他爸爸是粮管所的职工。那时的粮管所是很厉害的单位，其员工也很厉害，他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当时的心情。心情不好，仓库里有米、有面，也不卖你。他就是那样霸道，你不得不服，我们一街的人都巴结他们。非农户巴结他们是怕他们不卖粮食；农户巴结他们是想青黄不接的时候开后门买点粮食救命。这湖南因父亲在龙观粮站上班，也就经常来耍，一来耍，就来找我耍。一是找我要书看，一是聊天，到处耍。他年龄比我大，比邓楚界的外侄相比，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要少些，后来他经常到街尾的孙家耍，我们一起耍的时候就更少了。与那个朋友一样，我因为到麻柳读书，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他后来与我小学的同学孙宗碧结了婚。没几年，孙突然就死了。再过几年，听说湖南也死了。

真是世事无常。我儿时的好朋友其实很多，但这两个是从“山那边”来的，他们不仅让多得两份友谊，更重要的是让我知道山外有山，山外还有人，和我一样的人。无形中我看世界的视界开了、心胸阔了。从“自我”中跳了出来。

29 周五 16:46

法律本来是工具，但把法律当工具就完全、彻底错了。

法律的功能是以强制力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但若只专注“强制力”三字，把法律当刀具使用，终不得好报。或一有难题，就立法解决，把法律当亚历山大之剑，那也是愚人自娱的表现。

29 周五 20:32

童年记情

四

在麻柳读初中的时候，心思都在读书上，也就没有关雎之思了。倒是有一班朋友，像街头姓邓的同学(不好意思，又忘了名字)，他交我玩扑克魔术(至今能玩)，我还到他家里耍过。街中的杨姓两兄弟，关系也不错。他们家开食店，我偶尔也去吃碗面。他们家对面好象就是公社。公社下面就是供销社，我常去看书的书店就在那儿。还有一个同学，叫邓正明，成绩好，个子不高，为人热情、正直。我还到他家去耍过。他家与李恢绪老师家不远，李老师也很喜欢他。可惜，他高中毕业就死了。我听说他死了，很难过。还有一个住在鹿洞方向的同学姓杨(也想不起名字了)，成绩也不错，也考进开县高中，后来失去了联系。

我们这班是农办班(不懂)，所有的课程，都由李恢绪老师一个人承担，从上午到下午，他一人上六七节课，只有体育课是向可春老师上(听说向可春是他学生，也许是帮忙?)其辛苦可想而知。所以，学生也比较多，应该有五十人左右。其中也有十多位女同学，包括学校校长的女儿。这位杨同学名字也忘了，是不是叫杨巧?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学生自己搬桌子排位置，我总是想方设法把桌子搬到她的后排，不惜与别的同学争撞，奇怪的是同学都让我，我的愿望得逞了，坐在她的背后，我的心“呼呼”直跳，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样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李老师忙完了开学的事情，就重编坐位。那时我不敢抬头看李老师，只想他别动我，让我坐在她的后排。可是每次我都逃不脱，总要变动我的位置，又不敢抗拒，只好很不情愿的搬走了。李老师对杨巧也很关照的，奈何她没用功，成绩不怎么令人满意。我们之间的位置总是隔得有些远。杨同学并不知道我的这些小心思。倘若她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

我们班还有几个女生，一个是李老师的女儿，她成绩一般，不声不响的，不让人注意，一放学，她就回家了，我从不曾在李老师的房间里看到她。所以，对她可以说很陌生。还有一个女生，样儿想得起，名字忘了，是不是姓曾?她的父亲好象是麻柳供销社的职工。长得比较漂亮的有王福生和陈太平。王同学个子中等，陈同学有点高。有一次我从麻柳回龙观，走到龙观二大队赵家沟下面的观音岩，劈头

一碰，就碰到王生福。她一楞，我一楞，不知说什么好。我只是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比如你到哪里去的？做啥子的？都没问（或许问了，只是忘了）。只见她侧身让到路边，我也不好意思再停留，只好从她面前走过去了。一回头，早不见了她的踪影。这件小事这么多年一直鲜活地存在我的脑海里，可见，我对她是有好感的。但其实，在班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与陈同学也没说过话，当然，与其他女生同样没说过话。

还可以记一个女同学。其实她高我一年级，应该是我表姐的同学。她姓孙。就住在学校大门口的对面，她家开商店，我基本上都在她家买东西。有时是她给我拿东西，更多的时候是她妈妈拿。我当然更喜欢她给我拿。她人身材好，个子高，又漂亮。更重要的是乒乓球打得好。我跟她打过多次。我最害怕她发球。她有一种发球很厉害，既是下旋，又是侧旋。你注意到下旋了，可球跑到侧边了；你注意到侧旋（左侧旋或右侧旋），可球钻网底下去了。非常难接。我后来摸到了门道：要兼顾到下旋和侧旋，才能接住。我经过勤学苦练，也掌握了这样的发球方法。我想不起是否动心过，但肯定对她有好感。

现在回忆起这些儿时往事，还不算荒唐，我觉得一个正常儿童，大概有这些经历也很正常。别的儿童没有开窍，懵懂无知，也正常。关键是不要有人为的压抑。一旦被压抑，心智就不全了，人格就会被扭曲，虽不至于成病人，也会在行为处事方面多有不济。幸好，没人压抑我，父亲长年不在家，母亲也不知晓，我那时多数时候也不在母亲身边。自觉我的心路历程还算顺畅，没有受过阻碍。

儿童时代，那么一丁点情愫，想来真是纯洁，美好。

29 周五 23:05

【水调歌头】《无梦》

情意竟如纸，翻脸似翻书。上邪呼告如我，情切似当初。只道情深不变，千里飞驰银汉，才悟两心疏。矜傲奉人意，暗把敝人除。

锦被冷，梦乡空，玉盘孤。不曾

相约，何必含笑梦中呼。梦里欣然携手，梦外嗔然杨柳，此事意难舒。唯愿我无梦，倩影再难入。

2018年01月18日

有网友评议：使人断肠，使人倾绝。



30 周六 10:43

艺术·学术·学问

三者是同源的。都源于艺术。

人类史前史的洞穴画、岩画，其实不能算作艺术，因为它是有现实的实用功能的，那时的人类也没有有意欣赏的意愿。

那为什么我们仍称之为艺术呢？这个问题中就含有答案：是“我们”，而不是“原始人”称之为艺术。那我们为何要称之为艺术呢？一来我们已经不明白法国、西班牙洞穴中那些画的具体功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似乎也没啥作用，除了让我们欣赏；二来它符号我们关于“艺术”的标准：1、它是形象的；2、它蕴含强烈的情感，让人心动；3、它有完整的形式，尽管外形粗糙，缺乏细节；线条粗犷，不太真实。这是人类童稚时代的必然现象；4、没有实用功能，只供人们欣赏（暂时将建筑排除在外）。三来，不用“艺术”一词来称呼它们，似乎也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词称呼它们。有些三个原因，史前史中人类的那些活动痕迹也就算是“艺术”了。

这些所谓的标准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人类自意识产生之后对自己有了充分了解才意识到的。当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一经发现，人类就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自觉那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艺术”的东西。

简单地说，我们拿后人的标准去衡量前人的痕迹，而不管这些痕迹的实用功能，史前史的那些玩意儿才称为“艺术”。

我们今天的艺术的确出自史前史的那些“玩意儿”。当它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道它的实用功能，以为它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只是“好看”、“好听”、“好玩”。于是也就以“好看”、“好听”、“好玩”为目

的, 故意创作这样一些“玩意儿”, 这就是人类有意识创作的艺术作品了。然后再用这些作品的标准去衡量史前那些玩意儿, 并称之为“艺术”。

这样的“艺术”为一切智慧的源头。

艺术中有饱满的、强烈的情感。这是艺术的本质。但在西方人(古希腊人) 看来, “情感”容易冲昏头脑, 遮蔽眼睛, 充塞耳目, 容易冲动, 做出疯狂之举, 更不容易看清事物的本性, 得出错误的结论, 抓不到真理。因此, 必须慢慢除去情感的因素。

但艺术很受人喜爱, 它继续发展, 只是从艺术中分化出了较少情感因素的新东西, 这就是“学术”。“学术”是较少或没有情感因素的“艺术”。因为无需情感, 也就无需感性; 因为无需情感, 也就无需外在的形式; 因为无需情感, 也就失去了观赏的作用。

学术不需要这些。它与艺术一经分离, 就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 它必须超越经验。经验是艺术的领地, 它必须走出来, 走向知识。知识来源于经验, 但二者不是一回事。经验是具体的、感性的、私人的、且不稳定; 而知识是抽象的、普遍的、稳定的。学术的目的就是获得“新知”。然后, 还要证明这“新知”是正确的, 最后, 才运用这正确的“新知”为自己谋利。

上述情形在中国完全不同: 中国人一直没有意识到“情感”的局限性, 反而认为那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本性, 必须保留下来。如此一来, 中国人根本无法形成对世界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认识。我们对世界就有一种“诗性”眼光, 以艺术胜。但艺术不能适用于实际生活, 它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办法只能依靠经验(与艺术相通), 由于经验的局限性(感性、个人和不稳定), 表达出来就是“学问”。“学问”是经验的表达, 它的外在形态表现为短小的碎片, 笔记体或杂感式的。没有长篇大论的体系性著作, 也没有纯粹抽象的普遍性的表达。这种“学问”因其经验性质, 还算不上“知识”, 更算不上是正确的知识, 因此, 它也没有为我们创造更多的福利。

就西方而言，他们面临“艺术”与“学术”的对立。

就中国而言，我们面临“艺术”与“学问”的对立。

就中西而言，我们面临“学问”与“学术”的对立。

31 / 周日 11:09

儿子作文很恼火，基础没打好，真是羞煞我了，亏我当年还创立了“动力作文教学法”，在《四川导报》上一连发了四五篇经验论文。哎，连自己孩子都没教好——不过我也没教过呀。

31 / 周日 13:33

看看国师金灿荣的智商，再看看他多如蚁聚的粉丝，你就不得不相信我的理论：人的意识水平是在进化的，因各地进化的速率不同，而表现出高低之分。有些人的意识水平仅相当于巫术意识水平，而有些人则到了宗教意识水平，还有些人是科学意识水平，另有少部份人则到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意识水平。这么多不同层次的意识水平的人在一起，即认知层次根本不在同一水平，思想如何统一？共识如何取得？关键是象金灿荣那样低层次的意识水平，竟然被封国师，这是精神医院的荣光，还是民族的荣光？

31 / 周日 15:09

少年时曾学过《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如今，“妻妾”相拥而泣者无尽矣。君见有“妻妾”醒悟而罢“良人”乎？😭😭😭😭

31 / 周日 19:22

研究生命美学，读了各种各样打着“生命美学”旗号（作者也许并没有自贴这样的标签，是读者或评论者图方便乱贴的标签也是有的），其实并不算生命美学，只不过是用传统美学的理论去分析、考察生命罢了，这种美学还是传统美学，甚至也可以是“实践美学”，像楊藹琪在《美是生命力》一书所说的那样，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中的“本质力量”理解为“生命力”，就OK了，这真是一条省力的捷径，但这不是生命美学，而是实践美学。

潘老师强调生命美学是“基于生命”

的美学，即“以生命为现代视界”来重新审视传统美学（在他则是实践美学）的重建的新美学。这是一种从本质上有别于过去美学（包括实践美学）的新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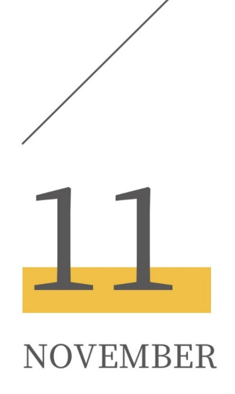
我感觉许多人误解了“重建美学”。美学有两种“重建”方式：一种最常见的重建：以为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把它们组成一个逻辑体系，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学理论，这就是“重建”。这种所谓的重建，也许改变了美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作用和意义；也许改变了概念、范畴和体系；也许改变了分类标准、艺术门类；也许提出了新的创作、判断的新标准、新方法，但是，最根本的一点，他的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没变！因此，它仍属于传统美学。

另一种重建，就是潘知常所做的工作，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重建。从生命的视窗观察这个世界，包括观察生命本身，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一切事物都有了生命的光彩。

为了看到“生命的光彩”，你必须改变你的观察方法。你绝不能再用二元对立的机械的观察方法来观察世界，因为那样你就看不到“生命的光彩”，因此，真正的“生命美学”首先必须改变研究方法。与这种主客合一的研究方法相适应的研究对象自然也就改变了。生命美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审美活动。因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才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舍此以外，生命美学没有别的研究对象。

对审美活动的全面研究，必然引出与传统美学完全不同的范筹、话题和思想，即意味着一系列的重大“转型”：从实践本体到生命本体的转型；从知识论到意义论的转型；从理性分析到感性描述的转型；从认识论到体验论的转型。

如此重建的美学，当然是一种与实践美学截然相反的新美学，它必然是、只能是生命美学。



11

NOVEMBER

2021

01 周一 20:11

这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悟到一个道理：越是反对或排斥的东西，往往是内心最渴望的。一开始，我会一针见血指陈这一点，结果激起对方强烈反弹，反驳。在反驳之中，他/她完全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更不容易发现在他/她表面的反对或排斥之下，其实是极度的渴望。

我曾有位朋友，口口声声看不起名位，把一切都看淡、看透，信了佛教，自称居士。但其实他根本没看淡没看透，事事在意，事事关心。可他根本不承认这一点。逢人就讲他的"高见"、"理论"，尤其是讲他理解的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切，在我冷眼看来，他就是要获得别人的"承认"。这是他最大最深切的渴望。但表面上他又是反对这些"世俗"的识见。

这个原理也适用于(以少数人统治的)国家。

02 周二 13:14

在世界各地，反传统都是禁忌，差别只在于禁止的程度不同而已。在有些国家，因为享有自由，没法严禁反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自由，就可以禁止反传统，甚至还要恢复传统。

但，人类的进步，恰恰源自反传统。起先，是个别人感觉传统的窒息，开始独立特行，标新立异——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就是反传统。待到效仿的人多了，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一种运动，这时社会已经有了大的甚至是质的变化，才恍然大悟当初那几个人就是反传统。

先说近的。就西方而言，十八世纪末期就已有反传统的种子了(或许因为康德)，到十九世纪中期波德莱尔的出现，反古典主义传统的诗歌也产生了，之后，反古典主义传统成为蔚然成风。到尼采，古典主义传统基本已经扫除一空。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因为反传统已经进入到现代主义时期了。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又不满现代主义传统，尤其不满那些大而空的概念，开始消解

它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他们因为反传统而进入到后现代主义时代。

反传统在中国是大忌。即使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也不是因为反传统而起的，而是因为饥饿而起。这些新贵往往是旧传统的捍卫者。

只有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可惜它没有抓住根本。那时该反的根本应该是依附性，即应该主张个体的独立。相反，它反压迫，要自由、要民主、要科学。可是没有独立的人格，要了，也没法拥有。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的反传统中进步的。不反传统，就不能进步。何况还要死命地捍卫传统，这就连原地踏步就做不到，只有退化了。

在大家都因为反传统而进步的时候，你反而要捍卫传统而退步，这不是做死，是什么？

02 周二 21:36

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我自己组装好了网上买的书架。

家里本没地方放书架，可书到处乱放起也十分碍眼。为了放下这个书架，我把客厅阳台上老婆当宝贝似的花架——一个很丑的架子——扔了。😁😁😁老婆提前回家，气得几乎休克了，急忙赶出去要找回来，结果没找回来。这让我倒有些疑心，她当初说是有人扔在垃圾堆里，她见它好看，就扛回来了。那本来就是垃圾，不仅摇摇晃晃的，三个搁花盆的平台也不平，更重要的是也不知它是什么材质，我疑心是水泥做的，因为里面似乎有钢筋。我早就想扔它，可素梅不肯，见它实在太丑了，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她还花钱油漆了一遍。油漆之后，更难看了。我说把它扔了，素梅说：把你扔了也不能扔它。今天因书架没地方搁终于把它扔了，黄素梅急得失了魂似的。一下午理都不理我。😁😁😁😁

当初这家伙就来路不正(从垃圾堆捡回来的也是听她说)，她这么在意一

个丑八怪，还真让人奇怪。(是否是厌胜之物?)





02 / 周二　22:35

另外，今天还花了大价钱收了一把紫沙壶。这是一把大红袍美人肩紫沙壶。我一直想收一件大红袍的紫沙壶，又特别喜欢美人肩壶形。不想这一次碰巧了二者兼得。上次错过一回，这次不能错过。不足之处是作者谈敏没什么名气。



03 / 周三　11:43

如何改良我们社会，我们文化?有人认为这是个伪问题，不存在需要改良，只存在如何发扬光大的问题。对于这种人，先得与其辩论我们社会、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这种性质有何问题。但要辩清，也不容易，需得有个辩论双方都认同的标准。而人文科学之所以乱七八遭，恰恰是没有标准，或标准很混乱、很模糊：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且这些标准往往自己都说不清。

但地球上各种千奇百怪的社会、文化的确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进化的原则。社会和文化同物种一样也是在进化的。推动社会、文化进化的动力看起来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的思想观念,但归根到底还是“物竞天演”的自然选择,必会有“优胜劣汰”。

现在回过头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如何改良我们的社会、文化?

我以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也就是个体的独立。把自己从关系中抢回来,把自己从社会中抢回来,还给自己,守护好自己,再不能迷失了自己,淹没于社会之中,淹没于关系之中。个体一旦独立,就会承认、尊重别人的独立,就会理解、同情、支持别人与自己一样的欲望、追求和权力、责任与义务。就会懂得与人合作创造更多重大的社会财富,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为社会贡献的过程:在与人合作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之外,并没有单纯的服务、贡献社会或大公无私之说。许多人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二者是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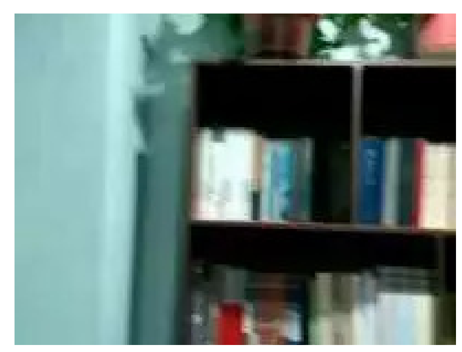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为什么失败了?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很多,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一种意见是说“救亡压到了启蒙”,这仍是表面现象。即使没有“救亡”,五四的“启蒙”,即改良社会与文化的尝试也不会成功。原因就在于:这种启蒙,并没有抓住根本,即个体独立,从依附于父母、家族、国家、皇帝中解脱出来,独立出来,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有一喻:好比一头牛拴在树桩上,青草近在咫尺,却因绳子太短而吃不到。五四时期,有一帮人害怕牛会死,纷纷跑去驱赶牛氓,说牛氓吸它血,是老牛痛苦的根源。却不去解开绳子,让老牛吃草。人们高叫“打倒孔家店”,呼唤“德先生”、“赛先生”,虽也有胡适、陈序经等人倡导个人主义,但终不成气候,加上后来胡适又回到“社会”中去了,等于是否定了自己年轻时的主张,难怪陈序经十分不满。鲁迅有“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疑问,说娜拉离开了丈夫、家庭,一个人出走,如何养活自己?所以,经济独立很重要。这种思维,其实还是把娜拉放在社会“关系”中思考,并不希望把娜拉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夺回来,娜拉仍没有独

立，因为她为了生存必须与社会具有某种（经济）关系。照此下去，五四的启蒙仍不会触及个体的独立。

我以为在这一点上陈序经比胡适、鲁迅高明。

03 周三 20:44

昨天忙了大半天安装了一个书架，累的腰酸腿痛，双腿肌肉痛，走路都吃力，今天恨起心肠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书和三纸箱书都放进了书架，家里看起来顺眼多了。前段时间，书房的书桌不够大，我把餐厅餐桌当成书桌，桌上书籍堆积如山，今天一下恢复平常，很高兴。只是太累了，现在动都不想动。





04 周四 10:59

大脑回路短的人，来不及思考，无暇思考，也无需思考，他们就相信某某，某某说有雨，他们就准备伞；某某说储备民生物资，他们就把超市搬运一空。

这些瓜民很好使，很顺手，指东打东，指西打西。

04 周四 11:14

个体独立有何意义呢？

首先是滋生“理性”。这一点上次已经说过了，这里从略。

其次是获得清晰明确的人生意义。人们总是问：人生有何意义？这样提

问，就意味着你还没有独立，你不是自足的。个体独立之后，才会自足。自足就是自我完备。自我完备的人，不会追问人生的意义，因为意义就在自我完备之中，之外无所谓意义。

从另一方面说，当我们追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这意义必定是外在的，比如：人生的意义就是为社会服务，无私奉献。这样的言语冠冕唐皇，可它是靠不住的，因为社会在变，时好时坏。坏的时候，你还要无私奉献，那就毫无意义了。任何自身以外的意义，都可以作如是观。

当然，个体独立，最大的好处应该是解放了个体的创造力、生产力。这个前人说的够多，此处也略过。

05 周五 11:04

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层次意识水平混杂在一起的社会：巫术意识水平、宗教意识水平、科学意识水平、现代意识水平和后现代意识同时共存于这个社会之中。巫术意识水平主要表现为迷信语言，语言即实体；宗教意识水平主要表现为迷信自身，自身即是神；而科学意识水平表现为迷信知识，知识即力量；现代意识水平表现为迷信个体，个体即世界；后现代意识水平则迷信感受，感受即自我。这些意识水平从野蛮到文明，处在不同的层面。而且，巫术意识水平占比高达80%，这部份人是处于社会底层少文化、无资讯，认知局限于有限的生活范围的人；宗教意识水平大致占10%，他们就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科学意识水平占比至多5%，基本上就是受过高等教育，视野比较开阔的人；现代意识水平占3%，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对西方tt较了解的人；后现代意识水平只有2%，他们主要是关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人。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这种现状不仅说明了中国社会撕裂、难于达成共识的原因，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的近代性性质。

只有从这一意义上，才能深刻理解李泽厚提倡“重新启蒙”的原因和意义。

但李泽厚本人存在深刻的内在矛

盾: 他越过了意识水平发展的几个阶段, 想直接进入到与西方齐平(如果不是超越的话) 的当代性。

中国传统社会, 不缺美学, 而是缺哲学。我们必须要装上这条腿。两条腿才能平衡, 才能行久致远。不能把美学变为哲学, 因为我们需要纯正的美学, 也需要纯正的哲学。

我们社会的意识水平是美学的土壤, 不适宜哲学生存。倘若个体从有机整体中独立出来, 培养出李泽厚先生千呼万唤的"理性", 哲学就会产生, 科学才会真正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土壤, 社会才会进步到文明的程度。

05 / 周五 16:07

突然想到, 当个体独立之后, 独立人之间可以真正按兴趣甚至理想、信念组合成某些圈子。这些圈子将会在历史上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 有些好的圈子甚至可以存在数个世纪, 影响数千年。他们未必需要一个神来统辖, 只因共同的信念(理想或信仰) 以无数代的坚毅努力在数十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做一件事。或一件事也不做, 只是用自己坚守的原则维护自己, 影响圈外的他人, 进而影响历史。就像盎格鲁· 撒克逊人一样, 他们的贵族精神至今还照亮历史的暗黑之路。

07 / 周日 12:57

个体独立, 也意味着自主判断、自主抉择、自主管理、自主承担。意味着充分听取别人的意见, 坚决拒绝别人的影响。不会人云亦云, 不会被人使用, 更不会甘做奴才。

08 / 周一 16:22

我记得我说过曹雪芹还有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他发明了"意淫"这个词。没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深刻洞察, 是绝想不到这个伟大的字眼的。每每看到那些媒体文章"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就不能不让人想到"意淫"一词, 不得不再次钦佩曹雪芹的创造。

许多中国人依靠"意淫"获得快感。

08 / 周一 17:34

有三个女神:

雅典娜: 貌美、理性、多才多艺、处女;

赫拉：貌美、善嫉、报复心强、忠贞；

阿佛洛狄忒：貌美、感性、敢爱敢恨、享乐。

让你选择，你要哪个？

08 / 周一 19:23

阿佛洛狄忒

轻解腰带
羽纱散落一地
你神圣胴体的辉光
洒落人间
让神和凡人的眼睛
瞬间失明

你轻解腰带
激情像火山喷发
瞬间吞没了世界
在毁灭中享受
极至的快乐

你滑落的腰带
就像黑暗被晨曦驱逐
肉体之光照亮宙宇

狂野的激情如疾风暴雨
激情的狂野似翻江倒海
爱的销魂蚀骨

你那汹涌的爱
漫过战神阿瑞斯
还有俊美的阿多尼斯
你的儿子厄洛斯
你牛奶般胴体上
每一颗耀眼的朱沙痣
都有一个杰出的名字

09 / 周二 20:53

刚刚按潘老师要求，写了个《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一书的200字简介：

《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一书考察"当代中国生命美学"自1980年至今的孕育、诞生、生长、壮大为一个"崛起的美学新学派"的发展轨迹。"当代中国生命美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既丰富又混乱。基于客观事实，我们首先辨析了它的各种意义并规定了它在本书中的基本意义：即以潘知常倡导的生命美学为核心，当代中国学人积极响应并投身研究的以"生命"为共同的逻辑起点的美学。

毫无疑问，就其理论的影响力而言，潘知常生命美学最具原创性和代表性，因此，我们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的发展为经，将生命美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1980至1990年为草创期，1991至2000年为成型期，2001至2018年为兴盛期，2019至2021为拓展期。以生命美学倡导者的专著作品为纬，介绍潘知常、封孝伦、陈伯海、刘纪成、朱良志、成复旺、张涵、范藻、司有伦、薛富兴、姚全兴等人的生命美学思想。该书既有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发展史的全貌，又有发展过程中的细节呈现。注重历史事实的记录和对生命美学重要倡导者美学专著的介绍，对生命美学倡导者的生命美学思想的评议反倒不是重点。作者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客观真正地呈现历史原貌，以利后来人深究。



17:34

这小粉红要造反了！



10 / 周三

20:05

当我在反复讲个体独立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个体从社会中隔离出来，与其他人不再有任何联系。恰恰相反，我反复强调：只有个体独立的人才真正懂得合作的重要性，也真正懂得怎样合作。合作就是在社会中合作，只能在社会中合作，因为合作

本身就是构成社会的方式之一，竞争也是构成社会的方式。正当合理的竞争是促进合作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合作与竞争相反相成，但竞争不可变成斗争，那样就不会有合作了。事实上，只有自私自利的家伙即不承认别人也有同自己一样的权利的人，才会斗争。

个体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原因有二：1、人是社会性动物，其本性就喜欢群居，而不喜欢离群索居。2、人的能力有限，自己的许多欲望单靠自己并不能满足，所以需要合作，而合作是构成社会的主要方式，只要合作，就必然构成社会。

这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个体独立并不会瓦解社会，更不会逃离社会，不再关心社会。相反，个体的独立，意味着一个独立人的新社会的产生：旧社会因个体的独立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切都将随之发生革新，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平和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催生一种新的文明。（这是针对中国而言）

11 周四 17:32

我问你：为啥狮子能够与野牛、羚羊、老虎、鳄鱼共存？不明究里的人，看不出这个问题里的险恶用心。因为这个提问掩盖了狮子与野牛、羚羊的关系和狮子与老虎、鳄鱼的关系的不同之处。它试图引诱你得出“生物多样化”的结论。

大自然中的生物的确是“多样化”的。但这种“多样化”是大地丰产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人类“保护”的结果。有些物种明显不适应环境早该淘汰了，可人类为了“生物多样性”硬要人为去“保护”它，结果是“得不偿失”，白白浪费了本可用于人类自身的资源。

上述两类关系有何不同？狮子、野牛和羚牛处于食物链上。草原上的狮子扑食野牛和羚羊。若要保持“生物多样化”，不被狮子吃光，它们的出生率就必须大于扑杀率。如果人类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强令狮子不准扑杀野牛与羚羊，就有可能会让狮子绝迹，也有违保护“生物多样性”，似乎也只有宽恕狮子扑杀野牛与羚羊

了。第二类就不同了:狮子一般在草原生活,老虎在森林里生活,而鳄鱼生活在水里,它们基本上互不侵犯,当然可以共存。这“生物多样化”不需要人类操心。

就第一类而言,无论你有多么仁慈的心,为了你的“生物多样性”,你只能忍受动物间残仁的扑杀了。因为共存于同一空间,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在所难免。大自然自有安排,人类无从干涉。

就第二类而言,大家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空间,平日难得碰到一起,界线分明,相安无事。倘若有好事者要一统江山,恐怕狮子、老虎、鳄鱼,甚至包括雄鹰、白鲸之间要挑起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说也罢。

现在有帮人借“生物多样性”为“文化多样性”张目。“文化多样性”也是客观事实。但,它不能与“生物多样性”相提并论。原因在于:说“生物多样性”的“生物”是不同物种的“生物”。狮子与野牛、羚羊,相互之间都不是同一物种,它们之间的共存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而“文化多样性”则是同一个物种——人——这个东西的不同文化的共存。就是说,所有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都是由同一个物种承载的。那么,基于“人”这个物种的共同本性(特性),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应该保护就是值得怀疑的了。退一万步,按照一些反对“进步论”而赞成“适合论”的学者的意见,南太平洋上诸岛国土著的生活方式(文化)是最适合那个环境的,所以是最好的。但万一他们向往纽约的高楼大厦和电灯电话,那又如何去劝服他们呢?

这种情况是可以预期的。这些岛国现在的生活方式与百年以前,甚至与几十年前雷蒙德在岛上居住时大不相同了。我们是像雷蒙德那样以“文化多样性”的原理劝他们退回到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时代,还是不得不承认文化也在进化,承认他们有权追求“更好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文化)?

好了,只要你承认了文化(生活方式)是有高低之分的、优劣之别的,你就进入了我布下的陷阱。因为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是:中西文化相

比，孰优孰劣？

😁😁😁😁😁😁

11 周四 20:15

为什么李泽厚成了李泽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一个不可能成为哲学家的时代，他偏偏成了哲学家，这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其它学人做不到？为什么冯友兰在上半场做到了却在下半场做不到？为什么朱光潜、宗白华他们那一代人做不到？

说李泽厚的实践美学高人一筹，所以他压倒了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哲学家，这是不对的。世界上有无数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各不相同，也不见谁压倒了谁，他们都是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并不看好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理论，但他们都是著名的哲学家。

真正的原因在于机缘恰合。年轻时，李泽厚用马克思主义构建他的实践美学，这应该是真诚的。因为符合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他取得了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倘若他就此一路走下来，一个必然就结果就是"蔡仪第二"，终老一生，如此而已，休想成什么哲学家、有什么世界声望。

他后来的成功，全凭两点：1、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默默地用康德革自己的命；2、他遇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才得以见天日。前者让他用康德主义改造自己原已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强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一旦有了这样的观念，尽管他还讲"吃饭哲学"和"制造工具论"的唯物主义，本质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他晚年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何以别人都没成李泽厚，只有李泽厚成李泽厚了？

这与一个学人的治学精神有关。一个真正的学人，一旦进入一个理论体系中，他就被该理论的内在逻辑所控制，他只服这"理"；而不会在乎自己身处其间的环境状况。李泽厚一进入康德的世界，除了完全理解它，他无事可做。他并不是先抱了马克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标准去“批判”康德，虽然他事后完全可以去批判。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学人的基本素养就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而这需要相当的“理性”能力。许多学人，先有立场，或先有情感好恶，再去观察现状或事实。不符他立场的，不符他好恶的，要么舍弃不要，要么歪曲事实，曲为之说，沦为诡辩。这样的学人能有所成就？能成为哲学家？君不见多如牛毛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有毛作用？全拿却做罈子盖，都没人要。😁😁😁那里面有一句真话，我也稍感安慰。

李泽厚兼备二者。他正视事实，又只认理路（不认现实），所以有许多新发见。巧合的是，他在十年文革中并没有暴露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没有遭到打击。到“改开”时，他的那些思想正可以做“解放思想”之用。但终因非马克思主义而不受待见。

他的十余年蛰伏，是故意为之，还是“巧合”？这耐人寻味。

14 周日 11:31

不知真假？有人看了华为手机P30的拆机视频，一共1631个零件，
来自日本制造的829个，占53.2%；
来自韩国制造的562个，占34.4%；
来自中国台湾的83个，占5%；
来自中国内地制造的仅仅只有80个，占4.5%；
来自美国制造的15个，占0.9%。

民族复兴是每一个人的事，每个人独立了、自由了、自主了、强大了，整个民族也就复兴了，强大了。民族复兴这个重担不能揽在某个人或少数人或某个组织的肩上。那样，就会把全体中国人当成复兴民族的工具。工具本身是没有自由的，不能自主，不能自利，当然就没有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没有创造力。如此，民族如何复兴？

14 周日 20:02

对生命美学越了解就越喜欢。它简直就是我想要表达而没机会没能耐表达的东西。潘老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古人想象力还不够大胆），见识高远，文笔率性随意，大开大合；结构草蛇灰线，预伏千里。几乎在所有方

面他都突破了传统美学。只有一点，他还突破不了：他想把美学哲学化（=哲学美学化）。也就是还纠缠于哲学与美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美学本来就是个体审美之学。美国民主党作为一个组织，它没法审美。而传统美学认为民主党有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但这已经在《生命美学论稿》中被“奥斯维辛”所否定。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向康德的“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如果在客观领域体现“本质主义”的“普遍必然”都被消解了，“只有现象，没有本质”了，又如何能保证存在康德的“主观必然性”？

潘老师甚至给出了走向“普遍必然”的路径：不再寻求理性主义的同一性即事物“相同”的东西，而是寻求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相通”的东西。把“相同”变为“相通”，就是个体的生命美学走向“人类”的生命美学即哲学的方法。

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对美学与哲学关系的误解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后现代主义把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坚硬的范畴给无情地消解了，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的哲学在形式上，尤其在表达方式上更像美学，削弱了因抽象而来的枯燥感，增强了感受性。但它骨子里，仍是理性的，它的研究方法仍是理性的。所以，西方后现代哲学仍是哲学，只不过是化了装的哲学，它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变，也无法变。他们的美学一开始就属哲学，这是因为他们只有一种根本的研究方法，就是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化的研究方法。他们拿这种方法研究“真”，同样用这种方法研究“善”、研究“美”，当然都同属于哲学。

而中国恰恰没有他们那种研究方法，只有主客融合为一的体验方法：具有生命活动的个体人在主客合一的有机整体中“体验”有机整体。这是一种体验活动，获得的是具体的、私人的、主观的“经验”；不是西方那种认识活动，他们获得的是抽象的、公有的、客观的“知识”。一句话：中国的是美学（哲学也是美学）；西方的是哲学（美学也是哲学）。

因此，从根本上说（不是从表面上看），美学就是美学，它不能成为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它不能成为美学。这是一种二元对立，没办法，它就是一种二元对立。因为人的意识水平导致这两种思维模式（美学与哲学）同时存在。没法让它们一元化。

对传统美学的最后突破，或许就是割断它与哲学的脐带，让它真正独立。

15 / 周一 11:18

"共同生活28年，与自己领结婚证的竟是丈夫亲哥哥"，这是一条社会新闻的标题。我对这新闻毫无兴趣，这标题有意思。这里的"丈夫"指谁？你能正确地表达这标题的意思吗？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语言无力的地方。

15 / 周一 19:53

买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还没看，先有疑问：对"逍遥"的中国人，存在"拯救"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中国人而言，

1、拯救什么？什么需要拯救？肉体吗？心灵吗？还是灵魂呢？

2、为什么需要拯救？必定是拯救的对象沉沦了、堕落了，才需要拯救。肉体、道德堕落了吗？

3、如何拯救？吃饱喝足算拯救吗？满足绝大多数人物质与文化的需要，算拯救吗？

4、"拯救"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解脱吗？是解放吗？还是解决？

在我来，拯救与灵魂有关，灵魂与宗教（基督教）有关。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拯救。

看来，中国人还得逍遥下去。

但从个体独立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引导出"信仰"。这需要对"信仰"重新定义。所谓信仰是指个体精神世界中超越时空恒定不变的原则。正是它，确保了个体人的存在。

独立人→独立人联盟，这就是新社会。独立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内涵就

是：爱（合作）。要维持这种“爱的关系”恒久不变，个体人就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将成为每个人（不是集体）的坚定信仰。

倘若一个人的信仰失落了，他就沉沦了，堕落了，他就需要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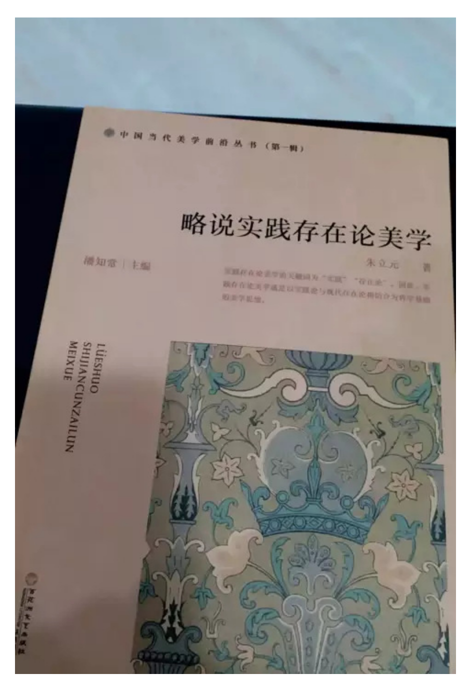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拯救的是信仰。而拯救者只能是爱的呼召者（师友）。

17 周三 10:14

今天收到的书中，这两本较薄，多的才185页。其实，一部学术著作，其核心观点，即所谓“干货”几百字、千把字就够了，“水货”都是那些展开的阐述、做为论据的论证材料。它们往往把几百字的观点撑胀成一部大书、厚书。还有些书唠唠叨叨，重复啰嗦，就失去了学术著作的简明、清晰、贯通的品格。

说实话，看的书不算多，但现在看到大部头著作，先就发怵。前几天买了陈来的《有无之境》，410页，那阅读的激情就减了一半。我觉得，要是有什么法子把书中的那些可读可不读的部份区别出来，就安逸了。





17 周三 10:36

几十年前啃《资本论》，跌入彀中，虽总觉有点不对劲，却说不出个所以然，以后就懒得管它了。马克思为什么对“资本”那么仇恨?想想我如果穷到他那个田地，也会像他一样仇恨“资本”的，所有的穷人没有不仇恨资本的，这与公平正义无关，与剥削无关，与人性的弱点：无能、嫉妒、仇恨等情感有关。

最近看到马斯克的一句话，醍醐灌顶一般，突然豁然开朗。他大意是说：不是资本在剥削，而是权力在敲骨吸髓。

17 周三 16:25

今天早晨看了一个最奇怪的声明，柏杨先生的夫人张女士公开声明她“依据先生的愿望”，不再出版《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意思就是说《丑陋的中国人》绝版了，今后不再出版，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非常震惊，非常的悲哀，这是反对民族反思的又一个新鲜例子。我们民族从来就缺乏反思的能力，幸而有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这样一本书，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反思能力。但是在今天，作为柏杨先生的夫人张女士，竟然宣布，从此以后不再出版这本书，我感到非常的遗憾和痛心，原因竟然是她担心有人拿这本书“辱华”。一本书竟然能够“辱华”，竟然相信一本书可以拿来“辱华”，这要多么幼稚才能得出这么可笑的见解。

20 周六 12:37

有时我觉得做恶魔，其实也不错——不免愤愤不平，以为人世间特大之不公平。

恶魔做了十恶不赦的坏事，自己畅快一生，却不担心惩罚：你如果以暴力反抗他，甚至给了他惩罚，那正可以证明你不过是接了他的罪孽，继承了他的衣钵，是他一路的人，是他的子嗣，也不过是一恶魔而已。他心里一阵狂笑：以我之死，足证你为我之儿，我心足矣，我之恶事业后继有人矣。

倘若像西方那样主张以“爱”之名义宽恕他，对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一笔勾销，就当从不曾有。虽然断了他的恶事业，他却不曾受到惩罚，或者只不过薄惩而已，这相对于他一生所做的

恶事、手上所粘之鲜血，以及他一生的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也太那个了吧？至少我心有不甘。不说将他挫骨扬灰，食肉寝皮，至少将他一枪崩了免得碍眼吧？

我知道宽恕是美德。我也愿意宽恕一切难于宽恕之人，但叫我宽恕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样为祸整个民族的人，很难。

21 周日 20:13

刚看一个视频，一个老教授模样的人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听取了詹姆斯校长的建议，用部份庚子赔款招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目的在于把美国的价值观灌输给中国学生，谋求未来的利益。他总结说：枪炮的征服算不上什么，最厉害的是精神的征服。

这位老先生忘了：如果没有国界，或没有“墙”，人家才懒得征服你呢。就凭你那幅穷样，你不一个个跑去洗碗舔盆子，主动让人家从“精神上征服”，你直今还不是一幅“长衫子”穷样?!

没有胡适那一代人的主动“被征服”，想想中国今天是啥样子？

25 周四 10:47

一个人因为极度失望，又因其极端自私而不愿自杀，他会怎么发泄心中的愤懑？最大概率就是出现反社会行为。不过像司马南那样的人其反社会的行为也不会低级到在社会上去报复性行凶，他会挑选一个高端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单挑。追究他的“原罪”。柳传志就这样不幸地进入了他的视域。左派的绝望通过这么一发泄，也能找回一点尊严。不过，客观上，对国有企业制也算有点冲撞，有点失敬。尽管那是左派的恋人。😁😁😁

26 周五 16:25

潘老师告之，《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一书已被列入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重点出版项目之一种。我除了暗自欣喜，感谢潘老师之抬举外，亦深感惶恐：一是担心学力不足，见识不精，有辱斯文；一是担心时间仓促，挂一漏万，贻笑大方；一是担心重复累赘，言不及义，有负众望。事已至此，只好夙夜匪懈，自警自励，尽力完成。只求问心无愧，不问

人之毁誉也。

26 周五 16:51

刚刚收到潘老师大作。近700页。必须认真学习。



26 周五 21:27

那一粒石籽

在哪儿能见到她呢
你们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多年来我一直追寻着她
你若见到她请代我转告

儿时的石籽我保存完好
她给我的五籽至今还在
若想看看儿时的石籽儿
请一定到老地方来找我

不仅有石籽，还有她眼里的哀伤
那时不懂，如今填满了我的心房
你如果知道她在哪里
请告诉她我为她心伤

岁月催老了我的容颜
可脑中仍是少年时光
想起盘腿捡籽的情景
痛惜竟不知她在何方

往昔还能沿途打听
如今已无力上路追寻
只求那知晓她的路人
告知我她的一切

她是否曾蒙受羞辱
一双手已然松驰变得粗糙
这不关紧要，不关紧要
唯愿她忘了不幸，忘了烦恼

哦，她在哪儿呢

你们有谁知晓
带给她送我的那一粒石籽
几十年来我一直当它是宝

28 周日 19:52

语言这东西很神奇，它在无意识中就会透露出言说者表面意思背后的真正动机，有时言说者自己也体察不到。只要细心看看官宣和小红粉们使用的那些语言，就会体察出来。我这里用了“细心”和“体察”这样的词语，是有原因的。如果不“细心”，囫囵吞枣，你就会忽略这些言语背后的真实动机；如果不是“体察”，而是“理解”，你就会注意言语的交流意思或它较为隐晦的含义。所以说，言语实际上有三层意义：1、最直白的就是交流意思；2、在表面的交流意思之外的“言外之意”；3、语言的文化属性赋予的最广泛也最真实的动机。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某个立场不同的人，问你：你吃饭了吗？

这句话的交流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询问你吃没吃饭。它的言外之意，有可能是：你个小屁虫，还有饭吃吗？它内含的言说者本人都没有察觉的真实动机可能是：我要想办法打掉你的饭碗。



上述分析有人可能会觉得荒谬。但只要细心体察每句言语，总会有此同感。

其它语言，也存在类似情形。比如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弥漫性，其英文是“diffused”，这个词表面的意思是“弥漫性的”，杨著正是使用的这一意义，但据欧大年指出，这一词还有其文化赋予的更宽泛的意思：它有“劣等的”意涵。而这一意涵被杨庆堃忽略了，却被欧大年抓住不放，并以此反驳杨。

我要说的是，语言的这种因文化属性而赋予的真实动机往往被人忽略，但却是“真实的动机”。就上述例子而言，楊庆堃未尝不认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不是“劣等的”，虽然全书中“弥漫性”并无贬义。

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在交流交往中，我们到底如何理解语言？有些人以理解表面含义为满足，有些人则可以进一步理解到"言外之意"。是不是就此打住，可以满足了？

我以为，不可以。要了解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动机，即他的真实想法，还得进到第三层，即语言的文化属性赋予它的"先在"的前提、立场与原则。这些预设前提、立场和原则与词语同在，它们看起来是并非核心意义，被边缘化、被模糊化，就像"月晕"一样，但它们才是真正在言语交流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比如"中国人"这一词语。它的表面意义一说就明白，无需多说。它的言外之意在特定的场合有不同的意义，其中一种很可能是某种优越感。其文化属性赋予它的最宽泛的意义，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论你在哪，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和你的言行都是"中国人"的体现，那怕你依靠外人的帮助占领了天王星，因为你是中国人，那天王星也就是中国人的了。😁😁😁

语言的这一事实，造成翻译之不可能。人说翻译是缺憾的艺术，严格说，翻译是不可能的艺术。翻译不仅丢掉了"言外之意"——还可以通过加注来补救，更严重的是它还丢掉了"文化意涵"——这是翻译不出来的。它通常在同一文化圈中都是通过"体察"而不是"理解"体会到的，更不用说异文化圈的译者了。这就可以解释中西方为何难以相互理解了。西方的精英们习惯于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中国，比如对儒家的理解。从字面上看，儒家的经典著作比如《论语》，说得很好，但其内里，尤其是言语中预先就有的居高临下、舍我其谁的前提、立场和原则早就决定了它的"非仁"的性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不过是在反复申说表面意思之下，践行其真实意图而已，不然，它怎么能与法家共处？

西方精英常常忽略了儒家的"天下"观和"大同"观中的中国因素。这也是大清王朝一直鄙视西方的根源。这不是夜郎自大，而真心觉得自己理应傲视群雄，号令世界。这里"号令"一词是关键。遗憾的是：儒家根本无法号令世界，也不能让满脑子儒家思想的君王号令世界。因为，今天，已

经不是一个"号令"的时代。

我这样说，是要证明西方精英存在着对中国人言说的误解：他们没有体察到言说最深层次的"文化意涵"，这很可能会造成误判。有时也让我感觉西方人真蠢。😁😁😁

28 周日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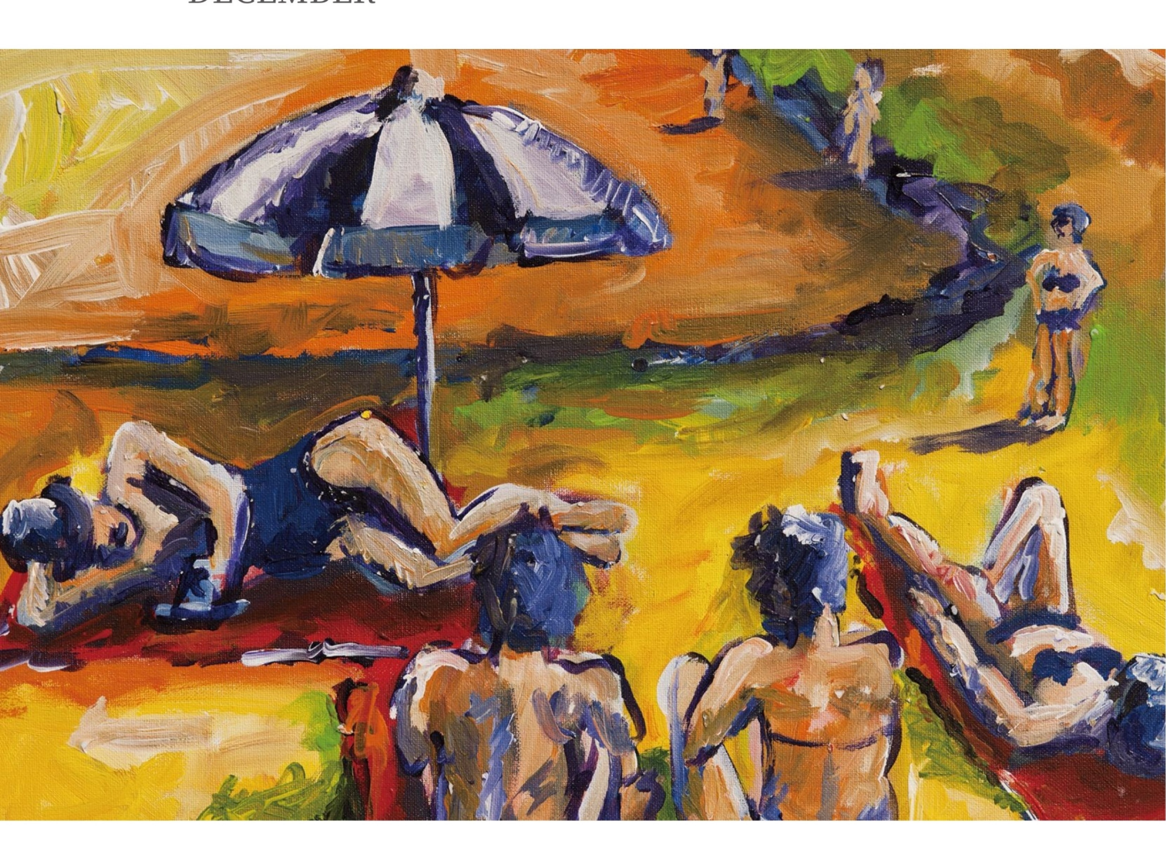
我正进行一项身体实验。😁😁😁😁。昨晚没吃饭，今天早、中、晚三餐也没吃。假若明天也不觉饿的话，明天也不吃。我想知道我忍饥挨饿有多大能耐。😁😁😁😁

28 周日 20:17

比较惊讶的是，读胡适文集，竟看到他提到搜求的【罗壮勇公自传】。罗壮勇公，何人也？此乃吾县老君乡之罗思举也。此公自小顽皮被族人活埋，爬出后逃去当兵，竟做了六省提督，总管西南六省军队大权。据其自传载，他领兵打仗时，粮草不到，他请示长官竟把几千俘虏杀了吃了两天。呜呼哀哉！胡适据此痛责那些鼓吹中国文明者。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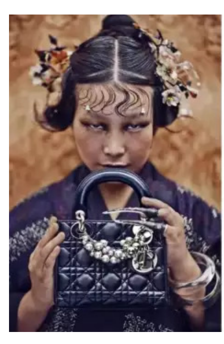
DECEMBER



2021

02 周四 12:28

陈漫的摄影作品。第一幅被爱国贼骂上热搜，认为有辱华之嫌。因为那丑女是华人。把华人拍成丑女就是艺术？他们质问道。终有一天，他们将把所有优秀艺术家逐出国门，直到自己都变成丑女而不自知。





04 周六 01:12

今天翻到胡适的《信心与反省》一文，非常感动。很想把其中的一些段落放在这里，可惜我不方便誊抄。大意是说有个叫“寿生”的人发了篇文章，叫国民要有“信心”，可他所说的有“信心”的依据在胡适的眼里全是靠不住的野蛮。胡适赞同一个民族要有信心，但中华民族的“信心”不是来自祖传的仁义慈孝忠信和平，而是来自“反省”！胡适批评国人不懂反省，不愧疚，不忏悔，还一味以为自己多么高明。这些话，放在今天，也是对的，足以震聋发聩！可惜，今天，有谁还胡适呢？有谁还信仰胡适呢？有谁会拿他的活当真呢？有谁会按他的话去实行呢？今天，从地下到天上，从黎民到皇上，有哪一个学习了反省？有哪一个曾经反省过？有哪一个正在反省？更不用说去愧疚，去忏悔了！

照如此颟顸地干下去，要不了多久，电灯就会熄灭。

07 周二 08:56

岳父今日8点过6分去世。祈愿他安息。

07 周二 18:08

“话语权”这个概念值得认真的（语言）分析。这个词只存在于没有话语权的土壤中：因为没有，所以要“争夺”。但实际上，在熟人社会中，不存在话语权的问题，只有影响力大小的问题，即你说了一大堆，有多少人相信你并追随你。你说了半天，才发现只有几只无足轻重的苍蝇在喝彩，不仅自己心里难受，脸上无光，也明白了影响力的大与小。足证其“没有话语权”，所以要“争夺”。像这样即使“争夺”到，也少有人听从，所以要“制

造”话语权。“制造”与“争夺”更重要，也重方便，还更惊人。比如“东升西降”就是经典的“制造”话语权。

11 周六 21:34

唯有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才是中心化控制技术的解药。西方倘若还要打压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任中心化AI技术控制世界，那就是给自己套上绞索。

15 周三 12:22

对胡适越了解，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人。胡适很少批评别人，对鲁迅更是客气。他二人共同点是都对传统文化不满，不同点是鲁迅批判的多，而胡适建言献策的多。前者重点在揭露，后者重点在改良，前者注重破坏旧世界，后者着意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二人其实是很好的搭配。

可惜胡适后来从个人又回归到社会，个人还没真正独立，他又讲社会，这其实还是把个人与社会割裂开了：正因为担心个人主义会削弱社会凝聚力，他后来才重提要回到社会。这是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学者的迷思，也因此，个人主义终不得伸张，个人也就没法独立。其实，社会性根植于个人的人性之中，个人与社会根本无法分割，讲个人就必然关涉到社会（即便没讲）。讲个人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是说从社会这张相互羁绊的关系网中挣脱出来，做到自立、自主、自然、自由，而要做到这些，必将与他人发生关系。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剥夺性、侵占性或排他性关系，一种基于个体的有序合法竞争的合作互助、公平正义的新型关系，由此上升到博爱的美好人际关系。

一切社会理想都必须是基于所有个人理想的充分实现，而没有个体的独立，任何社会理想都是空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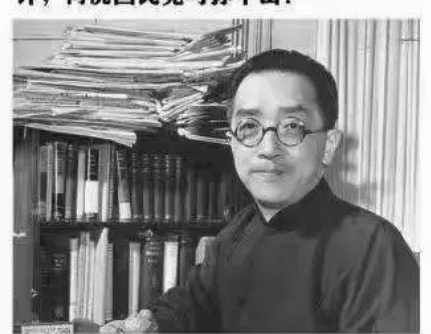
现在有一种倾向，大谈特谈社会理想，却牢牢捆缚个体人的手脚，不让个体追求、实现自己那卑微的理想，这是一种南辕北辙的法子。

胡适还有一个毛病，他强调“拿证据来”的方法，有利于培养中国人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这是太对了。但他强调科学万能就有点过了。不过，这也可以体谅，甚至也可以说是

应该的。“矫枉”往往“过正”，何况中国人至今还缺乏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呢。

启蒙失败固然有外部的“救亡图存”的原因，更重要的仍是启蒙者自身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胡适的旧传统根底被掩盖在他的新学之下而不易被发现。他在批判旧文化的时候，不彻底，且仅停留于太监、女子裹足之类的表面现象，陈序经对他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一生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捍卫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章中的一段话，概括了其自由主义思想：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

15 周三 13:15

对于这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元宇宙”，我甚是无感。与AR、MR结合的现实-虚拟世界其作用十分有限，不至于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打个电话，美女可能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虚拟的），如此而已。它们更大的用途是在游戏、航空航天和军事领域。且基本上仍是中心化的存在。这没有什么意思。

真正有意思的是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这才是人类的未来。这一技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大大增加了人类生存下去的机会：用蒲公英作喻：当所有的蒲公英种子还在枝头的时候，你只需要伸出一只手就可以将它“一网打尽”，全数消灭。但当它经风一吹，飘向四面八方之后，你要将它“一网打尽”，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虽然AI人脸识别监控技术可以抓回大部份逃逸的蒲公英种子，总还是有“漏网之鱼”会侥幸存活下去。

在科技监控（数位专制）越来越严密的生存环境中，唯有去中心化区块链技术能够拯救人类。

问题在于：凡是中心化的存在都企图消灭去中心化技术。原因很简单：去中心化必将消灭中心化，这是大自然进化的基本趋势。所有中心化存在都在垂死挣扎。

18 / 周六 00:29

最难的是认认真真地撒谎，还要认认真真地批评别人撒谎。把撒谎当成习惯，当成说真话，这需要把眼睛挖掉，把良心抹黑，把灵魂出卖。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做到的，肯定不是人。

22 / 周三 10:23

皇帝不急太监急。老子最恨那些伪专家。一个二个见风使舵，开始猛批资本！资本何罪之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这些专家眼里，“璧”其实是无所谓有罪无罪的，“怀”在私人怀里，就有罪了。在中国历史上，皇上一直对财富十分恐惧，更不用说资本了。他们不惜让百姓贫穷，也不让任何一个人有招兵买马造反的财富。这在家天下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号称公天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还怕资本造反？可恨的是这些伪专家仍把天下私设为家天下，与党和国家公然唱反调，大力挞伐资本，资本都被消灭了，你拿什么去发展？凭什么去富强？你以为所有资本都掌控在国家手里就好了？国家有那么多的事情，能处处都管到吗？就算能管到，能处处都管好吗？身为专家，应当为国分忧，都处处高级黑，不怀好意地猛批资本，这是为反华势力递刀子吗？

25 / 周六 00:59

在世界之中，——这是美学；在世界之外，——这是哲学；“在世界之外”其实又有远近之分。在极远处，那就是“上帝之眼”。以“上帝之眼”观之，人类形形色色各种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有意识行为，在相互抵消之后形成的合力，都将在无意识之中指向最合理的方向。所有的有意识行为，在“上帝之眼”中，合成为一种必将指向合理方向的无意识行为。换句话说，原子化的个体行为是理性的，可预测的，但人类的总整行为却是非理性的、杂乱无序的、不可预测的，其最终趋势却是最合理、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所以，以“上帝之

眼”观察这个人类，必将是乐观主义者。这也正是我是乐观主义者的原因。

26 / 周日 11:01

教育的最大成功就是让人的思维水平退到石器时代，人们不仅仅没有科学的求实求真精神，还没有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终于达到了庄子的“真人”境界：齐是非、齐生死、齐物我。

29 / 周三 18:53

今天收到夏和顺写的《全盘西化台前幕后——陈序经传》，翻了几页，看到十教授《宣言》一节，很有意思。是否“全盘西化”或“如何西化”或甚至像陈伯海所讲的要“化西”，本来都是一个学术问题，大家可以充分讨论的。陈序经的遭遇（不算太坏）表明这个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像几天前全网讨伐圣诞节一样。

按鄙意，西化或化西其实都不是问题。我有一个观点（曾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体验美学》第四章中论述过），矛盾其实是思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并不矛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也是如何。倘若不加干涉，任由无数的个体按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全世界就会毫无冲突地过圣诞节或清明节。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自由迁徙、自由交往。假设这一前提已经实现，每个人在充分交往之后凭自己的好恶自由选择，你觉得全世界的个体人是选择过圣诞节的多些，还是选择过春节或清明节的多些？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意味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人担心中国人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更多地选择过圣诞节，他们才出手干涉，不惜剥夺普遍个体（老百姓）的选择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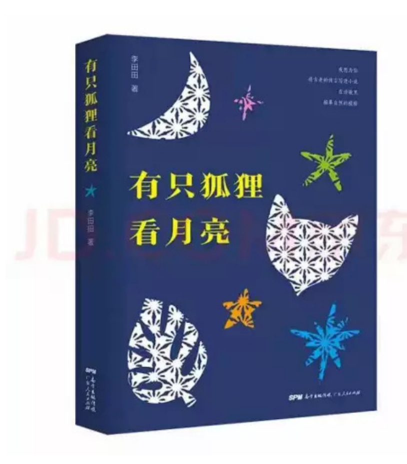
由此，我们发现，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造成了“西化”与“化西”的矛盾冲突，此种冲突即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倘若没有这种人（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存在，任由百姓自由自愿选择，就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因为百姓的无意识选择是禀承着“人的本性”选择的，必是他所喜好的。——窃以为，这是解决当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途径：无数个体化

的自由选择将会趋善去恶，而一旦组织化的集体选择必将造成“文明的冲突”。

要不要过圣诞节，这应该交由个体人自己去选择。如此，西化或化西，也应该由无数个体人自由选择。只是因为少数人担心出现他们不想见到的状况——大家都选择过圣诞节——他们才蛮横地剥夺了大家选择的权力。

30 周四 15:48

这恐怕是当今诗坛最好的诗集了。不但有诗的全部要素，就是说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最一般意义上的)，更有绝大多数“诗人”没有的灵魂(如果不用“思想”一词的话)。许多所谓的“诗人”，追求的是语言的组合(搭积木)，试图制造出某种“奇妙”的语言效果，比如“死尸在鲜花中开放”之类，不仅没心肝，更没灵魂。而这本诗集，语言还是那些语言，凡人的语言，放在一起，却起了化学反应：其中的“本真”即不曾遭受层层世俗、知识、语言蒙蔽的真实境界闪耀着辉光呈现了出来。这种真实的裸现不需要额外的表达，它本身就是思想，就是反抗，就是批判。因为她的纤尘不染就是对污淖的现世的坚决抗拒。



30 周四 22:09

对于一种现象，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们会发明各种理论来加以解释。提倡多元化的精英们自信满满地说，他们都是对的，“真理”已经不是唯一的了：站在不同方位观看雅典娜神庙，你看到的雅典娜与别人看到的绝不一样。这种观点被尊称为“多元化”观点，它甚至与“民主”的“自由思想”相联系起来：绝对真理必然导致独裁专制，只有多元化的相对真理才是民主的基石。

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多元主义是伪多元主义，它在本质上是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的结构主义精英们的"恩赐"。结构主义者认为"野性的思维"之所以仅仅是"风格的不同"，原因就在于原始土著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在"结构"上是相同的！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和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论，都是基于全人类的思维的"内在结构"的同一性。我很奇怪，全世界这么多"天才"学者为什么不揭露这一点：这些精英们不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而是出于"政治谋略"有意识提倡多元主义，以便给那些落后、野蛮的文化提供一种貌似正确的辩护理论，营造一种虚假的世界和平。

我已经说了：多元主义必须根植于一种真正野蛮却被掩盖起来了的一元主义。即全人类是同一的，甚至其思维方式也是同一的。没有这个前提，多元主义就会变成多"种"主义。这里的"种"，是"物种"的意思。试想：如果一种文化差异是源于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可能在形体方面凑巧一样——造成的，那么，这种文化冲突本质上就是其有不同智慧的"物种"之间的冲突：就是人类与老鼠之间的冲突一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就像猫文化与老鼠文化的冲突一样。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还有避免冲突的可能吗？

所以，西方的学者在讲多元主义的时候，绝不放弃人类一元论。相反，中国的学者却不喜欢人类一元论，他们千方百计要证明中国人起源于本地即东亚，言外之意，与西方人根本就不属一类人。假若这是他们要坚持的，那细思极恐。

我赞成人类一元论，反对多元主义。这意思就是说，文化是有先进、落后之分的，原因是不同人群的思维方式不仅仅"风格"不同，它们"水平"也不同。造成这种不同差异的原因至少有：自然环境、传统习俗、老人地位、文化影响等等。

我还可以提供一个批判多元主义的路径：多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关系论的认知方式。就是说，当你站在某个位置观察雅典娜神庙的时候，你是从你与神庙的位置关系来认知神庙的，这种认知不是纯粹自足的认

知，其知识受到“位置”的约束，也就不是纯粹绝对的知识。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知识，它是有条件不完全的有缺陷的知识。因此，所有那些执于一面的所谓“多元”的认知都是不健全的。

西方知识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开始只是个人的生活经验，经验还不是知识，因为它有私人性质，具有感情性、具体性、地方性和不稳定性。后来，人们把众多的相同经验归绎起来，才有了“共同经验”，由“共同经验”抽象化而成为最初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知识体系就属这种知识，它只适用于地球。到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他们的知识已经不再跟于地球，而适用于太阳系，而到牛顿时期，他的知识适用于星际之间了。而爱因斯坦的知识则可以适用于全宇宙。由此可见，西方人的知识适用范围越来越宽广。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知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精确。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人有不断追求形而上学终极原因（最后那一个原因）的强烈兴趣与动机。这还是一种一元论冲动。反观中国人的阴阳五行、中医武术之类知识，却仍处于“共同经验”阶段，严格说，都不是知识。

因此，到黑格尔要求的“绝对知识”就是一种不借助与环境、观察者的关系而获得的某事物自身具有的知识。有许多性质是雅典娜神庙自身就有的，并不会依不同位置、不同观察者而不同。割断它与其它事物的全部关系，孤立地观察它、研究它，所获得的知识，就是绝对知识。只有这种知识才是共同的、客观的、高度抽象与稳定的，也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由反多元主义说到知识的普遍适用性，这并非呓语。因为，每一种自称的多元主义的理论都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它们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经验的、前知识的，像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样。

31 周五 11:30

实际上，有不少的西方学者（不怀好意？）给中国人灌迷魂汤：就像中国的佞臣，专挑皇上爱听的话说，让中国人，特别是那帮爱国贼舒爽。比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他

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就会让小粉红们热血沸腾。尤其是“前言”，开篇就写了维多里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被押往北京做人质。😁😁😁😁仅仅这样意淫一下下，小粉红们头顶就会起包：因为他们会狂喜到撞破天花板。

可惜，这不是真的。事实是……哎，不说了。

西方肯定不可能长久主宰。但是，“长久”是什么意思？一百年？五百年？还是一千年？与永恒相比，万万岁也不算“长久”。

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是因为有许多偶然因素在影响天气。它是不断变化的。

《吕氏春秋·尽数》又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这意思是只要不断自我修正，知错就改，就不会腐败。这是否意味着西方人的创新、维新、日新精神，会让他们“主宰”的更长久呢？

31 周五 19:08

无感

牛年打门前就要过去了
我看着祂的身影
瘦骨嶙峋，像动画里的火柴画
我强忍着泪水说，无感

麻木了，没什么感觉
不就一年光阴嘛
牛皮囊中装填些许痛苦与无奈
在余影中还有兵马俑的影子
它们是陶制的硬汉，自然无感
听不见历史的涛声哗哗
逝去
逝去的是无感的历史
只有人还在冷风中伫立

31 周五 19:36

没想到金灿荣背后，还出了个郑强，郑强背后又有个曾仕强。你看他们那一副嘴脸，就一个字：装，二个字：装逼。😁😁😁

31 周五 19:42

明天就是新年了。在此，先祝所有的亲朋好友新年快乐，天天吉祥。我就不一一发送问候与祝福了。这手机

微信时代，也给人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交流方便，逢年过节的，不问候长辈、领导和亲朋好友，显得不礼貌。这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与麻烦。